風水祖師

鬼谷子傳奇

第三部

列國潛龍

驀地一個嬌俏婀娜白影，隨清風斜飄而至，眨眼已繞紫陽山上、筆架、香爐、棋盤、象鼻、玉箏、龜息、盤龍、鳴鳳、劍泉、牛眠等十二峰掠飛一匝，姿勢美妙，猶如飄空玉嬌龍，又似與鬼谷子從盤龍乾坤中悟創的「尋龍乾坤訣」有莫大淵源。

婀娜白影於盤龍峰上淩空飛渡，落在鳴鳳峰上，單足而立，一手擎天，引吭高聲大叫道：「鬼谷子！貴客駕臨，還不現身相迎麼？嘻嘻呵呵！」

婀娜白影叫著，先是威儀十足，叫著叫著卻不由又頑皮的格格嬌笑起來。

婀娜白影笑聲未落，劍泉峰上，一抹紫雲如八卦乾坤，閃爍搖動翻旋而起，落在鳴鳳峰嶺，與婀娜白影相距不及三丈。

一聲嬌叱陡地響了起來。「何方野女！敢在紫陽山大呼小喝？鬼谷子其名憑你也配直呼的麼！嘿嘿！」一抹紫雲臉現寒霜道。

一抹紫雲原來是一位約廿四五的年輕姑娘，她手執一柄古樸劍器，身穿紫衣在陽光下閃耀，而俏臉身形，竟與十年前的俏筮丹有五分相似，但卻變得更輕盈俏麗了，她果然便是十年前的嬌俏少女筮丹。

那一團白影卻是一位年約二十出頭的少女，渾身雪白，俏臉卻胭紅如脂，陽光閃耀下，更顯紅白生輝，俏如人間仙子，單看她剛露昀一手絕頂輕功，便知其內力武功，均不在筮丹

之下。

笠丹口中嬌叱，心中卻一陣驚疑，暗道：江湖中何時冒出這麼一位武功絕頂的女娃兒？笠丹雖僅年長對方三、五歲，但不知爲甚麼她竟老氣橫秋起來，硬把白影少女視爲未經世事的女娃兒。

白影少女一聽，先瞥一眼笠丹，心中亦對她那種形如乾坤八卦翻旋的神妙身法暗感迷惑，她果然是初涉江湖，傲氣竟比十年前的笠丹猶大三分，略微一怔，便俏臉一沉，丹鳳眼一瞪，玉胸一挺，傲然十足的道：「我九天玄女，上可探九天雲府，下可遊十八重地獄，何處不可去？何處不可往？我爲甚麼不可以直呼鬼谷子之名？因爲他是我九天玄女的師……哎喲，不說啦！」

笠丹一聽，芳心不由一震，這十年來，她與鬼谷子雖然仍是不合不離的模樣，但笠丹的芳心，卻已牢繫在鬼谷子身上了。笠丹俏目一圓，不由道：「他是你的師甚麼？你爲甚麼不說下去！」

白影少女——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：「我本來是要說的，但忽然省起，聽的人是否有這個福氣，那鬼谷子又是否有這個斤兩……所以呵，未見他之前，只好不說啦！」

笠丹一聽，不由大怒，九天玄女輕覷於她，她尚可容忍，但她出言有辱鬼谷子，這便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了！笠丹手中的古劍不由一抖。

九天玄女目力超卓，她立刻便察覺笠丹已動殺機，她不由樂得格格一笑，道：「好呵！

你想打架麼？這一路走來，所見盡是膿包角色，根本不值得我出手，我已渾身發癢，正好拿你來解解悶氣！」

九天玄女話音未落，玉掌一揮，招式稀奇古怪，似有若無，便向笙丹拍來。

笙丹對這等似有若無的掌法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掌未到，已感一陣似有若無的氣勁把她周身五尺範圍罩住，心中不由一凜，當下也不敢大意，內力暗聚於劍上，劍身一抖，便向九天玄女的玉掌迎去。

笙丹畢竟已入世漸深，她出劍並非欲取對方的生命，只欲略加教訓她的狂傲，消消心中氣兒也就算了，因此這一劍平平無奇，僅是越女劍的起首式而已，暗聚內力，用意亦僅欲把對方的掌力震退而已。

不料九天玄女初出江湖，果然傲氣十足，她也不管對方用的是一柄甚麼劍器，玉掌竟然毫不閃避，直向劍身拍至！

笙丹一見，她的傲氣不由也被激起來了，心道：這野女娃兒，目中無人，若不讓她吃點苦頭，日後好好處世做人，我豈非枉稱「伏羲神劍」與「越女劍」的傳人！

笙丹這般轉念，不由便把內力默升至八成，蓄勢待發，只待九天玄女的玉掌觸及劍身，便神功突發，把九天玄女震得倒地。不料笙丹體內已久積鬼谷子巧輸的「乾坤眞氣」，經十年的潛移默化，早已和笙丹原來的「越女眞氣」融匯一體，只是未識運用施展而已。此時她蓄意待發之下，「越女眞氣」蓄積到八成，「乾坤眞氣」自然而然亦隨之升華至頂點，非要

發洩不可了！

箜丹近年但覺自己的內力越來越充沛，她自己並不知是鬼谷子巧輸「乾坤眞氣」的玄妙，以爲自己的「越女劍法」已大成而已，因此她並不知道一旦「乾坤眞氣」極爲充盈激射而出的後果。

九天玄女甫出道便遇上這等生死危機，她武功雖高，但與人拚鬥閱歷甚淺，哪知武功之道有料不到的玄妙？自然亦不知自己已面臨生死一線的絕境。

九天玄女的玉掌，毫不畏懼，依然向箜丹的劍身拍去。箜丹但感對方的掌力非常驚人，自己用於防守的眞氣被絲絲攻破，突擊而進，她的呼吸亦爲之一窒。

這更激起箜丹的傲氣，她自小便是孤兒，心懷父母被殺的血海深仇，不被激發猶自可，若被激發便如山洪暴發，一發不可收拾。只見箜丹丹田一縮，嘿的嬌叱一聲，「越女眞氣」八成功力沿她所持的「伏羲神劍」激射而出，化作一股威力無比的劍氣射向九天玄女。

九天玄女玉掌甫觸及劍身，她這一招名爲「玉龍擺尾」，是專爲女孩子所創設，意即玉嬌龍尾巴輕擺，便可擊退強敵。九天玄女初出江湖，僅憑這「玉嬌龍掌」的起首一式，便把三數十名的宵小擊退了，她因此而極爲自負。不料此時一觸之下，她突感劍氣如火山激噴，她自己的掌力不但被擊退，劍氣反而向她的玉胸激射而至，九天玄女欲運內力相抗已太遲了，她心中不由大駭，無奈只好縮身暴退，倒縱出五六尺遠，但玉臂已被震得一陣酸麻。

九天玄女以爲已逃過致命一擊，心中大怒，正欲怒叱箜丹詭計暗算偷襲，但不料這一擊

僅是開始，隨後的進擊，才是要命的神奇招式，九天玄女並不知道，她已處生死一線。

笙丹也不自知，她運起「越女眞氣」一擊得手，把九天玄女震退，令她吃了一點苦頭，瞧她狼狽的樣子，心中的氣兒便消了點，抬手一指九天玄女，笑道：「野女娃兒！看你還敢上紫陽山撒野……」

不料笙丹抬手之際，「野」字未落，她體內久蓄待發的「乾坤眞氣」所激發，已暗湧沸騰，勢必發洩不可了，笙丹抬手所向，手腕太淵穴被太陰經所激，「乾坤眞氣」沿手腕太淵穴，分走手部少商、商陽、少沖、少澤、中沖、關沖六穴。

按人體手部經脈分布，少商穴屬拇指，商陽穴屬食指，中沖穴屬中指，關沖屬無名指，而少沖、少澤均屬尾指，尾指狀似最弱，但一旦將太陰脈打通，便成了最厲害的一指了。人體經脈分佈，與江湖武林同屬一理，最弱的只要經艱苦努力，一旦衝破玄關，便成最強了。

笙丹體內久蓄待發的「乾坤眞氣」，被「越女眞氣」誘激，猶如地下熱流，奔騰流走，已令笙丹的手上太陰經豁然而通，她抬手之際，尾指恰好先指向九天玄女，這是笙丹輕視九天玄女之意，不料這一豎一指之下，她體內的乾坤眞氣，即先從尾指的少沖、少澤兩脈飛射而出，勢如電奔，直射九天玄女的胸前大穴！

乾坤眞氣蓄勢已久，一旦激射，威力猶如地火噴射而出，可穿金透鐵，世人武功再高，亦是肉身，如何禁受得起？乾坤眞氣未及觸體，破空尖嘯聲已令人毛骨悚然。

不料九天玄女自負武功絕頂，不以爲意，還以爲笙丹賣弄邪術，欲把她嚇退，不由嬌叱

一聲，運起八成內力，向射來的兩道氣勁拍去，此乃「玉嬌龍掌」的「龍吟虎嘯」一式，猶如威龍猛虎，威力亦非同小可。九天玄女不備之際，被笠丹一著佔先機，吃了點虧，心中大怒，欲憑這一式消洩心中怒氣。

笠丹見九天玄女使出這一式「龍吟虎嘯」，心中不由一凜，暗道：她這套掌法，怎的竟與鬼谷子的「乾坤訣」招式有莫大淵源？她心中生疑，急欲知道九天玄女的來歷，便不想再與她糾纏。

不料她體內久蓄的「乾坤眞氣」神妙之極，甫遇外力，便立生感應，敵弱它便弱，敵強它更強，無休無歇，漫無止境。九天玄女「龍吟虎嘯」雙掌拍出，兩股掌力如龍似虎，迎向射來的少沖、少澤兩脈氣勁，雖然把兩脈氣勁的來勢拍偏半尺，但甫離即回，又向九天玄女疾射而至。

不但如此，少沖、少澤兩脈受外力撞擊，更激發手部其餘四脈，笠丹揚手欲招呼九天玄女停戰，不料她手勢甫動，拇指的少商、食指的商陽、中指的中沖、無名指的關沖四指四脈，一齊衝破關閘，四脈氣功如箭如電向九天玄女射去。

九天玄女見笠丹射來的氣勁，雖被她的掌力拍偏，但甫偏即回，不由大駭，連忙騰身閃避，她的身法輕靈神妙，居然避開襲來的少沖、少澤兩脈氣勁，但兩脈氣勁雖然射空，卻擊在九天玄女身側左右的石上，把兩塊堅硬的大石射成兩截！

九天玄女不由又驚又急，心道：若射在人身上，豈非立刻被剖胸切腹麼？她應戰經驗尚

淺，心中一怯，本來輕靈神妙的身法不由一窒，更如何能閃避齊射而至的四脈氣勁？

眼見九天玄女必定非死即傷，生死一線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一抹灰煙，突地搖曳而至，如煙如霧如雲，身法的輕靈，簡直已到晴空淨碧的「大無爲」境界了！

一抹灰煙突地把九天玄女罩住，此時四脈氣勁也已疾射而至，全部射在灰煙上面，開碑破石的氣勁，落在灰煙裏面，卻是如泥牛入海，了無聲息。

箠丹一見，便知「一抹灰煙」是誰了！她片刻之前，見自己抬手一指，九天玄女便如見猛獸，瘋狂反擊，但霎間又聽嗤嗤兩聲，九天玄女原來所立之處，竟有兩石被射成兩截，這才自覺到自己的手指竟有如斯威力，差點把九天玄女射死了，心中已有悔意，不料又聽四聲破空尖嘯，直向九天玄女射去，九天玄女竟似驚呆了，站在原地不動，心料她必如大石般被肢解成數截了，心中大悔，正欲飛身上前搶救，但她身形尚未及動，一抹灰煙卻已搶先把九天玄女罩住，全力救護於她，不由悔意全消，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強烈醋意恨意！

因爲箠丹太熟悉這「一抹灰煙」的身法了，而普天下身負如此絕世輕功身法的，也只有一人，這人便是令箠丹又恨又喜又氣的獃子哥哥——「鬼谷子」！

一抹灰煙果然是鬼谷子，十年後的鬼谷子，經歲月的洗練，已是一位甚有威儀的大男子漢了。只見灰煙散去，九天玄女面前，站著一位身穿灰衣，俊目如天上朗星，體格精壯如鋼的青年男子，九天玄女深知剛才自己生死一線，是這位青年男子救了自己，他的身法與自己所學的有莫大淵源，但卻遠勝於自己，也只有身負如此絕世輕功，才可於千鈞一髮間，把自

己救出死亡線！

九天玄女不由嬌呼一聲：「你…你到底是誰？嘿！這妖女可惡，竟敢暗算於我！若不給她點厲害瞧瞧，豈非折了老子師傅的名頭了！」

九天玄女也不等鬼谷子回話，身形一晃，人化玉龍騰空，橫曳而過，「玉嬌龍掌」全力施展，立刻便把笙丹罩住了。

笙丹此時已知九天玄女必與鬼谷子有莫大淵源，心中不知如何便醋意大發，她再不容情，「伏羲神劍」一抖，竟如生死對頭似的，與九天玄女激鬥起來。

兩女在鳴鳳峰上，各施絕學，捨生忘死，拚鬥起來。九天玄女的武功並不在笙丹之下，剛才不過是事出突然，被笙丹搶佔先機，又被她突然射來昀無形氣勁弄得手忙腳亂，連精妙的身法亦施展不出，此時已回過神來，她的傲氣被激，「玉嬌龍掌」又先發制人，搶先罩住笙丹，因此已佔先機。

笙丹此時全力揮劍應戰，心中又醋意勃發，心神微亂，「越女劍法」竟難以抵擋「玉嬌龍掌」，落了下風，處處受制，剛才無意發出的「乾坤眞氣」，此時也不知跑到哪兒去了。幸而笙丹所用的是「伏羲神劍」，狀似古樸無華，一經施展，卻劍氣森然，令人不敢輕存侮意，九天玄女的掌力甫觸及笙丹手中的劍器，便感劍氣透劍而出，不得不回掌閃避。因此一來，兩女才鬥成了不敗不和、不輸不贏的局面，否則，笙丹已失先機，被「玉嬌龍掌」搶攻之下，她亦非死即傷，萬難倖免。

這點，在場的鬼谷子一眼便瞧出了，因為兩女的武功招數，在他眼內均非常熟悉，他身負經老子指點而悟創的「乾坤訣十八式」，老子的獨門神功「無為眞氣」，又已被他參透玄關，天下武學在他眼內，均有跡可尋，有懈可擊，而兩女所使的功夫，與他又均有甚深淵源，他深知兩女如此拚鬥，沒一百招根本難分高下，因此心中倒也不太著急，一旁靜觀，趁機審察兩女武功招式的絲微破綻。

・　・　・　・

兩女捨生忘死拚鬥間，紫陽山鳴鳳峰上，忽然又奔上三名少年男子，其中一位雙眉如關刀，虎目熊腰，渾身古銅色澤，雖年僅十六，但身材已如壯漢無疑。另外兩位則清秀如文士，但均身形矯健，目中精光閃閃，一望而知是自小苦練武功，且根基已甚深了。

「徒兒干湣，拜見師傅！」虎目熊腰的少年向鬼谷子道。

「徒兒文種、范蠡向師傅請安！」另外兩位清秀如文士的少年也道。

鬼谷子微微一笑，輕聲道：「湣兒、蠡兒、種兒、你三人且站一邊，看看兩位姑姑的武功招式，可領悟得到甚麼？」

三位少年中，虎目熊腰的原來是干將的遺腹子干澘，清秀如文士的一位是文種，另一位自然是范蠡了。

文種年長爲師兄，范蠡居中作二師兄，干澘便是師弟了，三人十年來，均隱居在紫陽山腳的筮家村，不問世事，每日均由鬼谷子、筮丹督練武功及文字，三人之中，又各有不同的際遇。

文種性喜學治國齊家平天下道理，因此除學武功外，鬼谷子亦向他教授治國處政策略之道。

干澘小小年紀，便有大志，立誓他日躍馬揚鞭，統帥千軍萬馬，平定天下戰亂，當然他也爲了報夫差殺父之仇。筮丹與干澘有師侄之誼，又同與夫差有血海深仇，可算同仇敵愾，因此對干澘格外偏愛，恨不得把所有絕頂功夫，一古腦兒傳授於他。鬼谷子因救干將不成，心中對干氏一脈心存內疚，決心把干澘培育成天下第一高手，因此破例向他傳授「乾坤訣十八式」驚世功夫，雖然干澘悟性不及鬼谷子，但小小年紀，便可達「乾坤訣」第五層功夫，即練到「乾坤輪迴」，也算難能可貴了。

范蠡卻精於謀略，且心性淡泊，雖有爲國爲民之志，但於兒女私情上卻也甚爲細心，其性子倒與鬼谷子有幾分相近。鬼谷子甚喜范蠡的聰慧，亦知他甚有道家根基，與自己同出一源，於是便除教授武功外，更著重向他傳授天文地理、陰陽五行、周易八卦之學，范蠡悟性奇高，雖然武功不及干澘，但於行軍佈陣，運籌帷幄之道，卻勝於干澘、文種。

干滘、范蠡、文種三子，十年來在鬼谷子調教下，已各有所長，隱然成治國齊家平天下的奇材了。

此時三子目注筮丹與一白衣女子拚鬥，雖不知白衣女子是誰，但均被她出神入化，幻如矯龍的掌法迷住了，又見鬼谷子神色泰然，知姑姑筮丹雖未可言勝，但亦無落敗，於是便細心揣摩起來。

干滘於「乾坤訣」上，已甚有根基，憑他此時的武功，江湖之中已罕逢敵手，而「乾坤訣」又是天下武學的根基，後世所創的各式內外家神功，莫不源於鬼谷子悟創的「乾坤訣」，乾坤爲盤龍所化，其中所衍生的武功，自然淵博宏大，天地萬物，包羅萬象。因此干滘倒先行瞧出眉目來了。他忽然向鬼谷子道：「師傅！白衣女子所使的功夫，與師傅似有甚深淵源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微笑道：「滘兒，是甚麼淵源？你瞧出了多少？」

干滘朗聲道：「師傅的乾坤訣十八式，以盤龍乾坤爲根基，白衣女子所使的掌法，亦出自龍形，但更顯飄逸矯美而已。滘兒大膽評析，師傅的武功乃雄威盤龍，這位女子所用的卻是矯幻龍掌，一雄一矯，恰恰是男女各所擅長。」

鬼谷子讚許的點頭道：「很好！滘兒，你已得武學的要旨了！但你是否看出，筮姑姑是否有取勝的機會？」

干滘視筮丹如親姑姑，心眼兒自然盼望她能取勝，這種心理上的先入爲主，令他不加思

索，便衝口而出道：「當然是篮姑姑取勝啦！」

鬼谷子微笑，轉向文種、范蠡道：「種兒、蠡兒你倆以為呢？」

文種想了想，便道：「三師弟所言不差，有師傅在此，斷不會坐視不理，因此自然是篮姑姑必勝無疑！」

范蠡卻沉吟不語，似在苦苦思索，好一會，方忽爾道：「不好！這般打下去，篮姑姑非輸不可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不由微微一笑，卻不置可否的輕聲道：「噢？蠡兒試道其詳。」

范蠡緩緩的道：「兩軍相對，貴在搶佔先機，二人拚鬥，亦復如是。白衣女子掌法神妙，先發制人，搶佔先機，篮姑姑武功高強，本可與白衣女子打成平手，但先機已失，處處受制，本身的絕招根本無法施展，全憑伏羲神劍利器護體，白衣女子空手對敵，不得不有所顧忌，這才暫時打成不輸不贏的局面而已。」

范蠡此言一出，干滑、文種均不服氣道：「為甚麼？篮姑姑武功絕頂，又得師傅傳授伏羲八卦步法，豈會敗於無名女子手下？」

范蠡鎮靜的微笑道：「師傅的伏羲八卦步法雖然神妙，但只可用於閃避騰挪，而且這白衣女子武功與師傅同出一源，自然神妙之極，篮姑姑久守之下，偶一疏忽，或心神稍亂，便必被對手乘虛而入，結果必敗無疑。」

鬼谷子一聽，不由微笑點頭道：「好！蠡兒能將韜略用於觀察武林拚鬥功夫，日後必可

助天下百姓一臂之力！你所推不差，笙姑姑久守之下，的確必敗無疑！」

干滑、范蠡、文種三子一聽，均大爲焦急，替笙丹擔心起來。干滑性子躁急過人，一聽他的笙姑姑有難，便再按捺不住，身形一晃，人化青龍，搶入兩女拚鬥圈中，右手向天一揚，一式「混沌乾坤」，便如滾滾天印，鋪天蓋地的白衣女子砸去！

干滑身手之捷，竟連鬼谷子亦制止不及。

白衣女子——九天玄女心含一腔怒氣，搶先施展絕學，已佔盡先機，令笙丹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，心中得意，招式掌法更爲神妙，令笙丹更無從出手還擊，更令笙丹吃驚的是，對方所使的功夫，簡直匪夷所思，博大精深，源源不絕，舉手投足，均令人不得不撤招自保，倒似永無休歇。

打了近百招，雖未能打敗笙丹，但九天玄女心中一腔怒氣，卻也消洩不少，她此時也不再存心取笙丹生命了。笙丹心中卻窩囊之極，她分明知道自己內力武功，均與對手不相伯仲，若論內力，更稍勝對手一籌，例如剛才自己偶發出的氣勁，就驚天動地，令對手呆如木雞，束手待斃，若非鬼谷子忽然現身相護，這場拚鬥，早已分出勝負了。

可恨這獃子哥哥，不助自己，卻去相護這不知何處闖來的野女娃兒！笙丹被九天玄女的神妙招式制住，有力難使，有招難發，試試發出剛才那驚人氣勁，卻是若有若無，根本無從施展。哼哼，那獃子哥哥想必是被這妖女迷住了！你要救她，我就偏把她一劍殺了！

笙丹心中又氣又恨又忌又怨，百感交集，心理失常，再打一會，人已近於半瘋半狂，眞

氣暴發，貫於伏羲神劍，竟錚然有聲。九天玄女只覺對手劍器，忽然劍氣大熾，片刻前古樸無華，此時卻寒氣森森，刺人肌骨，不由打了個冷顫，鬥志先就一怯，正欲罷手不鬥了。

不料此時干滑身化青龍，又如天印，迎頭蓋腦砸至，心中一凜，心道：好呵，我九天玄女奉師之命，千里來尋你，你竟與民間野女苟合，連娃兒也十幾廿歲了！連師傅也不稟明！嘿嘿，這不是欺師之罪麼！你一家子跑出來，我便怕了不成？九天玄女今日便先把這野女人殺了，再找你鬼谷子算賬不遲！

九天玄女不知如何，想到她要尋找的鬼谷子，竟已與人結合生子，心中便恨恨不已，殺機突熾，竟欲立把筮丹先行除掉！

九天玄女心高氣傲，雖見干滑的掌法與自己同出一源，卻毫不畏懼，「玉嬌龍掌」右手向上一斜，掌力如刀，擊向干滑必救的「龍頭」；左手掌法一變，「玉嬌龍掌」最厲害的一招殺著「玉龍迴天」猛然擊出，疾如旋風，向筮丹捲去！

「玉龍迴天」威力驚人，乃「玉嬌龍掌」的精華匯集，有如人逢絕境亦可迴天，亦如玉龍橫空，盡掃塵埃，晴空淨碧。

九天玄女被激之下，殺機陡起，一下子由和風細雨，化作驚天旋風，直欲蕩滌天地萬物！筮丹見干滑出手助她，九天玄女招式稍鬆，回過一口氣，正欲趁勢展開「越女劍法」絕招狠狠反擊，不料九天玄女卻再次搶佔先機，先發制人，就在筮丹舊招已收，新招未發之際，九天玄女的「玉龍迴天」已突然施展，威猛旋風，蕩滌天地萬物，筮丹被威猛的旋風罩住，已

失先機之下，胸口一窒，呼吸不暢，竟連「越女眞氣」亦不能升華。

九天玄女於此時掌力已眞逼笠丹天靈蓋，笠丹深知生死已臨一線，她把心一橫，伏羲神劍一舉，直伸向上，空門大開，任由九天玄女掌力拍向自己的天靈蓋，但伏羲神劍也必定刺破九天玄女的胸膛，竟是一著同歸於盡的拚命招數。

九天玄女此時也收勢不及，她也收無可收，因爲上有千滔的泰山壓頂，下有笠丹的劍氣上射，她無論收與不收，均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，她心中恨氣衝天，竟亦把心一橫，拚著被劍尖刺破玉胸之禍，玉掌猛然拍向笠丹的天靈蓋！

兩女憤恨之下，竟來個同歸於盡的結果！

這一下大出鬼谷子的意外，他目睹九天玄女出此驚世絕招，又見笠丹神劍一舉，空門大開，不由心中一凜，心道：兩女這是怎的了？打著打著竟來個以生命相搏的同歸於盡！

此時兩女生死一線，也不容鬼谷子細想，當今世上，能在此際出手相救的，也唯有鬼谷子而已。只見鬼谷子身形忽地凌空直射，猶如九天飛虹，在兩女中間一劃而過。

九天玄女眼底一花，她肩部的雲門穴已被閃電封住，再也動彈不得，落下地來。

笠丹手上一輕，她的伏羲神劍忽然便不見了，原來已落在鬼谷子的手上，穴道也被封住。

千滔年少氣盛，勇救笠丹，不料卻差點闖出大禍，此時亦被人一挾腰部，被鬼谷子帶出五丈之外，才斜斜的降了下來。

九天玄女與笠丹穴道同時被封，僵立在地，一動不動。

這一下連制兩女一少年，而三人的武功均已臻江湖絕頂高手境界，當今世上，也唯有鬼谷子可以勉強做到而已。

饒是如此，此時便連鬼谷子亦微微喘氣，原來他剛才情急之下，竟施展了「尋龍乾坤訣」的絕頂功夫「循環往復」，此招一出，生可變死，死可化生，神妙之極，但卻極耗眞氣。

這一招亦全是鬼谷子以盤龍妙化乾坤爲根基悟創，連他的師傅老子亦自歎不如，因此甫一出手，九天玄女、筮丹、干濇自然無可抗拒了。

干濇對鬼谷子視如親父，他見鬼谷子出手制止，便認定必有其不得不出手的道理，因此立刻就垂手而立，後悔自己一時魯莽了，低聲道：「師傅！濇兒一時性急，幾乎誤事……」

鬼谷子微加調息，眞氣也就順暢如昔，他微歎口氣，苦笑道：「這也難怪於你。」

干濇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鬼谷子道：「到我發覺白衣女子竟使出師門武功時，一切已太遲了，師傅不得不出手以大法制止，試問你又如何可以預知？」

干濇一聽，不由吃了一驚，失聲道：「白衣女子既然使出師傅的同門武功，那她豈非濇兒的師叔輩麼？濇兒剛才以下犯上，豈非該死之極？」

九天玄女穴道被制，不能動彈，但耳能聽口能言，鬼谷子與干濇的低語，竟被她聽得一清二楚，再一想出手人的武功，與師傅的武功簡直如出一脈，心中豁然而悟，不由沖口而出尖叫道：「好呵！鬼谷子！你竟串通一家子來算計同門了！」

笠丹一聽，心中醋意更盛，不由俏眼一圓，怒道：「見你的大頭鬼！野女娃兒！誰與你是同門？又誰是一家子？你再胡說八道，看笠丹不一劍把你殺了！」

九天玄女尖叫道：「你們不是一家子？哼！連娃兒也十幾廿歲，而且不止其一，竟連出三個野小子！」

笠丹一聽，想起十年來雖然自己一片痴心，但那鬼谷獃子竟無意於兒女私情，心眼兒全放在甚麼濟世救人的見鬼事業上，空負了自己十年歲月，不由又怨又羞又氣，俏臉脹紅，竟說不出話來了。

鬼谷子竟沉吟不語，干濬已知白衣女子來歷，不敢再胡鬧，文種的心思從不留意這等兒女私情，因此並不覺甚麼。

范蠡卻忍不住了，他微微一笑，向九天玄女道：「這位姑姑，說錯話了！不但說錯，而且大錯而特錯！」

九天玄女俏眼一瞪，道：「我為何說錯？你這野小子憑甚麼來評斷我說錯？」

范蠡微笑道：「好教這位姑姑得知，第一，笠姑姑冰清玉潔，與師傅在紫陽山上，相處十年，卻各有居所，平日以兄妹相稱，怎能說是一家子了？第二，我等三位小子，各有名有姓，均拜尋龍祖師鬼谷子為師傅，怎可說是野小子？因此你所說的，豈非大錯特錯了！」

笠丹一聽，又氣又恨嗔道：「蠡兒！跟這野女娃兒多說甚麼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居然並不生氣，不但不氣，反而目注鬼谷子，甜甜的一笑道：「喂！我

猜你必定是他們的師傅了，他這小子，說話倒甚有條理，不似偷襲我的那野小子毛躁，他所說的，可是眞的如此？」

鬼谷子淡然一笑道：「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」

九天玄女穴道被封，手腳不能移動，但仍格格一笑道：「若是眞的，那本姑娘或許怪錯好人了！若是假的，我這場架可打得不冤！」

鬼谷子道：「假如我說，他所說的句句屬實，你信不信？」

九天玄女笑道：「我當然信！不但信，而且信極了，也喜歡得很！」

鬼谷子不由微一怔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九天玄女俏目盯著鬼谷子的俊眼，俏臉忽然一紅，但一閃即逝，格格的一笑道：「爲甚麼？因爲我知道你便是鬼谷子！因爲我聽師傅說過，鬼谷子乃當世獨一無二的尋龍祖師，決非那等沉迷兒女私情的俗世兒女可以比擬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心中似已料著一半，因此並不太驚奇，淡淡的道：「那姑娘的師傅是誰？爲何要尋鬼谷子？你姓甚名誰？」

九天玄女格格一笑，正欲答話，那邊箜丹已忍不住尖叫道：「鬼谷哥哥！管她是誰，便用你手中的伏羲神劍，先把她一劍刺死再說！」

九天玄女卻並不生氣，她也不理箜丹的尖叫，向鬼谷子笑道：「假如我說我叫九天玄女，我乃奉師命前來與鬼谷子會合，助越國一臂之力，我的師傅乃驚天動地、天上有人間無、大

聖大道的得道老祖老子李耳，你又信不信？」

九天玄女此言一出，不但笠丹暗恨得微咬銀牙，范蠡、文種、干濬三子亦均聳然動容。

但鬼谷子卻神態從容，似早有所料，淡然道：「信。」

九天玄女不由大奇道：「你與我不打不相識，是敵是友尚未及分清，如此輕易便信了我的話麼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世人名姓只是外衣，外衣可隨意變換，但武功源脈，卻萬變不離其宗，姑娘所用的，乃師門的盤龍妙化乾坤的武功源脈，不過更適合姑娘家使用而已，鬼谷子若連這點都瞧不出，還配稱尋龍祖師麼！而且……」鬼谷子忽然目注九天玄女，說話一頓。

九天玄女急道：「而且甚麼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而我還知道你的俗家姓名，你姓鍾名靜，未知是也不是？」

九天玄女不由目瞪口呆，好一會才喃喃道：「你爲甚麼竟能未卜先知？你是神仙活佛嗎？」

鬼谷子淡然一笑道：「此乃雕蟲小技而已，不必驚奇。姑娘性急而火烈，此乃金之屬性，但根基沉穩，此乃重之形格，『金』與『重』合併，豈非一個『鍾』字麼？又姑娘爭勝之心極強，有道是青出於藍，姑娘極欲以青爭藍，『青』、『爭』相匯，豈非一個『靜』字？合併而推斷，便是兩個字：鍾靜矣！」

九天玄女的俗家姓名果然叫鍾靜，她一聽之下，不由臉綻桃紅，目注鬼谷子，好一會不

言不語，倒似被鬼谷子的妙術迷住了。

鬼谷子又微微一笑道：「但師傅爲甚麼破例收了你這女徒，這點便連我也估料不到了！」

九天玄女鍾靜一聽，不再頑皮，正正經經的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乃周朝文王的遺裔，此點我自己原來也並不自知，因爲我自小便父母雙亡，流落江湖，剛巧遇上師傅他老人家，我一時頑皮，便揪著他老人家的鬍子，求他收我爲徒，學好本事，掙一口飯吃，不至於沿街乞討！我見他老人家衣衫不整，還以爲他必是大乞丐了！不料他老人家目注我一會，忽然道：文王妙演周易，不料他的後裔竟落到如斯地步！後來，後來他老人家便破例收我爲徒了！」

九天玄女說著這些往事，本來聞者心酸，但她心性頑皮，竟把一段傷心事說得如此輕鬆有趣。

鬼谷子點點頭道：「你隨著師傅多少年了？」

九天玄女鍾靜格格一笑道：「我也不知多少年了，我只知道我揪師傅的白鬍子時是七歲，我奉師傅之命出山時，已經是十七歲了！」

九天玄女明明是說她跟了師傅整整十年，卻偏要繞個圈子說。鬼谷子又微一點頭，道：「你既然奉師傅之命出來尋鬼谷子，你可有甚麼信物，可以令鬼谷子也相信，你是師傅的女徒？」

九天玄女鍾靜笑道：「沒有！我根本沒有任何信物！但我知道，鬼谷子當日自稱出身鬼谷，因此名叫鬼谷子；而鍾靜乃妙演周易的文王血脈，文王之神通，上探九天玄妙，下索十

八層地府奧秘，因此師傅賜鍾靜外號叫九天玄女！我所知的鬼谷子來歷，是也不是？」

鬼谷子不由微微一笑，因爲他聽九天玄女的話，已想起師傅老子的有趣來了，這話必定是他老人家說的，否則九天玄女不會知道的，這比任何信物更足證據了！「師傅令你尋鬼谷子作甚麼？」鬼谷子輕聲問道。

九天玄女歎了口氣，幽幽的道：「師傅對我說：你尚有一位大師哥叫鬼谷子，他悟性之高，連師傅亦有所不及，他自出道以來，已幹了幾宗驚天大事，師傅所教的你已全部學全，餘下的只有向你大師哥學了！師傅他老人家也不管我是否願意，便把我趕下山來了！我又舉目無親，不來找大師哥鬼谷子，卻去尋誰？而且……」九天玄女說到此處，學鬼谷子的樣子，故意一頓。

鬼谷子淡然一笑，沒問甚麼，但一邊的箍丹一直仔細聽著，聽九天玄女說到此處，她已料定，九天玄女必是鬼谷子的師妹無疑了，這「師妹」兩字，可就立刻令箍丹芳心激蕩，忍不住接口道：「而且！而且甚麼？」

九天玄女此時對箍丹的敵意已消退大半，聞聲不由格格一笑道：「而且……我老大不信鬼谷子有此能耐，竟連師傅亦自歎有所不如！我便憋著一口氣，急急欲尋鬼谷子，先與他較量一番，再作打算！」

箍丹一聽，氣得忍不住對九天玄女道：「那我坦白告知你，站在你面前，出手封你穴道的人，便是你欲尋的鬼谷子！你要打便與他狠狠打便了！」箍丹有心挑起九天玄女的傲氣，

決與鬼谷子較量，那便正好借鬼谷子之手，替自己出一出氣！

不料九天玄女卻又歎了口氣，幽幽的道：「本來我是手癢難煞的，但此時忽然又不想再打架了！」

箕丹一怔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九天玄女道：「因爲此時我才發覺，師傅所說的並非騙我，我大師哥鬼谷子的本事，的確比我強多了！既然如此，我九天玄女做師妹的，還與他較量甚麼？」

箕丹咬唇道：「你左一句大師哥，右一句鬼谷子，你知他必肯認你這小師妹了？」

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：「誰教師傅肯破例收我這女徒兒？他不肯認也不行啦！不信你問一問他！」

箕丹果然忍不住道：「喂！鬼谷哥哥，你肯認她作小師妹嗎？」

鬼谷子此時不由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師傅老子既然肯收她爲徒，便有師傅收的道理，既然已收了，師命難違，無論如何，我鬼谷子也只好認了！」

鬼谷子說著，右手微指，分向九天玄女、箕丹屈指一彈，二縷指風便無聲無息的向兩女射去。

九天玄女此時格格大笑，隨又尖聲叫道：「喂！鬼谷哥哥！你既然已認了小師妹，怎的還封住我的穴道！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敵意既然已消，穴道自然也就解開了！」

鬼谷子話音未落，兩女已霍的躍了過來，不約而同的嗔道：「好呵，鬼谷哥哥、鬼谷師哥！你自恃功夫了得，欺負丹妹、小師妹啦！」

原來鬼谷子剛才不經意的屈指一彈，隔空便已解了兩女的穴道，兩女只顧向鬼谷子興師問罪，此時倒似同仇敵愾，把片刻之前仇隙渾忘了。

鬼谷子此時已變得更爲飄逸，他見兩女嬌嗔，淡然一笑，便向文種、范蠡、干濳三子道：「你等快過來拜見鍾靜師叔！」

文種、范蠡、干濳三人走過來，果然恭敬地拜見九天玄女。九天玄女年紀比文種尚少了一歲，卻做起師叔來，她還是大女娃兒心性，見狀不由樂得大笑道：「好！好！三位乖師侄不必多禮了！」

笠丹卻不大高興了，她瞪了九天玄女一眼，道：「喂！鍾靜，你大模大樣做人師叔，怎不來拜見我這師姐？」

九天玄女鍾靜一怔道：「她當眞是大師哥的妹妹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雖非胞妹，亦情如兄妹，患難之交，猶勝骨肉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想了想，格格一笑，果然走來笠丹面前施禮作揖道：「拜見笠師姐！剛才多有得罪，師姐莫要見怪，好麼？」

笠丹被九天玄女的嬌憨，不由逗得噗嗤一笑，她漸而也喜歡起九天玄女來了。

衆人在鳴鳳峰上，再敘了一會，便下山來到紫陽山腳的笠家村。笠家村是在廢墟中重建

起來的，但十多年來，經莫邪精心打理，已變得猶如一處世外桃源了，可惜猿爺爺近日不知所蹤。

當下鬼谷子引領九天玄女與莫邪相見，莫邪亦甚喜九天玄女的嬌憨，她隨口向九天玄女道：「日後還望師叔多多教導滑兒。」

九天玄女心快口快，藏不住話，便格格一笑道：「莫大嬸不必客氣，其實滑兒師侄已獲當世兩大高手傳授武功，我九天玄女幾乎已打他不過！只是尚差了一點東西！」

筮丹一聽，見九天玄女把她列入「當世兩大高手」之列，心中一喜，但又聽說尚差了一點東西，不由接口道：「差了甚麼？」

九天玄女微笑道：「大師哥已傳授滑兒師侄乾坤訣，筮師姐又傳授他越女劍法，他內功、劍法均已大成，但赤手空拳，更妙的劍法也發揮不出威力，這豈非尚差了一點東西麼？」

筮丹一聽，不由一怔，心道：是呵！干滑在紫陽山下，尚且可以借用她的伏羲神劍，但他日後必出道江湖，自己這柄劍乃留待斬夫差人頭之用，不能借給干滑，那他日後用何兵器？他是一代鑄劍宗師之後，若缺了一柄劍器，豈不令天下人笑話嗎？筮丹不由作聲不得了。

鬼谷子一聽，心中亦不由一動，暗道：按干滑的命理及目下天象，已屆劇變之期，他不日便要下山歷練，家傳寶劍，正是用得著之時了！他這般思忖，便向莫邪微笑道：「莫大嫂，干大哥的雄劍已被夫差奪走，你當日曾道，干大哥臨去之時，曾留下遺言，雌劍尚藏在鑄劍峰麼？」

莫邪沉吟道：「當日干將哥的確留下遺言，但深奧難懂，我苦思十載，亦難明究竟，只好把它暫時忘卻了。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莫大嫂試說出來聽聽。」

莫邪心中已把天將當日的遺言背頌了千百遍，見鬼谷子相問，毫不猶豫便朗聲道：「干將哥當日曾道：日日空中懸，夜夜澗邊眠，竹青是我鞘，黃金遮霜妍。便是這四句話了！」

笠丹、九天玄女、文種、干滑等人一聽，均感迷惑，不知這四句遺言暗示甚麼去處？只有范蠡卻沉吟不語，似在苦苦思索其中奧秘。

鬼谷子略一沉吟，心中便已明白大半，但並不立刻說破，卻趁機導引范蠡道：「蠡兒，你是否已想到一點蛛絲馬跡？」

范蠡想了想，便緩緩道：「蠡兒想是想到一點了，但在師傅面前，不敢放肆。」

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：「你既拜我爲師便是老子一脈，老子一脈又何來這許多俗世客套！吾道講求能者爲師，蠡兒不必顧忌甚麼！」

范蠡這才道：「是，師傅，蠡兒便大膽說出來吧！干大叔說竹青是我鞘，竹子是空的，又日夜豎在澗邊，豈非說寶劍便藏在澗邊的竹心裏面麼？」

笠丹偏愛干滑，九天玄女卻喜歡范蠡，因此她一聽便迫不及待的向鬼谷子道：「鬼谷師哥，是否如此？」

鬼谷子不置可否，微笑道：「滑兒，你以爲范蠡師兄所判斷如何？」

干湣心中的殺父大仇被勾起了，他濃眉一揚，便決然道：「雖然未知二師兄所判斷是眞是假，但旣然有所判斷，湣兒便有主意了！」

莫邪對兒子的豪氣又驚又喜，忙道：「湣兒打甚麼主意？」

干湣決然道：「旣然是凋邊之竹，爹爹當指鑄劍峰上，所有臨凋的竹樹全劈倒了，爹爹若眞把寶劍藏在竹內，那便必無所遁形！」

衆人一聽，均大驚道：「鑄劍峰上臨凋竹子，何止千萬，若要全部劈倒，那要花多少力氣，多少功夫，多少日子？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暗道：「這必定是干將當日有心考究他未來的兒子，旣然如此，倒不可違了他的未了之願！」便微微一笑道：「好！湣兒若有此決心、毅力，不妨上鑄劍峰一試！」

鬼谷子此言一出，衆人大感迷惑，筮丹先就忍不住道：「鬼谷哥哥！你瘋了麼？鑄劍峰在吳國境內，湣兒與吳王夫差有血海深仇，萬一砍竹之時，驚動夫差，湣兒還有命麼？夫差的火箭隊連你也無可抗拒，何況是湣兒！」

鬼谷子不爲所動，微笑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湣兒，一切你自己決斷便是。」

干湣想也沒想，便決然道：「湣兒不怕！爲取回家傳寶劍，我立刻便上鑄劍峰去。」

筮丹見無可阻止，咬一咬牙，便道：「旣然如此，我與湣兒同樣與夫差有殺父之仇，我便隨他上鑄劍峰！若被夫差發覺，便先殺個天翻地覆！」

范蠡、文種亦連忙道：「我等均願上鑄劍峰，助干師弟一臂之力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樂得拍手道：「好呵！人人都上鑄劍峰，廝殺起來，熱鬧極了！既然如此，怎可少了我九天玄女一份兒？我亦隨行上鑄劍峰去。」

衆人同仇敵愾，均欲助干潛一臂之力，莫邪這才暗鬆口氣，心道：若有箴師妹等人隨行保護，潛兒或可保無恙。

不料鬼谷子卻微一搖頭，決然道：「不行！鑄劍峰只可由潛兒一人獨上！其他人不可踏足半步！」

莫邪深知鬼谷子言出必行，神機妙算，鬼神莫測，她雖然信服於他，但愛兒心切，卻也不能不暗暗心驚。

箴丹也按捺不住，瞪了鬼谷子一眼，嗔道：「鬼谷哥哥！怎的了？你不是任由潛兒去送死吧？」

鬼谷子正欲說甚麼，干潛已搶著道：「不！箴姑姑，你錯怪師傅了！師傅待潛兒恩重如山，豈會派潛兒走上絕路？娘親不必擔心，潛兒自會照顧自己！我明天一早便上鑄劍峰去便了！」

衆人一聽，均無言以對，心道：鬼谷子視干潛如子侄，又怎會送他上死路？心中雖仍感不安，但也無可奈何。

鬼谷子卻欣然一笑道：「好！你去吧！一切靠你自己的決心與毅力！」

第二天一早，干潛依照鬼谷子和娘親所示的路徑，以及爲他準備的乾糧，抄起一柄鈍得生銹的斧頭，便頭也不回的上路去了。

干潛走後，鬼谷子這才忽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此時是我等上路之時了！」

箮丹奇道：「鬼谷哥哥！上哪兒去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自然是潛入吳國境內，上鑄劍峰去呵！」

箮丹不由笑道：「原來鬼谷哥哥早有打算，保護潛兒的安全！但爲何不乾脆與他一齊上路？卻偏要弄這等玄虛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按潛兒的風水氣運，此時已屆旺發之期，他已承白虎丘絕谷地龍龍氣，不日必將一飛衝天！而且日後是唯一可以剋制夫差白虎龍氣的人選，此乃取其龍虎相鬥的風水大格也！因此潛兒勢必先鍛鍊其意志毅力，日後方可望大成。此時不容外人插手，一切全靠他自己的努力。」

箮丹道：「那我等隨行幹嘛？」

鬼谷子沉吟道：「按昨晚所觀天象異兆，乃主天下刀兵不日大起，百姓又勢必陷於水深火熱，而目下天運大勢，當數吳國最盛，我等此行吳國，一來可暗中相助潛兒，二來也正好趁機一察吳國虛實，以便及早作好準備應變之策。」

眾人一聽，這才知鬼谷子果然神機妙算，深謀遠慮，莫邪和箮丹替干潛的擔心，不由釋然。

• • • •

干潛背負著一袋乾糧，攜著鈍得生了銹的斧頭，一路向西北面的吳國境鑄劍峰（即今日的莫干山）走去。

由越國邊境的紫陽山篁家村，西行近二百里，方可抵達鑄劍峰，這是干潛第一次單獨走此遠路。不過干潛知道，師傅鬼谷子如他今日十六歲的年紀，已在師祖老子的啓導下，悟創出驚世絕學「尋龍乾坤訣」了，因此他半點也不會氣餒難過。

干潛體格雖然粗壯，但畢竟尚是十六歲的大娃兒，在路上並不太引人注目。因此三日後，憑他甚佳的輕身功夫，便已抵達吳國境內的鑄劍峰了。

干潛抵達鑄劍峰山腳時，便毫不猶豫，向上攀去。攀上三幾十丈高處，卻突見一塊石碑隱在樹叢中，他撥開草叢一看，只見石碑上刻了三個大字：莫干山。

干潛心中不由一熱，心道：莫干山，莫干山，豈非爹爹干將和娘親莫邪的兩姓合稱之山嗎？想必是吳人痛失此人材，以爲干將一脈已從此絕跡，便偷偷豎此石碑以作悼念，吳國人到底是自己的一脈宗源呵！

干湣因這石碑觸發鄉情，他日後領兵攻入吳國境內時，嚴令不得妄殺吳國百姓，吳人偶爾豎此石碑悼念干將一脈，無意中卻帶來無窮好處。

干湣稍一駐足，便又向上攀揉。這石碑不但觸起他的鄉情，同時也令他更思念亡故的先父，他降臨世上時，爹爹已被奸王夫差殺死了。想到此點，干湣不由咬牙恨道：「夫差呵夫差，你爲了一柄寶劍，便把我爹爹殺了，他日我必教你因這柄寶劍而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干湣奮起勇氣，他體內的「乾坤眞氣」更爲充沛，眨眼便已攀上莫干山鑄劍峰了。自干將夫婦一死一失蹤後，吳王闔閭在世時，已對夫差甚爲不滿，因此夫差也不敢再派兵上鑄劍峰搜索，再過了十年，夫差連鑄劍峰的事也忘記了，因此山上一片寂靜。

干湣放眼望去，但見山上茂林修竹，清泉飛瀑，一派令人神往的勝景。

干湣知道，這便是他爹爹干將，昔日鑄劍的地方了，因此心情又悲又喜。他極目向東面望去，只見一座高爐，聳立在一座木屋之畔，心道：那必定是當日爹爹的鑄劍爐，那木屋也便是自己從未踏足的故居了！

干湣不由心神俱往，不假思索便向東面自己的故居掠去。這也是人的天性，就算是久居華宮的皇帝，也會眷戀自己降世時的茅舍。

干湣掠近高爐，只見爐體已殘破不堪，爐內灰飛煙滅，就如爹爹一樣，干湣不由一陣悲傷。

他掠入木屋，只見屋內桌椅依舊，卻已人去樓空，心中又一陣感慨。他忽然聽到外面一

陣流水聲響，走出去一看，原來木屋後面，有一道山泉從上而降，聚液成池，池畔尚有一塊古銅色的大石。

干濳心中一動，暗道：這莫非便是爹爹當日磨劍的地方？他手執著的鈍斧不由一抖，想也沒想，抄著鈍斧，便走到池畔，在那塊古銅色大石上磨起斧來。

干濳一邊磨，一邊在心中喃喃念道：「日日空中懸，夜夜澗邊眠，竹青是我鞘，黃金遮霜妍！爹爹這謎語是甚麼意思？」他邊念邊磨，邊磨邊念，生銹鈍斧，不知不覺，竟被他磨得寒光閃閃，鋒利無比。

干濳瞧一眼寒氣逼人的斧頭，心中忽然一動，暗道：只要功夫深，鐵杵磨成針，莫非爹爹留下那難破的謎語，便是誘導孩兒首先領悟這做人的道理麼？

干濳的心性既聰明又純直，他一旦判定了這道理，便決不再猶豫，心道：無論對否，先按爹爹的心意行事便了！

干濳攜著利斧，遍山遊走，但凡臨澗的青竹，他便毫不猶豫的砍倒。這般一連砍了七日夜，他也不知砍斷了多少青竹，他只知道他砍竹的斧頭，砍鈍了又磨，磨了又砍，已接連磨了七七四十九次了。

這時，干濳把最後靠近自己故居木屋的一片臨澗竹林砍倒，但那寶劍依然毫無蹤跡。

干濳一連砍了七日七夜，無休無歇，他砍倒的青竹，等閑草野村夫，只怕要砍上三五年了。他把最後一片臨澗竹林全部砍倒，他發覺自己竟又重新返回到磨劍池畔。

干滑不禁呆住了。他把斧頭放在磨劍石上，望著劍池池水出神，心中也不知如何是好，青竹已被他全部砍倒了，若爹爹眞把寶劍藏在臨澗的竹子裏面，怎會白砍一場，卻毫無發現？但爹爹這話必有道理，他就算存心騙倒天下人，也決不會欺騙自己的親生兒子！

「爹爹呵爹爹！你當日在劍池磨劍，不知是甚麼樣子？咦……」干滑凝望劍池水，喃喃自語，忽然驚咦一聲，把話頓住。

原來他發覺劍池引山水下來的水管，竟是木造的，而且是一整段堅硬如鐵的黃槿樹幹。干滑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黃槿、黃槿，豈非黃金、黃金麼？爹爹若把寶劍藏在黃槿水管裏面，那的確是「黃槿『黃金』遮霜妍」了！但不知「竹青是我鞘」又作何解釋？

干滑心性純直，他想通了一點，便決然先幹一點，探究一點，毫不猶豫。他連忙抄起斧頭，向水面之上的黃槿樹幹水管躍去，他身子凌空，猛吸一口「乾坤眞氣」，身子竟懸空不動，手起斧落，一下便把黃槿樹幹水管砍斷了！

干滑往斷了的黃槿樹幹水管望去，忽見一條三四尺長的青竹蛇，躺在裏面，干滑的目光剛觸及青竹蛇眼，青竹蛇突然被驚醒了，睜開眼，豎起半截蛇身，嘶嘶的叫著，似向干滑示威，又似向他表示歡迎。

干滑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竹青是我鞘」，莫非並非指青竹，而是指這條青竹蛇麼？干滑意念甫動，便突見青竹蛇肚下露出了一個劍柄。他眼明手快，伸出手去，閃電般把劍柄抓住了，往外一抽，竟抽出一柄寒氣逼人的寶劍！

青竹蛇此時忽然一動不動了，干濳定睛一看，原來竟是一隻碧瑩翠綠的蛇皮鞘！

干濳把寶劍及蛇皮鞘抓住，躍回磨劍石畔，他向寶劍的劍柄仔細一瞧，只見劍柄上刻「莫邪」兩字．心中不由又悲又喜，暗道：爹爹鑄劍之時，已知自己生命不保，爲了保存娘親和尚在娘親腹中的他，已有意犧牲自己，因此事先在兩柄劍上分刻「干將」、「莫邪」四字，以作留念，可惜爹爹一生英名，竟被奸王夫差所害！

干濳心中悲憤，便在磨劍池之畔，舞起劍來，他先以越女劍法演練，但感越女劍法雖然精妙，但以「莫邪」劍練之，卻有形體不合的感覺，演練到越女劍招最深境界，亦不見有何足以驚世的威力。

干濳心道：若演練起來，如此笨手拙腳，如何可以殺敗天下第一勇士夫差，報殺父之仇，奪回爹爹的「干將」寶劍？

想到此處，干濳不由想起爹爹特別爲他留下四句謎語，只怕尋著了寶劍亦很難遂了爹爹的遺願了！但爹爹的遺謎語卻的確妙絕，劍池上面，黃槿樹水管內藏寶劍及蛇皮鞘，這的確是「日日空中懸，黃金遮霜妍」呵！咦？莫邪劍爲甚麼忽然發出藍光？

干濳驚疑的低叫一聲，他於武學一道，天資聰慧，資質之佳，簡直可與師傅鬼谷子相比擬，他忽然醒悟，原來他剛才心念「日日空中懸」一句時，越女劍招已剛好走完，欲停未停之際，腳下不由照心中所念走了兩個「日」字，身子先是直立不動，忽然走右，又突地直插而下，再騰身向中一橫，再沉又一橫，剛好走了二個大「日」字！此時「莫邪」劍便忽然射

出藍光了，簡直匪夷所思。

干潛心中靈光一閃，暗道：我手執寶劍，腳走「日」字寶便忽發藍光，莫非「日日空中懸」是演練「莫邪」劍的劍訣麼？

干潛心念甫動，他體內的「乾坤眞氣」已有甚深根基，「乾坤眞氣」神妙之處，在於心動則氣發，氣發則力生，力生則體動，因此干潛「空中懸」三字剛在心中閃過，身子立刻凌空而起，手執「莫邪」寶劍，虛空挺立，猶如神兵天將，氣勢先聲奪人，居高臨下，可從任何方位向敵人作致命一擊。

干潛心中豁然而悟，「日日空中懸」果然是「莫邪」劍訣的起首一式，這一式包羅萬象，既有妙絕天下的步法，更有起首先聲懾人的身法，當眞神妙之至。

干潛不再猶豫，當即再領悟第二句「夜夜潤邊眠」一句。他忽然劍走平地，凌空而降，再縮身成盤竹之狀，枝葉向四外飛射，直可攻敵於任何方向。隱逸之處，又如潤邊之竹，風靜之時，潛隱寂伏，風響之時，嘩嘩飛動，融匯於劍術，便是靜如處子，動如脫兔，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。

干潛再走「竹青是我鞘」，人化劍形，身劍合一，旋繞飛騰，一沉直插，如劍入皮鞘，疾如閃電，比起越女劍法更爲輕靈，干潛悟解的這一式「莫邪劍訣」，更顯詭譎飄逸，簡直匪夷所思。

最後一式「黃金遮霜妍」，干潛演練之際，莫邪劍突發金光，如矯陽懸空，光華灼灼，

觸之目眩神昏，令人鬥志全消，無從反抗。其狀便有如不可一世的暴君，突然目睹黃金天神九天而降，光華覆蓋大地，甚麼榮華富貴，權傾天下、逐鹿爭雄、帝皇美夢，均爲之黯然失色，最終煙消雲散！

干滑手捏劍訣，走完「莫邪劍四式劍訣」，渾身全被莫邪劍的金光所罩，人如劍，劍如人，人劍合一，幾乎已達空靈玄妙的劍仙馭劍境界了。

好一會，干滑把劍訣一收，劍光這才緩緩斂去，山野一片空靈寂靜，似也被這等驚世劍術震懾了！

干滑挺立於莫干山劍池畔，手握絕世劍器，喃喃的道：「爹爹在天之靈護佑，干滑今日領悟莫邪劍訣，他日不但必可替爹爹報仇，更必如師傅的教誨，以天下百姓之苦爲苦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，決不負爹爹及師傅的期望！」

「吱吱呱呱！嗚嗚哇哇」就在此時，劍池上面，潤水下注的天池峰上，忽然傳來一陣刺耳的尖聲大叫。

干滑抬頭一望，只見原來是失蹤了多日的猿爺爺，在天池峰上，正拍手頓足，哇哇大叫，狀似歡欣之極。

干滑不由又好氣又好笑，他雙足一頓，身形騰空，躍上天池峰向猿爺爺笑道：「猿爺爺呵！這許多天來，你到哪兒去了？筮姑姑可掛念你哩！原來你偷偷跑來此地獨自快活！」

干滑與筮丹敵愾同仇，甚得筮丹歡心，猿爺爺視筮丹如親孫女兒，愛屋及烏，自然待干

湣十分友好，干湣只要想吃水果，猿爺爺必定不辭千辛萬苦，替他弄來。干湣長大懂事後視猿爺爺也就如視親爺爺一般了。

此時猿爺爺吱吱呱呱的又叫了幾句，干湣也不知猿爺爺叫的是甚麼，他只知牠既歡愉又驚奇，後來猿爺爺又向干湣豎起他的猿拇指，祝賀似的吱呱大叫。

干湣這才明白，猿爺爺這是祝賀他不但取得了家傳寶劍，而且領悟了驚世的「莫邪劍訣」，他憑此闖蕩江湖，必可無敵於世，干湣心性純直，不由向猿爺爺苦笑道：「猿爺爺呵，你不必盡誇讚湣兒了，湣兒自知，比起師傅的本事，湣兒不過是小小一點螢火吧！豈敢說天下無敵？」

猿爺爺見干湣對鬼谷子極爲尊崇，不由咧嘴一笑，作手勢道：「當然！鬼谷子乃笠丹的那個甚麼…他的本事當世少有，但你是他的嫡傳弟子，有此進境，你師傅也必定高興極了！你師傅高興，亦即你笠姑姑高興，既然你笠姑姑高興了，我猿爺爺自然也樂極了！」

干湣雖仍是大娃兒，但自小歷盡魔劫，對世情也就早熟許多，他不由暗暗好笑，心道：猿爺爺可惜口不能發人言，否則，他必定巴巴的求師傅娶笠姑姑作師娘了！

猿爺爺見干湣不言不語，以爲他必定感到奇怪，爲甚麼忽然有此奇遇？猿爺爺便作了一個聳然動容的表情，然後又雙爪圈抱，作了一個墓穴形狀，指一指干湣，又指一指天，意即墓穴葬了干湣的爹爹的干將遺體；接而又身形一長，扮了一條天龍形的姿勢，意即干湣爹爹所葬墓穴是一座驚世大龍穴；接著又作了一個有大樹好遮蔭的手勢，意即那驚世大龍穴已蔭

庇著干潛你了！

干潛想了想，便明白了大半，他又驚又喜的問道：「猿爺爺，你是否告訴我，我之所以屢逢奇遇，全因爹爹已下葬了一座驚世大龍穴？我受了祖宗龍氣蔭庇，日後將可報爹爹被殺之仇？」

猿爺爺一聽，斷然的點點頭，又作了一個一飛衝天的姿勢，意即不但可報父仇，而且日後前程似錦，無可限量，端的已成天之驕子了啊！

干潛不由大奇道：「這大龍穴當眞如此珍貴？卻是如何得來的？猿爺爺呵，你快告訴我！好麼？」

猿爺爺對十六年前的往事，自然記得一清二楚，他猿猴成性，不解的是，爲甚麼鬼谷子爲干潛做了如此天大好事，竟會隱而不宣，深藏十六年而不露！他不明原委，卻哪裏按捺得住！他作了一個驚歎的表情，又作一個「你師傅」的手勢，再以手勢表示道：「那座驚世大龍穴，是你師傅鬼谷子不惜千辛萬苦，替你干家尋點的，你師傅爲你，可比親爹還親呵！」

干潛見狀，仔細一想，便即恍然大悟，他不由感慨的喃喃道：「師傅待潛兒，當眞恩重如山呵…但不知爹爹葬於何處？潛兒欲前往拜祭，猿爺爺呵，你領潛兒前去好嗎？」

猿爺爺一聽，到底猿猴心性，火急毛躁，也不知此去有甚麼凶險結果，經不起干潛懇求，竟連任何拒絕的表示也作不出來，猛一點頭，示意干潛跟著，便領先呼嘯而去了。

干潛一見，亦連忙縱身而起，緊隨猿爺爺之後，如箭疾掠，他的輕身功夫，竟已與猿爺

爺不相伯仲了。

擬刺吳王　偷聽機密

猿爺爺領著干湣，一路向東北面的太湖掠去，猿爺爺走的是深山野嶺，人跡罕至，但卻是最快速的捷徑，因此神不知鬼不覺，短短半日，一人一猿，便已掠上吳國王陵所在地白虎丘了。

干湣從未踏足這等幽靜中帶肅穆之地，但見遍山松竹青翠，龐然巨墓在松竹林中掩映，不由大奇道：「猿爺爺！這便是爹爹的墓地麼？那快上前拜祭呵！」

猿爺爺一聽，不由怪笑一聲，他自然知道，那不但並非干湣的先父墓，而且是殺他爹爹的大仇家的人之祖墓。他知道無論怎麼作手勢表示，干湣也不會明白其中的奧妙的了，心急之下，便向干湣猛地擺擺爪，又向掩映在松竹林中的墓群一指，示意干湣跟他上前去一看便明白了。

干湣跟隨猿爺爺，向那墓群走去，越接近墓群，猿爺爺忽然變得小心翼翼，因為他清楚記得，他二上白虎丘，均碰上重兵鎮守。雖然此時那面靜悄悄的，似乎一個兵卒也沒有，但猿爺爺也不敢大意了。

一人一猿，悄然摸近那座龐然墓群，突地猿爺爺伏在一座山石後面，又示意干湣跟著伏下。干湣的內力已甚佳，此時他也聽到前面百丈遠的墓群間，正傳來隱約的人語聲，可惜相

隔太遠，視線又被松竹所阻，不知說甚麼，也不知發話的人是誰。

干滑好奇之心大作，他見猿爺爺小心翼翼的模樣，雖已醒悟此地凶險萬分，但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，便不理猿爺爺的阻攔，霍的繞過猿爺身邊，向前面滑行而去。猿爺爺一見，嚇得連忙竄上前去，欲制止干滑的貿然接近。不料干滑的輕身功夫，與猿爺爺已不相上下，猿爺爺竄上三丈，干滑也已竄前三丈，這一追逐之下，竟又再接近那龐然墓群不足二十丈遠了。

此時干滑卻忽地伏滑下來，他前面是一塊半人高的巨石，他伏在後面，前面的人便絕難發覺。猿爺爺亦恰於此時急竄而上，他亦連忙伏於巨石後面，探出頭去，睜開火眼金睛一看，身子不由便猛地一抖，神色驚慌已極。

原來猿爺爺一望之下，竟看見在吳國王陵前面，立有兩人，一人作江湖方士打扮，另一人則王氣逼人，赫然正是吳王夫差！猿爺爺知道夫差的厲害，連鬼谷子只能與他打成平手，便何況夫差出現時，必然緊隨護衛、鬼見了也發愁的火箭隊，猿爺爺自知自己僅能避開十枝八枝火箭，若百箭齊發，他必定粉身碎骨，更何況成百成千火箭齊發？當世只怕無人可以逃過血肉橫飛的厄運！

干滑見猿爺爺身子發抖，先是一陣驚奇，隨又恍然，心道：前面那兩人，必定是極厲害的人物，不然，也斷不會令武功絕頂的猿爺爺如此懼怕。他心中好奇，便不再向前滑行，只是凝聚內力，屏息靜氣，以觀動靜。

只見那江湖方士模樣的人，繞吳王陵走了一圈，又摸出一塊圓盤，四面測度，然後又沉

思冥想，忽地失聲叫道：「吳王！你被人暗中施了大法，祖宗王氣被壓制了！」

另一位王者打扮的人——吳王一聽，虎目一瞪，怒道：「胡說！誰敢暗算寡人！」

那方士呵呵一笑，忽地繞吳王陵墓四面飛旋一周，他的身手也異常快捷，眨眼間又已掠回吳王身邊，他的手卻多了四根已生銹的鐵釘，鐵釘上面穿著的一小塊符咒卻依然完好無缺，方士沉聲道：「吳王請看，這便是如山鐵證了！」

吳王一見，心中已明白了一半，但猶不信的厲聲道：「陰陽子！四根鐵釘從何而來？又有甚麼作用？」

那方士原來叫「陰陽子」，只聽「陰陽子」呵呵一笑道：「四根鐵釘，分從吳王陵墓東南西北四方位而拔出，此乃江湖中本領高強之士，以陰陽五行大法以鐵釘作『天印』，分鎮王陵四大方位，如此一來，吳王陵陰陽五行之氣，便被鎮壓住了，亦即王氣被壓，吳王一脈，氣數必然由順轉滯，此乃陰陽五行不調之故也。」

吳王虎目不由怒瞪，沉聲道：「寡人氣數由順轉滯，這又如何？是否有殺身之禍？你快從實道來。」

陰陽子沉吟道：「氣數由順轉滯，似未到招殺身之禍，若招殺身之禍，必有更厲害的殺著隱伏。」

吳王不及待道：「隱伏有什麼厲害殺著？陰陽子，你快替寡人尋覓出來，寡人自當重重有賞。」

陰陽子一聽，眼神不由一亮，他無聲一笑，即低聲道：「吳王此話當眞？」

吳王厲聲道：「寡人言出如山，豈會作假，你不必猶豫，儘管施展你的本事，替寡人消災去禍。」

陰陽子笑笑，卻不急，反而低聲道：「小人對黃金官祿並不奢求，但有一點小小心願，未知吳王是否答允？」

吳王不耐道：「是甚麼心願？你只管道來。」

陰陽子悄笑一下，這才道：「是，吳王！小人與一位女子自幼青梅竹馬，心心相印，不料她卻被官府徵入王宮，從此宮深似海，與小人再無緣相會。若吳王肯施大恩，放此女子出宮，與小人團聚，小人爲吳王粉身碎骨，亦在所不辭。」

吳王不由一怔道：「寡人後宮何止千百，是那位妃嬪？」

陰陽子大著膽子，咬一咬牙道：「小人大膽直說，她便是吳王的寵妃麗姬啊！小人罪該萬死，敢存此奢望。」

吳王一聽，臉色霍地一沉，幾乎忍不住拔劍把陰陽子殺了，但他忽然又按劍不動，大概那麗姬雖然難捨，不過殺身之禍卻更可怕，人頭落地，就算仙女下凡，他也無福消受了。

吳王心念電轉，終於神色轉緩，沉聲道：「麗姬雖然是寡人的愛妃，但你若有眞本事，不但替寡人消災解禍，而且把暗算寡人的奸賊查清，寡人說不定便把麗姬賞賜於你，不過……哼哼！」

陰陽子見吳王神色轉厲，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吳王……不過什麼？」

吳王厲聲道：「不過你若存心欺騙寡人，哼哼，你已口出狂言，欲奪寡人之愛，你便有十個人頭，也不夠斬下了。」

陰陽子一聽，這才暗鬆口氣，連忙道：「吳王放心，小人其實已瞧出禍根所在了。」

吳王一聽，急道：「禍根潛於何處？」

陰陽子微笑道：「吳王！你且隨小人來，一切自然便會明白。」

陰陽子說著，引領吳王走到吳王陵的墓碑前面，他又以圓盤測度一番，竟然大步向墓碑前面的小山走去。吳王果然亦跟了上去，那小山丘，猿爺爺認得，竟然是當年鬼谷子妙施大法的所在。

一會後，陰陽子已引領吳王，走上那座小山丘，他四面仔細一瞧，忽地指著正對吳王陵的山丘高處道：「吳王！禍根便潛伏於此處，施法之人，其術之妙，當世鮮有。」

吳王抬眼一望，只見山丘高處是一堆亂石，雖然形狀古怪，但畢竟只是一堆石頭而已，不由冷笑道：「區區一堆亂石頭，便可以潛伏禍根麼？」

陰陽子道：「吳王千萬別小看了這堆石頭，其實已隱伏無窮妙法了，吳王且看，這堆石頭，是否其狀古怪？是否有頭有尾、有手有腳？狀如一條伏地之龍？」

吳王仔細一看，不由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果然有點相似，但一堆亂石，擺成龍形，又有甚麼了不起了？」

陰陽子肅然道：「吳王差矣，此石擺成龍體，乃施法之人刻意而設，用意精妙之極，石頭雖乃無生命之物，但一旦沾染天地陰陽之氣，便即成靈體，再聚成龍，便是一尾威力強大的石體靈龍，其威力足以射壓吳王陵王氣，甚至可以剋而制之，當此時吳王的大禍也便不遠矣！」

吳王一聽，神色不由一變，他此時心中一動，忽然想起當年的一個他又恨又怕的人，連忙沉聲道：「陰陽子，你既說得如此玄妙，可有辦法驗證？」

陰陽子一聽，不由心頭一抖，原來他也是一位精通陰陽五行術的能士，他自然深知，眼前石體靈龍，其靈氣經多年的吸納，已成靈體，盡收天地陰陽、日月精華，他若貿然觸動，必犯陰陽大忌，輕則大病折壽，重則一命嗚呼，可怕之極。但又暗道：若不令其現形，又不能取信於吳王，他與麗姬的未了之緣，便今生無望了。

陰陽子轉念及此，當眞是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，爲了麗姬，他把心一橫，咬牙回道：「既然吳王堅要驗證，小人便犯戒一試，但須請吳王明白，小人此舉雖可逞一時之快，不過卻大損小人的壽數，更會令目睹之人陰陽失調，心神亢奮，迫不及待，有所而發，恐非福份，望吳王愼之。」

吳王一聽，不由大笑道：「寡人洪福與天齊，手握千軍萬馬，正欲稱霸天下，有甚麼不可目睹？你不必多慮，一切有寡人定奪。」

陰陽子無奈，只好凝神默祝天地一番，突然咬破中指，深吸一口，然後張口一噴，一陣

腥風血雨向石體龍形灑下，口裏急急頌道：「以血導引，有靈有性，祈速現形。」

陰陽子施的是「以靈導靈」大法，「血」乃萬靈之源，他以血導靈，大合導靈的法度，因此他祈頌聲未落，山丘高處，亂石堆中，忽地便響起一陣悶雷似的震鳴，接而冒出一股濃烈白煙，漸聚成形，竟把亂石堆全部覆蓋了。

吳王定睛一瞧，只見濃烈白煙已漸聚成形，分明是一尾飛騰矯健的眞龍，龍首高昂，忽地張嘴，向自己的祖宗王陵噴出一口威烈的藍氣，藍氣冉冉向王陵飄去，瞬間便把王陵墓碑掩蓋了。

吳王驚詫間，駭人變故又突生，只見龍形巨口之中，忽地射出一枝強弓，光華灼灼，疾如奔電，射向王陵墓碑，只聽噗的一聲悶響，似箭著碑聲，王陵墓中，忽地傳出一陣啾啾悲鳴，彷似鬼哭神嚎，在四野迴蕩，聞之令人毛骨悚然。

吳王此時亦感心口一陣劇痛，他怒吼一聲，幾乎一跤栽倒，幸而他內力絕頂，連忙運功相抗，這才勉強穩住身形。

一會後，濃煙、藍氣、光箭才忽爾消逝，空山寂寂，四野一片清幽寂靜。

此時不但在場目睹的吳王目瞪口呆，就連遠在二、三十丈開外的干濬和猿爺爺，亦感一陣驚駭。干濬暗道：天地乾坤，竟有如此神奇物事，當眞鬼神莫測，匪夷所思。此時他尚不知那王者打扮的人，便是他的殺父仇人夫差，他一心只想去拜祭爹爹的墓穴，因此倒還能沉得住氣。

不過干潛亦大感驚奇，因爲猿爺爺目睹剛才那幕奇景，竟渾身發抖，似已受創，但爲何自己毫無不適感覺？干潛心地仁厚，他見猿爺爺狀極痛苦，心中大驚，不由便依師傅的傳授，伸出手去，按在猿爺爺的背上，依人身的經脈導氣，他認穴奇準，掌落便按在人背的腧俞大穴，乾坤眞氣源源輸送。

干潛並不知道，他這偶然的救助，不但立時消解猿爺爺的痛苦，而且令猿爺爺感染他體內「大地龍脈」之氣，猿爺爺根基深厚，已成通靈之體，這一感染龍氣之下，登時百靈交匯，脫胎換骨，幾成不壞之身，亦即道家練功最高境界的地仙之體。這種機緣，不但獸類，就算世人，亦百年難得一遇。

原來干潛此時身近祖穴，一脈相承，體內已感應到祖脈龍氣，他的先父干將所葬之穴，乃大地龍脈，龍氣何等威烈，足可與吳王陵白虎龍穴併駕齊驅，因此在場目睹白虎龍穴受創等，均受強烈衝撞，但唯獨干潛泰然無恙，這全因他體內的「大地龍穴」龍氣，足可與吳王陵「白虎龍穴」龍氣相抗衡之故。

此時猿爺爺靜靜接受干潛的輸氣救助，干潛爲救護猿爺爺，也就不敢輕舉妄動，靜靜的繼續潛伏於巨石後面。但他的眼睛卻緊盯著前面高丘處的方士和王者，看他們接下如何。

只見那王者——吳王身形終於穩定下來，他怒視陰陽子一眼，厲聲道：「陰陽子，你竟敢以妖術，算計寡人嗎？」

陰陽子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按此響兆，的確有人暗中以大法算計吳王，但

此人並非普通人，而是驚世高人，此人的本事，小人望塵莫及，吳王只要仔細想想，吳國王室一脈，歷年發生的災劫，便可明白小人所言是否屬實了。」

吳王微一沉吟，隨即恍然，不由恨恨的咬牙道：「寡人明白了，十年前吳國揮兵攻越，本來越國已一敗塗地，勢必滅亡，不料嘉興一役，越軍勾踐弄奸，暗箭傷人，寡人本亦不懼，力敗越將數人，不料箭於中途，竟會拐彎，把父王射傷，不久即亡逝，莫非這便是此妖法暗中算計嗎？」

陰陽子一聽，忽然走近石龍之口，仔細一瞧，忽地又探手入龍口之內，抽出一塊大石，驚駭的歎道：「佈此石龍大陣之人，委實鬼神莫測，竟可化無形於有形，變有形於無形，虛實相匯，威力驚世……吳王，你來看看這是什麼？」

吳王疾步上前，探頭一望，只見石龍巨口之內，隱藏一匣東西，他抽出來定睛一看，原來竟是一柄精巧的玄鐵弓箭，弓柄上面，還刻有「越王勾踐」四個金漆小字，而弓箭的箭頭，恰恰與吳王陵的墓碑成一直線，亦即玄鐵弓箭永遠射正吳王陵。

吳王一見，登時怒火中燒，他性雖暴烈好色，但亦心智聰明，微一沉吟，便明究竟，不由咬牙切齒恨恨道：「勾踐奸賊，竟串通妖人鬼谷子，使妖法暗算我王室一脈，致令父王中箭而亡，壞我大事，阻我稱霸，哼哼！若不殺勾踐，不滅鬼谷子，如何消去寡人這口惡氣。」

吳王說著，把玄鐵弓箭運力狠狠一捏，在他的神力之下，玄鐵箭連弓帶箭，竟被捏成一塊鐵團。「不報父仇，不滅越國，有如此箭。」吳王狠狠吼道。

陰陽子心中不由一凜，暗道：吳王陵被鎮壓之物一除，果然便氣勢大盛，吳王更加暴烈，眼看一場慘酷戰禍，勢所難免了，我陰陽子爲了一己私情，替吳王破除王陵被鎮壓之物，破了高人所施大法，令其王氣轉盛，一念之差，挑起一場爲害天下的血光之劫，陰陽子啊陰陽子，今回當眞是墮入「紅顏誤蒼生」的劫數了。

當日陰陽子爲救出紅顏知己，替吳王破解鬼谷子的「陰射白虎龍穴」相刻鎮壓風水大法，竟引出一場瀰天浩劫，這是陰陽子始料不及的事，但到此地步，陰陽子便想中途罷手，也決不可能了。天機冥冥，當眞不可思議。

此時，在另一邊巨石後面潛伏傾聽的干潛，忽見吳王咬牙切齒，發狠要「殺鬼谷子」，心中不由大怒，鬼谷子在干潛心中，猶勝嫡親父母，眼見有人辱及恩師，他無論如何也按捺不住，他也不向猿爺爺示意，忽地人化飛矢，仿如電閃，便向吳王射去，雖然直到此時，干潛尚不知道這「吳王」便是殺他親爹的大仇人夫差，但他竟敢有辱他的恩師鬼谷子，這便比殺了干潛的親爹更令他氣憤百倍。

猿爺爺自然知道那王者便是吳王夫差，也更知道他武功的厲害，何況還伏有鬼見愁的火箭御營隊，但他欲加制止，卻決不可能，因爲干潛的輕功進境神速，此時已與他不相上下，何況他更新領悟了四式「莫邪劍訣」，便更如虎添翼，若論身手的輕靈，猿爺爺竟稍有不如了，因此如何阻止得住？

猿爺爺火眼金睛四周電轉，他雖然焦急，但也知伺機而動，一心只想，如何在千鈞一髮

救干濬逃脫險境，至於他自己的安危，一時之間，他竟渾然忘卻了。

• • • •

吳王夫差，正雄心勃發之際，忽見一團灰影，挾著一道灼目藍光，從二十丈外電射而至，心中不由一凜。

原來干濬此時已情不自禁，以乾坤眞氣爲根基，施展所悟的「莫邪劍訣」第一式「日日空中懸」，他手執的莫邪劍便突發藍光，劍氣之盛，觸目森然。

不過夫差到底是久歷戰場的一代梟雄，於此危機一瞬即至的關頭，居然臨危不懼，雖然來不及拔劍相抗，卻猛運神功，雙掌向外迴環猛拍，登時在他身周五尺，佈起一道氣勁，猶如銅牆鐵壁，把自己護在其中。

干濬身劍合一，施展「日日空中懸」一式，疾如奔電，瞬即射至夫差身前五尺，他心中正一陣欣喜，暗道：爹爹留下的劍訣，果然驚人，片刻便可斬斷辱師的奸人腦袋了。

就在此時，干濬突感莫邪劍尖，似刺進一道鐵壁，劍身錚錚怪鳴，僅挺前五寸，激起一陣金屬相擊磨擦的尖嘯，卻再也休想前進一分一毫。

干滑不由駭然，暗道：眼前分明只是一層空氣，怎的卻堅如金鐵？莫非這王者會妖法不成？不然憑莫邪劍之利，竟被一層空氣阻擋住了，猶如碰上銅牆鐵壁。

干滑並不知道，這王者便是吳國第一勇士吳王夫差，夫差的內力之高，與鬼谷子相較，亦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他所發出的「氣勁護體」，干滑如何攻刺得破？

干滑再試攻一下，見再無功效，他極知時機，眼見勢頭不對，猛地運乾坤眞氣向前一撞，只聽一聲悶響，干滑的乾坤眞氣碰上夫差的「護體神氣功」，立生一股強大的反彈力，干滑便趁此機會，借勢反彈而退，呼地倒退三丈，再穩穩落下地來。

夫差見干滑三攻不進，便知來襲者內力較自己弱了一籌，心中更爲泰然鎭靜，他左手發氣勁，阻住干滑的進路，右手拔出他的護身干將寶劍，閃電般向干滑刺去，夫差這一著反守爲攻，電閃而出，當世無人可避，無數高手便喪在這突發一刺之下。

不料干滑進而閃電，退如脫免，一進一退，時機把握之準，妙絕天下，當眞進退從容，極得大將之風。

夫差心中亦不由一讚，又見對方只是一位未滿二十的弱冠少年，雖然長得魁梧粗壯，但稚氣未脫，不過是一位大娃兒而已，因此他把手中干將劍一頓，並沒趁勢進擊，目注干滑，沉聲道：「何方野小子，寡人與你素未謀面，爲甚麼竟敢暗算寡人，不怕寡人把你分屍嗎？」

干滑也不知眼前王者，便是他的殺父仇人吳王夫差，聞言便正容道：「剛才你口出狂言，有辱我恩師尊嚴，我做徒弟的，豈能坐視不理？因此必定要教訓於你，你雖然會甚麼妖法，

隔空阻我劍勢，但亦未必可以阻我全力一擊。」

干潛忽地一頓，又凜然道：「除非你肯向我恩師道歉，我尚可容你全身而退。」

夫差身經百戰，如何會把干潛這等大娃兒放在眼內！但不知怎的，夫差面對干潛之際，便感對方有一股潛在氣勢，足可與他的王氣抗衡，令他不敢輕侮之。夫差居然並不動怒，反而呵呵一笑道：「好！好！那寡人問你，你恩師是誰？寡人如何有辱你的恩師了？你且說來聽聽，說得合情合理，寡人或許破例容你離開白虎丘王陵禁地。」

干潛毫不畏懼，也不隱瞞，便傲然道：「好說，你豎耳聽著，我的恩師便是當世一等一奇人鬼谷子，你剛才說『把鬼谷子殺了』，豈非有辱恩師的名頭了？」

夫差一聽，這才恍然大悟道：「原來你是鬼谷子的徒兒，哼哼，鬼谷子屢次與我吳國為敵，又施妖法，暗算我吳國王陵，我難道不該找你師傅算賬嗎？」

干潛胸膛一挺，決然道：「當然不該！」

夫差奇道：「為甚麼不該？」

干潛道：「雖然我知道你是王者，手操生殺大權，但恩師一生光明磊落，他所做的每件事均以天下蒼生為念，他既然與吳國作對，你吳國必定有做對不住天下蒼生的事了，又有什麼不對？你憑什麼去找我恩師算賬！」

夫差冷哼一聲，道：「瞧不出你小小年紀，倒懂得拚死維護師尊，鬼谷子雖然可惡之極，但也沒收錯你這位徒兒，不過你可知我是誰？竟膽大包天，在寡人面前大呼小叫？」

干涽傲然道：「我不管你是誰，有理自可服天，無理天下皆背之。」

夫差不由怒極而笑，沉聲道：「你好大的口氣，你自付有把握鬥贏寡人嗎？你是否知道，寡人在四周伏下火箭御營，只消寡人一聲令下，你便必定血肉橫飛！」

干涽坦然道：「你的內力的確比我強，而且我也並不知道火箭隊有多厲害，但你辱及恩師，此事便不能不管，當然若能與你單打獨鬥，便葬身白虎丘上也決無所怨！」

夫差的傲氣亦不由被干涽的豪氣激得暴發，他忽然沉聲道：「那好，寡人便答應與你單打獨鬥，決不借助他人之手，好教你死而無怨吧了，野小子，進招吧！」

干涽倒也有風度，他把莫邪劍向內一抱，擺出小輩向長輩動手的禮數，然後才把劍身一抖，道：「那我發劍了，小心！」

干涽的劍術以輕靈快速見長，因此他一個「心」字甫落，「莫邪劍訣」的第二式「夜夜凋邊眠」便已使出，但見他忽然身化靜夜竹林，臨澗而臥，忽然烈風乍起，千竹怒張，身劍合一，猶如千百竹箭，向吳王夫差疾射而去。

這一招簡直如神如鬼，匪夷所思，而且突然暴發，令人萬難防禦。因此強如吳王夫差，心中亦不由一駭，暗道「：這是什麼劍術？一招比一招厲害，就算鬼谷子現身相鬥，只怕也沒有如此厲害。」

夫差並不知道，干涽的乾坤神功已有五層境界，再加上他新創的「莫邪劍訣」，當世少有，乃專門因莫邪劍獨家練成，干涽的「乾坤神功」一旦與「莫邪劍訣」相匯，厲害之處，

決非夫差所能想像。幸虧夫差的內力比干濳強了許多，干濳難於攻破他的護體眞氣，否則，僅憑干濳剛才猝然的一擊，夫差便必定非死即傷了。

夫差再也不敢狂妄托大，他手中的干將劍一振，立刻抖出千百朵劍花，分擊來襲的劍箭，這一劍已貫注了他七成內力，因此其威力亦非常驚人。

只聽一陣金鐵交鳴，當世兩大寶劍猝然撞擊，一陣尖嘯，又似虎嘯龍吟，聞之亦令人心弦震蕩。

夫差以七成的內力，化作劍花，分擊干濳射來的劍箭，這才勉強把這式神妙的劍招化解了。

干濳倒不覺什麼，他這一式無功，立刻又發動第三式「竹青是我鞘」了。吳王夫差卻心頭大震，他自信自己以七成內力化作的劍花，足以一舉令千百人喪命，不料這驚人一劍，僅能化解干濳的攻勢而已！夫差身經百戰，今回才第一次碰上這等驚人的劍術。

干濳的第三式「竹青是我鞘」已驀地展開，這一式比「夜夜凋邊眠」更匪夷所思，萬分詭譎，人如劍、劍如人，人劍合一，似劍又似鞘，劍中之鞘，鞘中之劍，虛虛實實，表裏如一，亂七八糟，卻形如鬼魅，毫無形跡可尋。「竹青是我鞘」掠近夫差，莫邪劍突地脫鞘而出，又如竹林中青蛇吐舌，電光火閃，便向夫差的咽喉噬去。

夫差不由大駭，他深知自己的內力再強，亦決不能防禦於咽喉一點，萬般無奈，他唯有身形暴退，隨即把干將劍電射而出，向干濳的劍尖擲去。

夫差這一下退中反擊，亦是唯一可以化解「竹青是我鞘」的招數，在危急之際，夫差竟可悟創這等化解高招，他悟性之高，當世亦屬罕見。

夫差擲射而出的是「天下第一劍」干將，他所運的是「天下第一勇士」的神力，干將劍削鐵如泥，吹風斷髮，飛射殺人，當世中能躲開這柄飛劍的，簡直絕無僅有了。夫差本來亦很欣賞干滑勇氣和功夫，有意把他降服，這才答應與他單打獨鬥，目的是不想傷他的生命，不料越鬥越心驚，到這一式「竹青是我鞘」，夫差除了殺人自救，簡直已避無可避，他猛一咬牙，施出奪命殺招，那是不再容情，要先取干滑的生命了。

干滑此時眼見夫差暴退之際，反手射劍，射來的劍光忽然大熾，劍身未到，劍氣已令他遍體生寒，可怕之極。干滑這才知道，夫差手上的劍器，亦是一柄名劍，若是尋常的刀劍，簡直不堪一擊，他無奈只好拚著莫邪劍受損，驀然變招，以「莫邪劍訣」最厲害的一式「黃金遮霜妍」，運乾坤眞氣貫於劍上，莫邪劍亦電射而出，射向夫差的寶劍，干滑隨即亦身形暴退，他已知對手的厲害，深知決非自己所能力敵，便不再戀戰，尋機退走了。

不料莫邪劍電射而起之際，忽然金光四射，光華灼灼，竟連射來的干將的寒光亦掩蓋住了，這當眞是「黃金遮霜妍」！

當世兩名劍在虛空相遇，迎頭電奔而至，干滑與夫差均預料，兩劍必兩敗俱傷了。不料干將劍的寒光甫被莫邪劍的金光掩蓋，電奔之勢忽然一緩，去勢也突變，竟繞莫邪劍繞圈飛旋，莫邪劍則懸在虛空，光華灼灼，片刻不動，其狀就有如一輪金盤，吸引星星旋繞；又似

一位絕色美女，降自天空，吸引男子向其石榴裙頂禮膜拜，其狀怪異之極，睹之驚心動魄！

夫差睹之，不禁心神大震，因爲他並不知道，干濳所用的是莫邪劍。

干濳目睹，亦不由目瞪口呆，因爲他也不知道，夫差所使的便是奪自他先父手中的干將劍。

干將、莫邪患難夫妻，畢生心血，化而爲雌雄二劍，雄者以夫名命之，是爲干將，雌者以妻作名，是爲莫邪；干將、莫邪，兩大名劍，生爲夫妻，化作名劍，自然便是夫妻劍。夫不離妻，妻隨其夫，兩劍已然通靈，因此干將劍初則寒氣逼人，爲其所持主人效勞，但當莫邪劍驟發金光，干將劍便認出莫邪劍來了。

干將、莫邪，兩大名劍，在虛空相繞，那兒還有丁點鬥意？不但不鬥，反而併肩而舞，忽爾又輕輕一碰，又再分開，猶如恩愛夫妻，久別初逢，擁抱親熱，再輕觸而分，以便細端詳對方渴盼已久的臉容。

兩劍在虛空盤旋一會，忽然便向干濳這面疾飄而至，在干濳上空猛地一沉，距他頭頂不足三尺，急旋不已，其狀就有如父母雙雙辨認失散孩兒般！

此時干濳已瞧得痴了，他心中喃喃的道：「假如莫邪劍是我的娘親，那另一柄劍又是我的什麼？爹爹既然葬身在白虎丘絕谷下面，怎的我甫踏此地，便有如許怪異？爹爹啊爹爹，難道你竟連你的墓穴亦不容濳兒一拜嗎？還是怪孩兒拜祭來遲了？」

干濳心性純眞爽直，他想到爹娘親情，便把自身的安危也忘記了，對當世兩大名劍在他

頭頂旋繞，隨時會削下他的腦袋的凶險也忘卻了。

夫差卻瞧得驚心動魄，暗道：幸虧寡人的功力強於這小子，令寶劍飛到他頭上，不然，若在自己頭上，寡人頭上這腦袋豈非隨時會被削去？野小子啊野小子，寡人本不欲殺你，但就算寡人肯放過你，寡人的寶劍也決不甘心了，這是你自取滅亡，寡人亦無可奈何！

不料就在夫差心念電轉，驚心動魄之際，猿爺爺差突地電閃而出，伸出爪子，挾住干灊，便如飛奔逃，猿爺爺撲出救人時，動作快如奔電，夫差一心專注干灊頂上旋飛的兩劍，疏忽了下面，到他眼前一花時，猿爺爺已把干灊挾離十丈了。

不料猿爺爺的動作快，干灊頂上的兩劍更快，呼地一下，便閃電般追上來了，破空尖嘯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猿爺爺不明所以，不由嚇得哇哇大叫，他口雖不能言，但心中明白，只要被頂上那兩劍往頸上一抹，他猿爺爺便十個猿頭也沒有了，可惜他連大駭的表示也無暇作出，挾住干灊如電飛奔，臉上不由連變了七七四十九次古怪鬼臉。不過猿爺爺雖然驚恐之極，卻絕不會拋下干灊不理，他似乎拚著陪干灊掉下腦袋，亦要把他救出險境了。

猿爺爺挾著干灊，奔電般向前飛跑，那虛空的兩大名劍，在後面閃電般的追蹤，破空尖嘯厲叫，四野迴鳴！其狀既可怕又怪異。

夫差在後面目睹，他也忘了傳令火箭隊發箭，只來得及喃喃的歎道：「寡人的寶劍已通靈了，不然，爲甚麼竟會追刺對手於千里？眞不愧爲天下第一名劍。」

夫差這瞬間的震撼驚駭竊喜，便給了猿爺爺和干潛逃出白虎丘的良機。到夫差眼見干將及另一柄名劍已在虛空消逝，驚覺干將劍有可能一去不回時，白虎丘上，已失了猿爺爺和干潛的蹤影。

夫差恨恨不已，一旁驚呆了的陰陽子不由喃喃道：「神仙？活佛？劍仙……吳王爲何不去追回寶劍？」

夫差咬牙道：「剛才那野小子是妖人鬼谷子的徒弟，他的劍術，比起鬼谷子更厲害之極，寡人追上去，也決討不了好處，幸虧寡人已知其身份，只要把越國滅了，活捉妖人鬼谷子，還怕干將劍不重回寡人手上嗎？嘿嘿！」

• • • •

白虎丘上的夫差恨恨不已，此時猿爺爺和干潛，已遠在五里外了。

但虛空中的兩大名劍，依然緊追不捨，猶如長了慧眼，寸步不離一人一猿的頭頂。

猿爺爺大駭之下，逼得停了下來，但那兩大名劍，居然也立刻虛懸半空，動也不動，猿爺爺再無妙策，無奈向干潛示意道：「這兩大名劍，似與你有莫大淵源，如影隨形，緊追不

捨，是否可以保住腦袋，便看你自己的造化了⋯⋯嗚嗚哇哇，可怕可怕。」

干濳雖然領悟了猿爺爺的心語，但亦無可奈何，他向猿爺爺搖頭苦笑道：「猿爺爺啊！雖然你救了我，但也別盯著我瞧，因爲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，唯有見一步走一步吧！」

干濳說罷，歎了口氣，也不再刻意逃避，不徐不疾的向前走去，他頭頂上的兩大名劍，居然亦不徐不疾的亦步亦趨。此時干濳頭頂之上，就如佛祖降世，頂著兩團光華，其狀既怪異，又神奇。

就在此時，卻見前面山路，急急掠近三條身形，猿爺爺火眼金睛一瞧，登時喜得吱吱一叫，便掠了上去，向領先的人拱手作揖，又向後指指干濳的頭頂，似向來人求救似的。

當今世上，值得猿爺爺求救的絕無僅有，他甘心情願向之打拱作揖的，就更少之又少，來人名頭之大，由此可見。

此時干濳也發現來人是誰了，他大喜之下，急奔上前，但忽然又驀地一頓，指指頭頂，苦笑道：「師傅！濳兒不敢走近，只怕那怪劍不認人，連師傅你也誤傷了！」

來人原來是鬼谷子，他後面跟著的是范蠡和文種。鬼谷子先聽猿爺爺的吱吱求救表示，指頭一看上面那兩大名劍，微一沉吟，便明白其中的奧妙，此時聽干濳爲難的大叫，不由便微微一笑道：「濳兒不必驚恐，此非禍事，實大喜之兆！」

干濳苦笑道：「頭頂虛懸兩大利劍，腦袋隨時不保，有甚麼大喜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濳兒，你只須向上大叫三聲：寶劍寶劍，有靈有性，雌雄相匯，

一脈相承，你頂上兩劍，便會乖乖落下來了。」

干澘一聽，深知師傅之能，鬼神莫測，豈有虛言？於是依言仰頭大叫道：「寶劍寶劍，有靈有性，雌雄相匯，一脈相承……」干澘一連叫了兩聲。

說也奇怪，干澘叫聲甫落，上面那兩大名劍，忽然一陣亂跳，猶似爹娘終於尋著孩兒，萬分雀躍，然後忽地一沉，穩穩的降了下來，一左一右，分別降到干澘左右手上。右面是干澘新獲的莫邪劍，左手是干將劍，左面劍柄上居然刻著「干將」二字！

干澘一看，猛然醒悟，剛才那王者，便是殺死他爹爹，奪走干將劍的吳王夫差，他不由撫劍頓腳道：「師傅！剛才我白白放過殺父仇人了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忙問究竟，干澘便把剛才他與猿爺爺偷上白虎丘絕谷，欲拜祭爹爹墓穴，卻碰上吳王夫差和陰陽子的事，仔細說了一遍，末了干澘道：「澘兒只聽那夫差恨恨發誓，必滅越國，必捉師傅你……師傅可要小心了，那夫差果然很厲害！」

干澘把自己爲師傅出頭，與夫差一場惡鬥的事隱去沒說出來，因爲他不想令鬼谷子替他擔心。

不料鬼谷子一聽，卻仰天長歎道：「要來的果然來了，天機冥冥，當眞不可思議！」

范蠡這時已走近身來，一聽忙道：「是甚麼來了？師傅！」

鬼谷子知范蠡亦是此道中人，便坦然啓示道：「十年前，我便料定天下必將大變，爲挽救天下百姓生靈，免遭劫禍，遂以大法鎭壓吳國白虎丘王陵，不料亦僅可保得十年太平，如

今吾法已破，吳王夫差不日必起兵禍，天下百姓，又將面臨一場浩劫了。」

鬼谷子苦笑道：「天機早定，決非人力所能挽回，鬼谷子亦非大羅神仙，那有這等回天之力？此事以後再說吧！」

范蠡忙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是否有辦法預早消弭？」

鬼谷子一頓，目注干潛道：「潛兒，你已新悟驚世劍招了嗎？」

干潛一怔道：「師傅怎會知道？潛兒尚未及向師傅稟明啊！」

范蠡笑道：「三師弟太痴了，師傅之能，鬼神莫測，你便不說，他一早便判斷準確了！」

干潛奇道：「眞的？」

范蠡笑道：「當然，師傅在你離開後不久，便與篷姑姑、師叔、文種師兄等上路，說是暗中保護師弟你。在路上師傅忽然微笑道：日日空中懸，夜夜澗邊眠，竹青是我鞘，黃金遮霜妍，其實是絕世劍訣，潛兒只需領悟了劍訣，便不但可獲雌劍莫邪，而且亦必是可以與雄劍干將相會……我不信，問師傅爲什麼……」

干潛聽到此處，不由也心急道：「二師哥，爲什麼？」

范蠡神往的道：「師傅說，潛師弟與雄劍干將相遇，一是有雌出必有雄現，莫邪、干將兩大名劍，均得自鑄劍峰大地龍氣而成，實已通靈，兩劍相分十年，亦是相聚重逢之時！二是潛兒額角光華已現，此乃祖脈風水當旺之時，其龍氣承自白虎丘絕谷大龍穴，與兩大靈劍恰屬同一脈氣，一脈相承，自然已屆相逢之期矣！師傅就是這麼判斷的，三師弟，是也不是？

」

干潛一聽，不由歎道：「師傅神機妙算，徒兒只有歎個服字，還敢說甚麼是不是嗎？」干潛說著，又雙膝向鬼谷子跪倒，拜道：「潛兒直到今日才知道，師傅爲了栽培潛兒，十幾年來，嘔心瀝血，實潛兒的再生父母，師傅請受潛兒一拜！」干潛說著，他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大娃兒，眼圈不由亦紅了。

鬼谷子一見，微一抬手，他的功力已達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乾坤眞氣，舉手投足，均可任意引發，這伸手輕抬之下，一股渾厚的柔力，便把干潛粗壯的身子托升起來，一面淡然一笑道：「潛兒不必多禮，一切皆是你我彼此緣份吧了，如今你新悟絕世劍術，以乾坤眞氣爲根基，天下足可任你縱橫了。」

鬼谷子說到此處，心中忽然想起天兆行將劇變，天下浩劫在即，臉轉肅然，又道：「不但潛兒，種兒、蠡兒亦已學有所成，不日將屆施展之期，浩然正氣，陰陽相聚，便生萬物，萬物皆天地所生，萬物便皆有其自身權利，此乃判斷天下是非之要旨，吾輩中人，持此大道行於世，便問心無愧了。」

文種、范蠡、干潛一聽，均肅然點首道：「是！謹遵師傅教誨！」

鬼谷子年已屆不惑，他心性淡泊，玄幻之根猶存，他肅然片刻，便呵呵一笑道：「好啦，你等不必苦口苦臉的，這師道尊嚴，我鬼谷子也不太著意，有甚麼好笑的，只管說來聽聽吧！」

干濬見鬼谷子臉上又現平日的玄幻笑容，這才連忙道：「師傅，怎的不見笠姑姑她？對了，還有一位九天玄女師叔呢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臉上玄幻笑容忽然變更玄幻了，但卻不作聲，似在思忖什麼。

范蠡在一旁悄聲道：「師弟，快別問啦，師傅正為這事煩惱著呢！」

干濬亦低聲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范蠡：「笠姑姑和九天玄女師叔本來是隨我等一同上路的，但半路上她們聽師傅說天下行將劇變，吳國王陵龍氣大盛，預兆吳王夫差，不日必將起兵大屠殺天下，她們聽了也沒作聲，但後來忽然便雙雙失蹤了，連師傅也不知她兩人到那兒去了。」

干濬笑道：「笠姑姑和九天玄女師叔，武功絕世，兩人聯手，天下何處不可去？師傅為何會替她們擔心？」

范蠡亦微笑道：「師弟你那兒知道，笠姑姑和九天玄女師叔，好像都喜歡上師傅了，假若兩位女子同時喜歡了一位男子，你以為她們還會和平相處，聯手對敵嗎？因此師傅就為此而擔心，她兩人不服對方，不知偷偷跑去什麼地方，又打起來了，師傅說她們武力不相伯仲，這一打起來啊，必定難解難分，若非鬥上七日七夜，只怕也難分出勝負，但若分出勝負，兩中人便必有死傷，甚至是兩敗俱傷，同歸於盡！因此，你以為師傅不擔心嗎？」

干濬一聽，不由目瞪口呆的怔住了，范蠡所道出的世間男女情愛糾纏，試問干濬小小年紀，初涉世事，又怎會分得清其中是非恩怨？干濬的心性與鬼谷子有相似之處，普天下最令

他頭痛的，便是這等男女情愛糾纏，偏偏師傅鬼谷子卻遇上了，而且一下子便是兩人一齊的糾纏不清，師傅啊師傅，你將如何抉擇？選那一位作我的師娘了，千濇不由在心中暗暗的替師傅爲難。

•　•　•　•

此時，令鬼谷子頭痛難解的兩女，笠丹和九天玄女，於此傍晚時分，卻已濳行進入吳國都姑蘇城了。此時兩女坐在姑蘇城一間酒館中，盡情的品嚐姑蘇城中的「蘇式菜餚」。

兩人的桌面上，此時竟擺滿了松鼠桂魚、雪花雞球、蝴蝶海參、八寶船鴨、芙蓉雞片、翡翠蟹斗、櫻桃肉、鮑肺湯、西瓜雞等等，笠丹自鬼谷子以「五鬼運財」術，運來一滿甕黃金後，十年來衆人隱居笠家村，豐衣足食，尚剩餘不少，因此笠丹花銷銀兩，從不必費甚麼心思。

九天玄女過慣清貧，目睹桌上這一大堆菜餚，當眞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不由格格一笑道：「笠師姐，你這是怎的了，存心把肚皮脹破嗎？」

笠丹亦笑道：「有鬼谷哥哥在，千金散盡還復來，怕怎的？我還想再見識一下他的五鬼

運財術呢，而且這蘇式菜餚啊，箎丹亦是第一次品嚐而已，不把它全數叫來，對得住自家的肚子嗎？」

兩女此時有說有笑，言談甚歡，那像糾纏不清的情敵？

九天玄女忽然詭秘的一笑道：「我和箎師姐你忽然失蹤，你以為鬼谷師哥會怎麼想呢？」

箎丹若有所思的道：「他啊！必定以為我二人是跑去什麼地方決鬥去了，他那會想到我兩人卻是聯手去殺那……哎喲，此地不宜多說，總之鬼谷哥哥這次必定判斷錯誤了。」

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：「不錯！鬼谷師哥何止這事判斷錯了，而且他那天下行將劇變的推算，也必定不會靈驗。」

箎丹一聽，不由大奇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九天玄女低笑道：「我與鬼谷師哥雖然同出得道老祖門下，但師傅偏不肯把那天機大道傳授於我，只傳了鬼谷師哥，師傅太偏心了，我豈會服氣？我此時便助你入宮把夫……殺了，此人一死，那什麼由此人挑起的天下戰禍，瀰天浩劫，豈非全變了虛妄之言麼？鬼谷師哥的推算天運術啊，哈哈，今回必定不靈驗了。」

箎丹一聽，這才明白，九天玄女之所似自告奮勇，助她入吳宮欲刺殺夫差，原來卻是為了與鬼谷子鬥一鬥小性兒，箎丹不由又好笑又好氣，但若真能趁此良機把夫差殺了，不但報了自己的血海深仇，而且說不定真能化解天下一場浩劫，這倒並不壞啊！

箎丹心念急轉，便笑笑不再說話，心中忽然更喜歡九天玄女的嬌野了。

笠丹轉念又暗道：前次剌殺夫差，剛好碰上他的祖宗龍穴護佑，白虎現身，救了他一命，這一次有九天玄女相助，就算有白虎現形，夫差亦必難逃一劫了，況且鬼谷哥哥已妙施鎮龍大法，把他的王陵白虎龍氣鎮壓住了，今回二剌夫差，還怕不成功嗎！

笠丹心念及此，倒有點迫不及待，恨不得此時便到深夜時分，潛入吳王宮，立刻把大仇人夫差殺了。笠丹對入吳宮的路徑甚爲熟悉，因此對那些守衛倒一點也不擔心。

兩女在酒館中，盡情享用那些「蘇式菜餚」，直吃到初更時分，這才掏銀結了賬，走出酒館來，姑蘇城中已是華燈璀璨的晚景時分了。兩女在大街上周遭逛蕩，九天玄女初入繁華鬧市，瞧得俏眼也瞪圓了，格格笑道：「笠師姐，爲何有這好去處，不早點引我一遊？」

笠丹笑道：「此刻閒逛，待會便要廝殺了，這叫先甜後苦也！」

九天玄女此時猶如小娃兒般，舉著一個蘇州小風車兒，一面用口吹轉，一面格格笑道：「有廝殺便有熱鬧，上次與笠師姐打了架，打得窩囊透了，正好趁機好好打上一打，能解心中的悶氣也。」

笠丹見九天玄女嬌野之極，不禁欣然一笑，心道：若我笠丹眞有這麼一位妹妹，也很不錯啊，就因笠丹這一念頭，鬼谷子日後的麻煩便多得可怕了。

兩女一面閒逛，一面說笑，不覺已轉到姑蘇城的僻處，此地行人已極稀少，人人均匆匆而過，根本不敢逗留片刻。

九天玄女奇道：「來此偏僻地，有何好玩，笠師姐走錯地方了。」

笠丹抬眼望一下上面的星辰，見已是三更時分，便忽地伸手向街道屋宇後面的高牆綠瓦一指道：「看！那便是禁衛森嚴的吳王王宮了，怕死勿近，靜妹妹敢隨我一闖嗎？」笠丹明知此行凶險萬分，心中忽然不忍九天玄女貿然犯險，她到底只是大女娃兒而已，便故意嚇她一嚇。

不料九天玄女性子極倔，她既然已決定隨笠丹一闖吳王宮，此時便用刀架著她的脖子，也不能令她改變主意了。她一聽，柳眉兒一挑，便道：「小小吳王宮，便嚇得倒我九天玄女嗎？嘿嘿……闖啊！」

笠丹深知到此時已不能勸九天玄女回去，便決然道：「那好！闖吧！不過不能從正面闖進去，此地禁衛森嚴，禁宮衛士何止千萬！就算闖得進去，亦必大耗功力，還有力去殺夫差嗎？今晚劍不出猶自可，劍出必殺夫差人頭落地！你且隨我來！」

笠丹說罷，忽地把外衣就地脫去，原來她裏面是一襲夜行衣，那柄古樸無華的伏羲神劍，便斜插在背後。笠丹縱身而起，越過一座民宅高牆，便向西面掠去。九天玄女知笠丹今次是二闖吳宮，熟悉路徑，便不再異議，立刻亦飛身而上，緊隨笠丹之後。

兩女沿吳宮高牆，一直向西面掠去，高牆裏面便是一座連綿數里路的龐大王宮。但兩女卻捨近求遠，反而繞了一個大圈，掠到王宮後面。

王宮後面似乎是無關重要的所在，因爲下面靜悄悄的，連一點人聲也聽不到。兩女的內力均已臻絕頂，若有人在，呼吸聲也逃不過兩人的耳目。

九天玄女悄聲道：「笠師姐，爲何放著前面王宮寢宮不進，卻偏要繞到如此荒僻之處？」

笠丹道：「上次我從正面闖入，卻被逼從此處而出，此地防守鬆懈，今次正好循此而進，悄悄摸近夫差寢宮，一劍把夫差殺了，再從正面衝殺出去，反其道而行，殺他一個措手不及。」

九天玄女笑道：「好啊！笠師姐跟著鬼谷師哥多年，竟也學得他滿腹計謀了！說眞的，笠師姐，你人俏如花，鬼谷師哥與你相處多年，便沒有丁點喜歡你的表示嗎？」九天玄女忽然道。

笠丹不由一怔，道：「什麼喜歡？喜歡什麼？」

九天玄女少女情懷，於這等男女事似懂非懂，她聞言俏臉一紅，俏笑道：「這喜歡啊……便是……便是他是否打算選笠師姐作終生伴侶……哎喲，羞死人了，不說啦！」

笠丹一聽，卻不由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鬼谷哥哥他，有時聰明之極，有時卻又如不懂事的獃子，簡直不像男子似的……誰知道他喜歡不喜歡？他不說，誰能逼他說出口來……不說這些啦！」

九天玄女卻不肯放過，又低笑道：「如此說，這十多年來，笠師姐與他從未說過這些……喜歡啊……愛啊……的事？」

笠丹幽幽的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他待我尤勝親兄長，但他的心性玄幻得很，誰知道他到底想什麼？有何打算…他但讓我留在身邊，不趕我走，我已心滿意足了，還敢去問他什麼？」

筮丹年已屆春花怒放，少女的心性已改變不少了，這些心事，她十幾年來只能隱藏在心內，今晚是第一次向人吐露了。

九天玄女的芳心不由突突一跳，她忍不住再試探道：「我回去跟鬼谷師哥說，逼他說，他喜歡你，筮師姐……好嗎？」

筮丹一聽，俏臉不由一紅，猛地想起九天玄女貌美如花，人見人愛，又是鬼谷哥哥的師妹，心中不由一涼，便不想再說下去，沉聲道：「父母血海深仇未報，豈敢談這些兒女私事？而且，今晚之行凶險萬分，能否保得生命尚屬未知之數，說這些幹嘛？」

筮丹心中怨氣頓生，她微哼一聲，便負氣似的突然向王宮正面掠去，大有一副捨身求仁的慷慨樣子。九天玄女不知筮丹心念百轉，見她突然生嗔，便不敢再問下去，身形拔起，亦隨後趕上前去。

•　•　•　•

兩女沿吳王宮後面繞進，果然順利得多，因爲吳王宮的宮殿、寢宮，均在正北面，所有武功高強的衛士，自然均集中在北面了，因此南面恰恰是王宮防守最弱之處。

兩女在宮牆綠瓦上面，身輕如燕，踏雪無痕，落地無聲，宮殿又高達五丈，下面的人如何會發覺？

兩人掠到北面最高的一座宮殿瓦面，筮丹忽然把身子一伏，貼在瓦面之上。九天玄女亦隨之伏在筮丹的身邊。

九天玄女正欲詢問，忽然聽到下面傳來一陣雄壯的說話聲音，耳際又有聲音鑽入道：「下面說話之人，便是吳王夫差，不料他到此深夜，尚未返寢宮……靜妹妹小心了！」原來是筮丹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她示警。

九天玄女心中不由一陣好奇，她忽地向前掠，竄近有光線射出處，原來那是一條瓦縫，九天玄女眼珠貼著瓦縫，向下面一瞧，連忙向筮丹招手示意。筮丹亦竄了過來，貼近瓦縫，向裏面一望，黑暗中俏臉不由憤怒得脹紅。

原來下面是一座巍峨的宮殿暖閣，依然燭火通明，多位吳國文武大臣席地而坐，吳王夫差坐在上首，四面是近百慓悍衛士，均手執奇狀弓箭，一望便知是鬼見愁的護衛火箭了。筮丹見識過夫差火箭衛隊的厲害，此時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。她明知今晚決難下手了，但又不甘就此離去，決心再潛伏下去，以等待可乘之機。

此時卻聽吳王夫差沉聲道：「寡人接父位主政以來，國勢日盛，久欲征伐天下，以成霸業，可恨越國與我近鄰，卻與吳國宿敵楚國結盟，處心積慮，欲對我不利，更射殺父王，寡人積十年國力，正欲一舉剿滅越國，衆卿意下如何？」

此時有一武將打扮的大臣騰地站起，原來正是吳大夫伍子胥，此時他已鬢髮斑白，但雄心依然不減當年，只見他轟然的回道：「皇上，欲稱霸天下，必先滅越，此舉大合征戰縱橫之策！」

夫差沉吟不語，似在思忖。此時又有一位吳國文臣、大夫伯嚭站起來道：「越國乃小國而已，滅之不顯皇上威儀，反招天下非議，不如集中全力，先圖楚晉兩大霸主，楚晉一滅，則天下懾服，稱霸天下，水到渠成矣！」

夫差一聽，不由亦點點頭，道：「伍大夫、伯嚭大夫所言各有所長，且容寡人再思……」

就在此時，四面站立護衛的火箭衛士，忽地發一聲轟鳴道：「夫差，你忘了越國殺父之仇了嗎？」

夫差一聽，立刻騰地站起，厲聲道：「越國殺父之仇決不忘記！」

這一下變化，令瓦頂上面的笙丹，亦不由暗吃一驚，心道：那批衛士吃了豹子膽嗎？敢如此叱喝夫差這暴君？

但夫差答了一句話後，居然毫不生氣，又坐下了。吳國君臣再議了一會，兩旁站的衛士又大叫了一聲道：「夫差！你忘了越國殺父之仇了嗎？」

夫差又立刻騰身而起，答道：「越國殺父之仇決不忘記！」

如此一連重覆了數次，每隔半個時辰，衛士與夫差便對答一次。

笙丹此時忽然明白，這是夫差爲了激勵自己的鬥志，用這時時提醒的方法來鞭策自己！

笙丹不由暗道：這夫差自嘉興攻越一敗，十年來養精蓄銳，圖謀復仇，如今已強箭待發，越國果然大禍臨頭了，可惜越王勾踐尚沉迷於娛樂太平，不思防備，吳國發兵之日，便是萬千越國百姓遭殃之時了。

笙丹想到此點，不由歎了口氣，暗道：報自己的一己私仇事小，越國萬千百姓的安危事大，若不把這訊息傳到越王勾踐耳中，令他有所警醒，卻如何對得住萬千越國鄉親父老？笙丹此念一動，她拚死殺夫差報仇的決心忽然便減弱了，她深知只要自己一出手，便必定無法生離吳王宮了，就連九天玄女亦必定陪自己命喪於此，因爲有夫差的護衛火箭隊在，刺殺他的人，決難逃血肉橫飛之厄運。

笙丹心念電轉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她心中又恨又氣又有點無奈，心潮澎湃之下，她體內潛伏的「乾坤眞氣」因而被激蕩了。

笙丹心念百轉，終覺不能爲了一己私仇，而誤了祖國萬千鄉父老的生命安危，她恨恨的咬牙，伸指向下面的吳王夫差一指，道：「夫差啊夫差，今日本姑娘不殺你，並非手下留情，實是萬千百姓生命比殺你更重要。」

笙丹咬牙恨恨的低語，不料她伸手一指之下，「乾坤眞氣」本已被激蕩，充盈之極，趁一指之勢，便從食指的商陽穴脈激射而出，一道鋒利如矢的氣大勁，隔空向下面的吳王夫差胸口射去。

笙丹身上這種若有若無的武功，後世人進一步悟創，便叫「乾坤六脈神劍」，隔空射出，

功力強者，可達三十丈，比強弓利箭更厲害十分。夫差內力雖高，更有護體眞氣，但這猝然一射之下，他的護體神功根本無法及時發動，也就必心胸被洞穿而亡。

笠丹尚不自知，但九天玄女乍聽這種破空尖嘯，便知笠丹那種古怪厲害到極的神功發動了，因爲她自己就差點吃了大虧，當下她不由又驚又喜，失聲叫道：「笠師姐！好啊！你那玩意又激發了，夫差今回必死無疑了！」

九天玄女失聲尖叫，笠丹自己尚不知是怎麼回事，她只知道自己曾以同樣一指，把九天玄女弄得半死不活，狼狽異常，若因此而把夫差殺了，倒是一大快事，笠丹不由心中大喜。

不料這道無堅不摧的氣勁，眼看已射近夫差的胸口，就在此時，夫差頭頂，忽然冒出一股白煙，白煙之中，又撲出一頭吊睛白額虎，與笠丹上次刺殺夫差所見，一模一樣，只是吊睛白額虎更威猛了。

只見白額虎猛地撲出，迎著射至的氣勁，張開血盆大口，忽地便把「乾坤六脈神劍」咬住了，「乾坤六脈神劍」是無形之劍，吊睛白額虎亦恰恰化解了「乾坤六脈神劍」的奪命一招！

九天玄女一見，不由頓足歎道：「笠師姐，你上次見到的那見鬼無形白額虎又出現了……夫差果然命大不該死！」

笠丹正欲答話，下面的衛士，有眼尖的，已驚呼道：「皇上！你頂上有白額虎出現！」

夫差自己尚不知凶險萬分，他只感胸口一疼，忽然一陣眩暈。此時一聽衛士喝破無形護

體神物，他心中忽然猛地驚醒，立刻厲聲暴喝道：「火箭隊聽令！上面有刺客欲對寡人不利，火箭齊發，殺毋赦！」

衆衛士手執的古怪箭矢，立刻箭頭向上，嘯嘯破空之聲不絕於耳。

箠丹一聽夫差厲喝，知自己和九天玄女已危險萬分，她本就有意退走，此時更不敢猶豫，猛地一扯九天玄女的玉手，便腳踏「伏羲八卦步」，身如虛空八卦，滾滾旋旋，也快如流星，眨眼已退出大殿瓦面數十丈了。

就在此時，千百火箭已疾射而上，挾帶火藥的箭矢，有的碰著瓦面便猝然爆炸，瓦片四飛，有的竟射穿瓦面，再在虛空爆炸，火光四濺，片刻之際，偌大的大殿上空，竟佈成了一個人造火海，方圓近三十丈，任何生物被困其中，均難逃粉身碎骨的厄運。

幸而兩女此時已退到安全範圍，否則，便必定已在火海中粉身碎骨。

箠丹深知夫差的厲害，雖然心中驚駭，但片刻也不敢再逗留，引領九天玄女風馳電掣般從吳王宮後院高牆掠了出去。

出了吳王宮，箠丹依然不敢大意，趁姑蘇外城尚未戒嚴，混在一群出城的百姓中，逃出姑蘇城外。就在此時，身後數十丈遠處的城門，忽然砰地關上，城樓上只聽一陣大呼小叫道：「王宮內有刺客，吳王有令，但有生面人欲進出城門者，殺毋赦！」

九天玄女不由嗤的一笑道：「若走遲半步，便被那夫差關起門打狗了，厲害！厲害！」

箠丹一面向吳國境飛掠，一面苦笑道：「何止厲害？夫差的火箭隊，簡直是鬼見愁的人

間地獄，人身若稍被觸及，便必定再無生路⋯⋯再加上這暴君王陵龍氣庇佑，如虎添翼，哎，欲殺夫差，那是比登天還難了。」笙丹感觸萬分，不由歎了口氣。

九天玄女見笙丹恨怨難抑，心中不由大爲同情，她已知笙丹是自幼喪父亡母的孤兒，同病相憐之心頓起，她見笙丹難過，她也不由生起氣來，恨恨的怒道：「吳王夫差的祖宗王陵龍脈，是誰替他尋點的？師傅曾道，天下龍脈，唯有德之人方可居之，爲甚麼夫差殘暴成性，竟有此龍脈庇護，替他點龍脈之人眞可惡，我去一掌他把殺了，替笙師姐你出悶氣。」

笙丹一聽，不由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替夫差點龍脈之人，你便知道了，也決不會殺他，也決殺不了他。」

九天玄女怒道：「是誰如此可怕？竟連我九天玄女也不敢動手殺他？」

笙丹苦笑道：「替吳王陵尋點龍脈，移葬白虎丘的人，正是你那鬼谷師哥自己，你會去殺他？也殺得了他嗎？」

九天玄女不由一陣目瞪口呆，喃喃道：「若眞是鬼谷師哥他，這倒眞有點難下手，而且他武功之高，普天下除了師傅老子，只怕已無人可與他相比擬了！他武功厲害之極，簡直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⋯⋯」九天玄女片刻之前還對那點龍脈之人恨極了，恨不得立刻把他殺了，以替笙丹出氣，但一聽此人竟是鬼谷子，不由心思百轉，拚命稱讚起他的武功了。

笙丹不由又好笑又好氣，她想起此中的種種是非恩怨糾纏，一切均顯示天機緲緲，決非人力所能左右，便強如鬼谷師哥，亦是天機擺佈的局中人而已，莫非天註定笙丹這血海深仇

不能報了嗎？想到玄幻處，筮丹又惑又奇，不由怔怔的想得痴了。

九天玄女雖然任意說順了嘴，但忽然若有所思道：「不對啊！筮師姐，師傅老子曾說，天下風水尋龍祖師，唯有鬼谷師哥一人而已，師傅是得道老祖，他所判斷的豈有差池？若鬼谷師哥連夫差這等惡人也分辨不出，他又怎配稱這風水尋龍祖師？此事到底如何？筮師姐啊，只怕要求妳解開這謎團了！」

筮丹的心境此時已恢復平靜，這十幾年來，她跟在鬼谷子身邊，不覺也被他那種「堅則毀、銳則挫」的「無爲神功」感染了，雖然柔腸百結，但心中閃過「堅則毀、銳則挫」的意念，世間一切，不覺便變得淡然了。她見九天玄女焦切之情，溢於言表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當時我亦並不在場，尚在絕谷深處與世隔絕……鬼谷哥哥甫出江湖，便碰上吳國太子夫差殺人奪劍之事，他爲救干將及其一脈，竟不惜逆反天機……」

九天玄女大驚道：「師傅老子力言這天機不可違，違尚不可，何況是反？鬼谷師哥膽大包天，他可能逆反得了？」

筮丹不由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他若逆反得了，以後發生的一切奇幻劇變便不會發生了……至於爲什麼，我也不太明了，只知道強如鬼谷哥哥，亦因不慎偶爾逆反天機，不但救人不成，自己反而被天機狠狠懲罰，陷身絕谷，幾乎一命嗚呼！我想，看來這天機兩字，當眞厲害，世人只能循之而行，決不能逆勢而動，否則只會徒招殺身之禍而已。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不由直眨眼道：「難道我等前去刺殺夫差，亦是逆天機之舉，因此幾乎

命喪吳王宮嗎？」

箠丹沉吟半響，若有所思道：「看來這是唯一的合理解釋了，不然，爲甚麼鬼谷哥哥曾說已用大法鎮壓住吳王陵龍氣，但到今晚危急之時，不離夫差左右的那頭無形護身白額虎，竟又突然出現，不但救了他一命，還驚醒他有刺客欲對他不利……如此看來，夫差的王陵龍氣不但沒被鎮壓住，相反更大旺大熾了。」

九天玄女聳然動容道：「是啊，當時我也見到那頭吊睛白額虎，在夫差頭頂突然現形，乖乖，這吊睛白額虎到底是何方神聖？」

箠丹道：「聽鬼谷哥哥說，當日他誤打誤撞，替吳王闔閭點的是一座白虎龍穴，吳王陵移葬三日，便有白虎出現，因此才命名爲白虎丘，我想，這頭吊睛白額虎，大概便是吳王陵的龍脈以形現世庇佑他了！」

九天玄女不由咋舌道：「乖乖，夫差神功驚人，火箭衛隊驚天動地，再加上祖宗龍脈庇護，夫差豈非天下無敵？」

箠丹苦笑道：「不但如此，夫差稱雄稱霸之心忽然大熾，看來天下一場浩劫，當眞無可避免了……我之所以忽然決定退走，便是急著回去向越國君民示警，浩劫雖或不可免，但及早防備，希望能減輕浩劫的一二。」

九天玄女不由格格一笑道：「好啊！箠師姐，你也學起鬼谷哥哥那一番爲天下可憐人出力的心腸來了……但對啦，剛才你抬手那一指，便逼得夫差護身白虎出現，與上次打架時我碰

著的氣劍一模一樣，天，你這『指』到底是甚麼功夫？」

箜丹迷惑道：「我也不知，我但覺得，這十年來，體內時時有一股雄渾的氣流在裏面急竄，我有意要它發洩出來，卻絕不可能，但有時無意之中一指，便感手臂一熱，一道熱氣便沿指端射出，發洩過後，我就舒服多了，我也不知這到底是甚麼鬼功夫。」

九天玄女不由吐舌道：「老天爺，你無意之中射出這股鬼氣，便如此犀利，若刻意而射，豈非成了隔空取人首級的劍仙了？」

箜丹苦笑道：「我連爲甚麼會有這種鬼怪氣潛伏也不知道，如何可以任意發射？靜妹妹太誇獎我了！」

九天玄女暗道：是啊，她若可以任意射出，憑此足可殺那夫差有餘，爲何會白白放過這殺害父母的大仇人了？看來她上次射我，亦是無意而發，根本並非存心置我於死地，九天玄女一下子恍然而悟，她原來的一點芥蒂也決然的釋去了。

九天玄女又轉念：她剛才若不施展這妙步法，把我帶離險境，猝不及防之下，只要沾上一枝見鬼的火箭於臉上，成了花臉貓，哎呀，我九天玄女不如立刻死了，她不由又因少女最重要的花容得保，大大感激起箜丹來了。

兩女喁喁細語，猶如同胞姐妹。鬼谷子以爲她倆使小性子偷跑去決鬥，不料一場患難經歷，卻令兩女不但冰釋前嫌，反而變得親如姐妹。兩女一面說著，足下飛快，眨眼便越過太湖邊，前面十里，已是越國的國境，紫陽山下的箜家村了。

偷襲軍營　游說夫差

筮丹和九天玄女返回紫陽山下的筮家村時，卻見鬼谷子正督率干滑苦練一人雙劍的神妙招式，文種和范蠡則立著身子，手捏棋子，虛空對弈，兩人的中間，就如有一個巨大的虛幻棋盤。

只見鬼谷子忽然向干滑沉聲道：「凡與敵戰，若敵衆我寡，敵強我弱，須示強於敵，怯其心志，使敵莫測我寡弱之形，則敵必不敢輕與我決戰，我便可從容而退，待機再克強敵！」

干滑微一思索，即朗聲道：「是，師傅，所言雖指劍術，但用於二軍對陣，戰場逐鹿，亦復如是。」

鬼谷子不由微笑點頭，欣然道：「很好！滑兒，你能舉一反三，足證已成材矣，他日統率三軍，必能克敵制勝。」

鬼谷子話音甫落，隨又伸手一彈，把文種擲起的一隻「車」虛空定位，啓示道：「弈棋之道，亦如處政，世事如棋局之謂也，你若一『車』冒進，猶如大將孤軍陷敵，並無軍卒相隨，此匹夫之勇也！」

文種額冒細汗，連忙點頭稱是。

鬼谷子又向范蠡回指一勾一彈，范蠡手捏的一子「馬」隨即脫手而飛，從側面進擊文種

的「車」棋。

鬼谷子沉聲道：「蠡兒欲以潛馬進擊來犯的孤車，亦即以堅忍深潛之伏兵，佈下天羅地網，以一舉克敵之孤將，此舉大合處政用兵之法！用兵均不可恃驕放任，驕兵必敗，驕國必亡，此之謂也！」

范蠡沉吟思索，仔細領悟鬼谷子傳授之奧妙，接著又與文種虛空擲棋，各以內力定凝棋子，大戰起來。

這一下直瞧得九天玄女目瞪口呆，她便連本來要急著說的話也忘記了，心兒亂轉道：妙啊！鬼谷師哥這一手一心三用，一箭三雕的授徒妙法，當眞妙絕天下了。

篮丹向鬼谷子打招呼，鬼谷子見篮丹臉上一片莊重，便知自己擔心兩女相鬥是多餘了，不由寬心一笑，卻並不作聲。

九天玄女見鬼谷子只顧授徒，不理她和篮丹，心中就老大不高興了，她忽然尖叫一聲道：「停！文種、范蠡、干潛三師侄，莫再練了！」

文種、范蠡、干潛三人一聽，不由奇道：「九天師叔，爲什麼不練？」

九天玄女見三人稱她作「九天師叔」，心中不由好笑，便格格笑道：「爲什麼？因爲吳國大軍，已快殺入越境，你三人練武學藝，無非欲保家衛國，爲民效力，強敵當前，還在慢慢練功，不怕國破家亡嗎？」

文種等三人一聽，均吃一驚，但不敢停手不練，心中迷惑。但礙於九天玄女是鬼谷子的

小師妹，不敢放肆追問，只好悶聲不語。

鬼谷子一聽，便忽然微微一笑道：「九天師叔所言不錯，練兵千日，用在一時，目下的確已到實踐運用之時了。」

范蠡好敏捷，一聽忍不住便問道：「爲什麼？師傅，莫非吳國大軍眞的南下犯境了？」

鬼谷子點點頭，肅然道：「天機十年劇變，目下已屆十年之期，混沌乾坤，浩劫在即，決非人力所可能避免化解了。」

九天玄女不服氣道：「鬼谷師哥，你又不是神仙，怎會事先預知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昨晚白虎丘忽然射升一團白煙，冉冉直飄向姑蘇城吳王宮方向，按此推斷，吳王宮必有人犯境，欲對吳王陵一脈不利，因此祖脈龍氣現形，白虎現身，蔭庇祖宗血脈，吳王陵龍氣忽然大旺大熾，吳王夫差受此激勵，必定欲大舉興兵，吳國兵雄將廣，作亂天下，浩劫豈不是在即。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不由目瞪口呆，半晌作聲不得，好一會才咬牙道：「鬼谷師哥！神仙？活佛？妖術？未卜先知……師傅他老人家太偏心，如此妙法，只傳鬼谷師哥，不傳於我，重男輕女，該揪他長鬍子。」

鬼谷子見九天玄女的嬌憨氣又來了，便不想惹她，轉向筮丹道：「丹妹有訊息相告嗎？」

筮丹亦不由一怔道：「是啊！我正有要事趕回相告……但你怎會知道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丹妹眉張眼跳，此乃心神震蕩，急欲有所表示之兆，雕蟲小技，

不說也吧！」

笠丹這才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世事果然一如鬼谷哥哥你所料，昨晚我和靜妹妹的確潛入吳王宮，欲一劍把夫差殺了，以便報仇雪恨，又可一舉化解你所預料的瀰天浩劫！」

鬼谷子不由亦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若能於此時殺夫差，便可消弭浩劫，也不必丹妹出手，我鬼谷子也義不容辭，但夫差祖脈龍氣恰好被有識之士，破解我十年前預佈的鎖龍大法，我便知道，夫差氣數正盛，怎能輕易殺得了？幸而我亦知妳和師妹均非夭折之相，因此必可逢凶化吉，這才沒趕去姑蘇城救助，你兩人因此更激蕩吳國王陵龍氣，只怕戰已逼在眉睫，勢難化解了！」

笠丹一聽，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是，一切正如你所預料，夫差已決定向越國大舉用兵了……我偵悉這事，才急急趕回，以免枉送了越國萬千蒼生生命。」

鬼谷子一聽，不由欣然點頭，暗道丹妹畢竟成熟多了。

鬼谷子心念電轉，也不敢再有猶豫，立刻向笠丹、九天玄女、文種、范蠡、干稽等人道：「天下百姓，危機一線，浩劫將臨，豈可坐視不理？宜及早準備，以盡我等應盡之力！」

鬼谷子話音剛落，空地上忽然呼的掉下一團物事，衆人一看，原來是越老越頑皮的猿爺爺，只見他吱吱呱呱的一陣大叫，又以爪指天點地，狀甚慷慨激昂，末了又一指笠丹，似求她轉述他的心願。

笠丹又好氣又好笑，無奈道：「猿爺爺說：鬼谷大俠，有這等爲國爲家的大事，若少了

他的猿爺爺一份，豈非小看了他的猿爺爺嗎？他可跟你沒完沒了，說不定狠狠搗蛋，跑去吳國，向那奸王夫差告密！」「奸王」二字，自然是箟丹自己加上去的，猿爺爺猿猴心性，只知好壞，又如何分得出忠奸。

鬼谷子一聽，呵呵一笑道：「很好，連猿爺爺亦爲此爭先赴難，我等更不可落後了，猿爺爺放心，我鬼谷子但有所行，必與你一道進退便了！」

猿爺爺一聽，這才樂得吱吱大笑，卻也不再頑皮。

當下鬼谷子決定先派文種、范蠡、干渻三人入越國都城，以助越王勾踐一臂之力。他和箟丹、九天玄女，還有猿爺爺居中策應，以盡己所能，減輕天下百姓戰禍浩劫之苦。

文種、范蠡、干渻三人臨行，鬼谷子寫了一封密函，說只要交越王勾踐，一切便會明白。

文種、范蠡、干渻三人，向鬼谷子、箟丹、九天玄女、莫邪等拜辭，然後便決然的向越國都城錢塘郡進發。

三人不一日抵達錢塘郡，越王勾踐起初對三位前來投效的少年人瞧不上眼，後來文種呈上鬼谷子的書函。

越王勾踐聽說是「鬼谷子」三字，猛地省起鬼谷子臨別時曾說過，「有緣千里會相逢」一話，如今眨眼已過十年，居然再次聽到鬼谷子的名號，更接到他的親呈密函，不由心頭一震，暗道：莫非已到天下劇變之時了？

當下勾踐也不避忌文種、范蠡、干渻三位少年人，即席拆開密函，他細閱了一遍，不由

聳然動容道：「按鬼谷先生所報，吳王夫差不日將揮軍攻越，而且正值吳國王陵龍氣大盛之時，一場屠戮天下的浩劫勢將難免了！越國勢弱，三位既是鬼谷先生傳人，必有所長，目下如此惡劣情勢，三位有何妙策教寡人？」

文種性頗衝動，又較好功，聞言便朗聲道：「凡遇強敵，若計謀不能誘，利害不能惑，我則勢弱，須用奇兵，突擊而進，先發制人，後發則被敵所制！請越王率領大軍，搶先攻吳，以振聲威，以懾敵膽，則敵必不敢輕犯矣！」

越王勾踐一聽，不由連連點頭，因為文種所見，與他急欲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竟不謀而合！

此時范蠡卻微一搖頭道：「越王，不然！凡敵遠來氣銳，不可與之速戰，宜深溝高壘，安守勿戰，以待其疲，若敵以事擾我，求戰，亦決不可動！安則靜也！待戰機有利於我，方可一舉出擊，必可一戰而勝！」

越王勾踐一聽，輕輕點頭，又緩緩搖頭，心道：范蠡小小年紀，竟有如此堅穩心性，實屬難得，但你豈知我越國勢弱，兵微將寡，豈能久守坐以待斃？按兵不動，堅築高壘之說，只宜用於雙方勢均力敵之時，豈能適合目下越吳弱強懸殊？

越王勾踐又見鬼谷子在密函中大讚范蠡進退有度，乃治國處政之材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范蠡所見，用於治國，不失為良策；但若用於戰場，則未免先示怯於敵，我軍軍心必更動搖矣！這位小兄弟叫干濳麼？」越王忽然目注干濳道。

干潛點點頭，不卑不亢的肅然道：「小民正是。」

勾踐微笑道：「干兄弟亦肯上越國助寡人一臂之力？」

干潛想也沒想，便朗聲道：「干潛入越，一爲奉師之命，二爲消弭戰火，三爲報吳國夫差殺父之仇。三者以大爲宗，小者亦可附帶遂願。」

勾踐一聽，不禁欣然一笑，他在鬼谷子的密函中，已知干潛是吳國鑄劍聖手干將的遺腹子，干將被夫差所殺，子報父仇，天經地義，難得他小小年紀，竟能分清輕重大小，以天下大勢爲重，而在天下大勢的投入中，亦能以個人私利從大局，坦然相對，光明磊落，果然是鬼谷先生所判斷的將帥之選！但不知其實際本領又如何？

勾踐這般轉念，便忽然微微一笑道：「干兄弟，據鬼谷先生所報，你劍術通玄，又力敵萬人，寡人便封你一個無敵勇士之銜，你願意承此美號嗎？」

干潛立刻朗聲道：「不願意！」

文種一聽，微驚道：「干師弟，越王一番美意，豈能如此決絕？」

范蠡卻微笑道：「干師弟志不在此，又豈能勉強？否則便流於虛僞矣！」

越王勾踐不由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寡人有三把強弓，第一把拉開需三牛之力，第二把需六牛之力，第三把需九牛之力，假若一牛代表率越勇士三萬，你願意拉開幾牛之弓？統率幾牛之軍？」

干潛不加思索，便又朗聲道：「九牛之弓無拘，九牛之軍亦無妨！多多益善，小小無礙，

但能消弭天下戰禍，則干濬便無所求無所怨矣！」

越王勾踐一聽，登時呵呵一笑，傳令道：「難得干兄弟心胸如此廣闊，衆衛士，把寡人的三把強弓，抬到校場，待寡人當衆選拔將帥之材！」

衆衛士領令，立刻準備去了，越王勾踐這才向文種、范蠡、干濬三人道：「三位少俠，請隨寡人上校場，當衆一選，將帥之位已虛懸久矣，能者居之，寡人誠心以求！」

當下文種、范蠡、干濬等三人，隨勾踐上越校場。勾踐登上司令台，令旗一揮，校場上軍衆立刻肅然不動，鴉雀無聲，勾踐指揮軍兵，倒甚有法度。

勾踐手執令旗，向校場正中的三把強弓一揚，逐朗聲道：「寡人三把強弓，乃祖宗所傳，越國鎮國之寶。三把強弓，分三等次，最強者當九牛之力，方可拉開；次者需六牛，最弱之弓，亦需三牛之力。寡人現把強弓依次分爲大將軍、越大夫、越謀臣三等級次，能拉最強者，即爲大將軍，次者越大夫，再次者越謀臣，三者均爲越國重臣，目下國家危急，擇賢能而用，寡人決不食言！」

勾踐令出如山，當下便有越軍精勇，走上校場中央，欲拉強弓。勾踐祖傳的這三把強弓，乃用玄鐵而造，千百越軍精勇，能抬起最次等的強弓者，百中無一；能勉強拉開少許的，那更是千中無一。

勾踐目睹，不由向司令台上站立的文種、范蠡、干濬等三人道：「越國兵微將弱，教三位少俠見笑了！」

文種好勝，聞言便一躍而出，向勾踐道：「越王！文種願下校場一試！」

文種說罷，即向三把併列強弓一掠而至。文種的武功技藝，在鬼谷子的悉心教授下，亦已達高手境界，只見他目注這三把強弓，微一沉吟，便向第一把九牛之弓走去，文種輕輕一抄，便捧起九牛強弓，在場越軍均發一聲驚讚。

文種默運內力，貫於雙臂，拚力一拉，九牛強弓僅能拉開一半而已。文種再試了一次，這一次只能拉開一小半了。他不由歎了口氣，不敢再逞勇，走去六牛強弓，伸手一抄，雙手向外一拉，六牛強弓便被他拉開了滿月！

文種向靶心略一瞄準，放手一箭射去，六牛強弓箭呼嘯而出，嗤嗤嗤的一連射穿六個箭靶！

監靶的軍士一聲大呼道：「六靶均中紅心！好箭法！」

文種若有所失，退回司令台上，越王勾踐當即宣令道：「文種拉開六牛強弓，寡人即日封為越國大夫！」

文種從此又叫文大夫了。

勾踐又含笑向干渚、范蠡二人道：「二位少俠不去試試嗎？」

范蠡微笑道：「范蠡不敢托大，若試只能試拉三牛強弓而已！」

勾踐微笑道：「為甚麼？」

范蠡肅然道：「人貴有自知之明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戰百勝，此乃拉強弓之道，亦為治

國處政之策也。」

勾踐一聽，呵呵一笑道：「好！那便請范少俠一試便了！」

范蠡躍下司令台，果然不望九牛強弓一眼，逕直走去三牛強弓，他運力一抄，捧起三牛強弓，內力貫於雙臂，輕輕一引，三牛強弓便拉成大半月。

范蠡向靶心一瞄，右手把箭一鬆，箭矢呼嘯，直射向前，破空之聲雖不及文種的六牛強弓，但箭矢卻堅而穩，嚯嚯嚯連破六個靶心！

越軍衆軍士又一陣驚讚：「三牛強弓竟破六靶紅心！戰績與六牛強弓不相上下！」

越王勾踐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范蠡顯然餘力未盡，大可一挽六牛強弓，但他竟謙讓文種，這等胸懷，非常人可及！

勾踐不由就在司令台上大聲道：「范少俠餘力猶存，為甚不試六牛強弓？」

范蠡微微一笑道：「六牛強弓已為文種師兄所破，范蠡何必多此一舉？治國處攻貴乎力有餘而心不足，箭欲發而手收於腰，軍欲擊而潛於道，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敗，治國如此，修身之道亦復如是。」

越王勾踐一聽，知范蠡乃有意謙讓文種，便不再相強，呵呵一笑道：「好！既然范少俠力挽三牛強弓，寡人便封你為越謀臣之位吧！」

范蠡淡淡一笑，並無十分欣喜，輕聲道：「是，多謝越王封位。」

從此，范蠡也便成了越國謀臣了。雖然其位在大夫之下，但文種深知此乃范蠡有意謙讓，

對范蠡不但不敢以上司自居，反而時時向范蠡垂詢處政修身之道。

當下越王勾踐見六牛、三牛強弓已有人破了，心中欣喜，暗道：鬼谷先生的傳人，果然個個了得，少年英雄，名師出高徒！越國有文大夫、范謀臣相助，當如虎添翼矣！至於那九牛強弓，是否有人可破，勾踐雖然有所遺憾，但也並不太爲意了。因爲那九牛強弓自越國立國以來，從未有人有勇氣一試，更不必說拉開這把絕世強弓了！

越王勾踐欣然一笑，道：「越國祖傳三大強弓，今已破了二把，此乃越國當興之兆，寡人亦感欣然矣！至於那九牛強弓，看來只好等待百年甫出的人材了！」

此時干潛眼見文種、范蠡兩位師哥，均已破強弓，獲越王封位，他自己雖然一無所獲，卻毫不爲意，向文種、范蠡賀道：「恭喜兩位師兄，力破強弓，受越國封位，令師門增輝！」干潛意出眞誠，絕無半點忌妒心理。

越王勾踐心中不由又喜又有點惋惜，暗道：鬼谷先生在密函中大讚干少俠，他果然虛懷若谷，絕不爭勝貪功，心性沉穩，恢宏大度，此乃爲將之道！可惜他們僅能力破六牛之弓，但二把強弓已爲師兄所破，越國統軍大將軍之位，只怕無人可封賞了！

此時文種、范蠡忽爾同聲道：「校場之上，尚有強弓未破，干師弟爲何不去一試？」

干潛道：「干潛入越，乃爲消弭天下戰禍，非爲封位而來，兩位師哥既然已破強弓，干潛叨光，已可留在越國效力，又何必再去爭甚麼封賞？」

文種搖頭決然道：「不然！干師弟，當仁不讓，既有破弓之能，爲甚麼不令天下人見識？

」

范蠡亦微微一笑道：「文師兄與我不試九牛強弓，非不爲，而是力有不逮也，干師弟神力驚人，內功已盡得師傅眞傳，正好趁此一振師門聲威。此非逞能，乃實事求是而已。」

干滑一聽，便淡淡一笑道：「既兩位師哥皆如此說，干滑便下場一試吧！」

干滑說著，便一躍而下，此時他背插兩柄當世神劍，身軀魁梧粗壯，猶如一尊鐵塔，但卻身輕如燕，疾如流矢飄到九牛強弓之前。干滑這一躍之下，已使出師門絕學「乾坤訣」的「龍化乾坤」輕身功夫，這等驚世絕學，除越王勾踐十年前曾目睹外，越國軍臣，自然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。

校場之上，不由騰起一陣低呼：「此人的下場身法，竟比前面的文大夫、范謀臣有過之而無不及！當眞能人輩出，後浪猶勝前浪！」

場上的低語，干滑渾似不聞，他此時已默運師門絕學「乾坤眞氣」，已達寵辱皆忘的「無爲」境界，而「寵辱皆忘」是修練「乾坤眞氣」的首要法門。

干滑體內的「乾坤眞氣」，經片刻默運，便已達第五層「乾坤輪迴」的境界，眞氣達此境界者，當世已絕無僅有，內力堪稱可令乾坤輪迴，何況是一把強弓？

但見干滑輕舒虎臂，伸手向九牛強弓一壓，乾坤眞氣暴發反彈，連同強弓已躍入干滑手上。單是這一手起弓的手法，便令人眼目一新。

干滑隨而猛吸一口氣，與體內的「乾坤眞氣」迴旋反激，貫入雙臂，只聽他一聲虎嘯，

九牛強弓便大開滿月，干潛執箭右手一彈，一股乾坤眞氣連同玄鐵弓強大射力，把鐵箭推射而出。

鐵箭破空尖嘯，撕人心肺，凌厲之極。只聽嘯嘯！嘯嘯！嘯嘯！一連九響暴發，九牛強弓的鐵箭，連穿九個靶心，砰地一聲，釘在第十個靶的紅心正中！

校場之上登時鴉雀無聲，凌厲尖嘯餘威似仍震懾衆軍心神，一會後，猶如閃電劃過的夜空，忽地一聲暴雷驟發：「當世勇士，神力驚人，三軍震服，莫敢不從！」

越王勾踐亦聳然動容，他不惜紆尊降貴，破例親下司令台，伴干潛同上，又以手撫其背，歎道：「干少俠不愧爲鬼谷先生嫡傳子弟，靜如處子，動驚山河，眞越國棟樑也！」

勾踐當下更不避疑，立刻高聲宣道：「三軍聽令！」

校場上，越國三軍立刻肅然挺立，靜待越王令旨。

只聽勾踐高聲道：「今有俠士干潛，乃鬼谷先生得意弟子，力挽九牛強弓，空前絕後，神力武技，足可懾服天下，寡人今拜干潛爲越國統軍大將軍，三軍皆須聽從干大將軍令旨，如有違者，軍法處置！」

越國三軍將士均肅然高呼道：「干大將軍神功蓋世，足可統領三軍，誓遵令旨，決無異議！」

越王勾踐把手執的令旗捧到干潛面前，肅然道：「請干大將軍登台訓話！」

干潛至此，知無可推辭，便接過令旗，大步走上司令台，令旗一揮，獵獵作響，三軍登

時一片肅靜。

干濳高聲道：「干濳蒙越王厚愛，拜爲越國大將軍，統領三軍，干某人乃爲救助天下蒼生，消弭戰禍而來，消弭戰禍，唯有以戰求和，只有消滅戰爭禍首，方能確保天下太平，因此干某人也就義不容辭，領此統軍重任！」

干濳一頓，越國三軍均感其氣度恢宏，見識超卓，大感佩服。

干濳稍頓，又朗聲道：「干某人既領此重任，當『以法治軍，鳴金而收，擊鼓而進，三軍過處，秋毫無犯，精忠爲國，愛民爲念。』此乃廿八字治軍眞言，干某當以此奉行，爾等可有異議？」

越國三軍均凜然道：「謹遵干大將軍廿八字法旨！」

從這一刻始，干濳便正式成爲越國三軍統帥，與大夫文種、謀臣范蠡兩位師兄一道，成爲越王勾踐的股肱之臣。

越國治軍有干濳，內政有文種、范蠡主持革新，國力日增。本來依范蠡的沉穩堅守，以逸代勞之策，越國尚可與吳國一爭高下，可惜越王勾踐卻認爲文種「先發制人」之計可行，趁越國國力日增之際，決定向吳國揮軍，實行以攻爲守的冒險戰略。

公元前四九四年，越王勾踐親自領兵，不聽干濳、范蠡之勸，帶文種一道，決然出兵攻吳。

范蠡深知此際出兵攻吳，冒險性極大，但未能說服勾踐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請求勾踐留

下一萬精兵，由干滑統領，鎭守越國，以防不測。

勾踐知范蠡此舉雖然過於謹愼，但亦是爲越國安危著想，便依范蠡之求，留下一萬越國會稽精兵，又任干滑爲留守大將軍，范蠡協助，鎭守後方。

勾踐與文種統兵十萬，從越都錢塘郡出發，突襲吳國，越軍起初順利攻佔吳國領土，佔雙橋，克盛澤、黎里、吳江等吳國邊境重鎭。

勾踐信心大增，以爲吳國已怯其聲勢，又求勝心切，竟決然進擊吳國都姑蘇外圍重鎭夫椒。

不料吳王夫差已欲向越國發兵，三十萬大軍雲集夫椒，見越國搶先攻來，便正中下懷，故意撤守邊境兵力，誘勾踐大軍攻夫椒，勾踐不幸中了夫差的計謀。

勾踐統率十萬大軍，逼近夫椒時，突被夫差的大將軍伍子胥伏下十萬精兵，重重包圍。夫差隨後更親率十萬大軍，突入越軍陣中，四出衝突，雙方決戰之下，越軍遠來疲困，兵力遠弱於吳軍，損失慘重，戰至最後，文種不得不拚死保護勾踐，退返越國。

夫差見此良機，豈會錯失？立刻命令三軍乘勝追擊，伍子胥率十萬作先鋒，率先攻入越國境內，越軍軍力大半已在攻吳時被消滅，防守空虛，兵力薄弱，如何抵擋得住吳國兵馬？不消三日，便被吳軍攻佔了大半江山。

此時吳軍已逼近越都錢塘郡。干滑手上，尚有五千精銳的會稽兵，他欲死守錢塘，與伍子胥決一死戰。

范蠡知大勢已去，不可硬拚，他對干潛道：「唯今之計，只有以堅穩之策，方能挽回越國厄運了！」

干潛素來佩服范蠡的智謀，聞言便忙道：「何爲堅穩之策？」

范蠡道：「硬拚正中夫差毒計，只有退守堅固之陣，保存越國一部份精兵，方能以此作日後重振的實力，二來亦可保越王的生命！若連這點實力亦失，則不但越王必死，越國百姓亦淪爲奴役，決無復國之機矣！」

干潛一聽，暗道：自己一時魯莽，幾乎誤了越國萬千百姓！他不再猶豫，立刻下令五千精銳的會稽兵，退出錢塘國都，日伏潛行，退到越國起家之國的基地會稽城（即今日的浙江紹興縣城）。

干潛又依范蠡之計，在會稽城中，廣設旌旗，倍增火灶，示強於敵。

越軍先鋒伍子胥欲乘勝進擊，吳王夫差卻猶豫不決，他認爲越國用兵多奸詐，近日又聞有能人相助，會否於會稽城四周埋伏重兵，若吳軍輕進，豈非重蹈越王勾踐兵敗夫椒覆轍？況且他攻越是以報殺父之仇爲幌子，而稱霸天下，這才是他最大的雄心，因此不想被越國過度消耗軍力。

此時范蠡又協助干潛，於夜間突然出擊，擾亂吳軍軍心，夫差更不願輕進了，吳國三十萬大軍，竟與干潛、范蠡所率的五千精兵僵持數日。

就因此數日時機，越王勾踐才能在文種保護之下，率二千殘兵，及時退入會稽城中，得

免戰死沙場，保存生命以圖重振。

越王勾踐、大夫文種，與范蠡、干滔相見時，二人不禁抱頭痛哭。

大夫文種痛不欲生，追悔道：「文種力主先發制人，出兵不利，損失慘重，毀了越國，罪該萬死，請越王賜臣一死，以謝越國百姓！」

越王勾踐此時淚流滿面，他以手輕撫文種染血戰袍，泣道：「此乃天意，實非文大夫之過，文大夫爲救寡人出險，已九死一生矣，寡人又怎忍再怪責文大夫？而且出兵之事，實因寡人求勝心切，致誤墮夫差奸計，全軍覆沒，祖宗基業亦毀在寡人手上矣！更連累越國子民，淪爲奴役，勾踐之罪，實不死不足以謝天下！」勾踐說到傷心處，痛不欲生。

范蠡、干滔亦哭慰道：「越王保重，切勿因一時挫折灰心喪氣！」

勾踐哭道：「想我越國祖宗，斷髮紋身而立國，幾經艱辛，才創下一國基業，勾踐在位十三年，本欲勵精圖治，發揚宏大祖宗基業，令越國子民安享太平，不料一念之差，鑄成大錯，五十年祖宗基業毀於一旦，勾踐尚有何面目面對越國子民？」

勾踐傷心欲絕，猛地伸手，拔出身上佩劍，伸頸便欲自刎，一死以謝天下。

越王勾踐歷年征戰，武功不弱，他這一下突然橫劍自刎，連干滔這等高手亦始料不及，更難於救駕！越王所帶的佩劍，亦是一代名劍，名爲巨闕劍，鋒利無比，擋者披靡，救無可救，眼看勾踐便要從此在世上消逝了！

干滔、范蠡、文種三人驚心動魄之際，會稽城越王行宮上面，忽然射下一道光華，直射

勾踐脖頸前面一寸，在絕無可能的情形下，把切向頸脖的巨闕劍擊偏了！勾踐不由一怔。

就如此緩得一緩，千鈞一髮之際，行宮之外，已行雲流水的掠進一縷輕煙，說是輕煙，半點不為過，因為其人的身法，簡直已不帶丁點人間俗氣，猶如仙家騰雲駕霧，飄逸輕靈。來人在千鈞一髮之際，已從勾踐手上奪過名劍巨闕，隨即一縷輕音鑽進勾踐的耳際：「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世事古難全，一時挫折，豈可輕棄雄心壯志？」

勾踐尚未瞧清來人面目，但這一聲卻如綸音入耳，他心神不由一振，眼神也驀地亮了，失聲叫道：「……鬼谷先生……居然是你於此時與寡人相見嗎？」

．　．　．　．

當世中，能在千鈞一髮之際，以內氣擊偏巨闕名劍，又從勾踐手上奪去名劍的，當世中絕不多見，普天下亦唯鬼谷子一人而已。

來人果然是鬼谷子，他尚未及答話，窗外又接連掠進三縷淡煙，一黑一白一紫，干滑眼利，已知是猿爺爺、九天玄女、篮丹等當世奇俠駕臨了。

只見那白衣少女格格一笑，身形尚未站穩，便道：「稍受挫敗便欲輕生了斷，勾踐呵勾

踐，列國爭霸，弱肉強食，多事之春秋，看你有多少條生命可以捨棄？」

勾踐對在場中人，並不陌生，只有與這位白衣女子素未謀面，此時被她搶白幾句，雖然言辭辛辣，但比起勾踐目下的處境，已根本不算甚麼了，而且她說的也甚有道理。勾踐喃喃道：「是！姑娘教訓得是，但未知姑娘是何方俠女？」

白衣少女格格一笑道：「我麼？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周文王嫡裔九天玄女鍾靜便是小女子我了！而且還是大名鼎鼎尋龍祖師鬼谷子的師妹！如假包換的小師妹！」

九天玄女鍾靜此言一出，勾踐不由聳然動容道：「周文王演千古易經，乃不世奇材，又是先古聖賢，不料姑娘竟是周朝天子之後，勾踐這位小國之王，倒要尊稱一聲公主了，但不知公主如何落到如此地步！」

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是真是假，你問我的師傅得道老子便一清二楚了！我堂堂周朝公主，淪落民間，千辛萬苦，尚且絕不氣餒，越王受點挫折，便欲輕生了斷？豈不怕天下人笑話麼？」

勾踐一聽，不由連連點頭道：「公主之言，大有道理，倒是勾踐一時魯莽了！」

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：「你也莫公主前公主後的稱呼我，那周朝嫡裔之源，我早已忘卻了，越王但稱我一句九天玄女可矣。」

鬼谷子此時接口道：「她果然是我的小師妹，生性嬌野，望越王勿怪罪。」

勾踐歎了口氣道：「勾踐一念之差，淪落到如此地步，兵臨城下，國將不國，還能怪誰？

倒是鬼谷先生爲何知道勾踐瀕臨絕境，如救星從天而降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咫尺不相逢，十年前臨別之言，越王難道忘記了麼？」

勾踐微一沉吟，便明白鬼谷子這十年來，其實無時無刻不爲目下這場浩劫預作消弭工作，他不由大爲感慨道：「鬼谷先生十年來，隱居深山，爲的是欲助勾踐一臂之力，先派文大夫、范謀臣、干將軍助我，於此危難之際，又親自現身，先生實越國之救星呵！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鬼谷子助越抗暴，其實亦爲消弭天下戰火，因不除禍首，天下難保和平！因此越王不必客氣，彼此坦誠以對，鬼谷子心願足矣！」

此時文種向鬼谷子泣拜道：「師傅！文種一時貪功冒進，累及越國百姓慘受戰火屠戮，有負師傅教誨，文種罪孽深重，請師傅處置！」

鬼谷子伸手扶起文種，輕撫其背，慰道：「越國遭此劫難，爲師十年前已推算出矣，因此種兒雖有魯莽性急之過，但亦是天機所伏，非人力所能挽回。」

文種一聽，深知師傅有鬼神莫測之能，他既如此判斷，必有其深刻道理，心中不由一寬，忙請教道：「如今夫差大軍壓城，越國山河破碎，屆臨滅頂之禍，如何能救亡國厄運，請師傅指點迷津！」

文種說罷，拜倒在地；范蠡、干滑一見，深感己過難辭，亦連忙跪拜於地。越王勾踐眼見鬼谷子一門皆爲越國竭心盡力，心中感動，雙膝一軟，亦欲跟隨跪拜救國良策。

鬼谷子一見，已知勾踐之意，他忙伸手一托，一股渾厚眞氣，扶住勾踐，勾踐便再難拜下去了。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越王不必客氣，鬼谷子此來，既然有心助天下百姓消弭戰禍，自然不會坐視越國危難於不顧。天機雖然早有預伏，但亦非毫無轉圜餘地，目下一切但看越王及臣屬的意志矣！」

勾踐一聽，沉吟不語，似在思索。范蠡卻忽然開口道：「師傅，爲何說欲消弭天下戰禍，必先救越國危難？」

鬼谷子道：「吳王夫差野心狂妄，極欲稱霸天下，攻佔越國，不過是其小試牛刀而已，若越國被滅，夫差再無後顧之憂，必然揮軍北上，進取中原，則天下戰火四起，百姓危矣！若越國能堅貞不屈，忍辱負重，保存國號，則夫差後方未穩，必不敢妄動干戈，假以時日，越國國力振興，吳國國力消退，此消彼長，夫差必亡，戰火亦可以暫歸沉寂矣。」

范蠡想了想，悟道：「然則唯今之計，能救越國危難，乃在於堅貞不屈，忍辱負重八字眞言上了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天機命理，皆循此兆，夫復何言？亦復何言？亦唯此八字眞言，方能安渡劫數，以期振興！但知易行難，要做到八字眞諦，更難上加難。」鬼谷子一頓，又向文種、范蠡、干滑招手道：「爾等不必求我，此亦爲鬼谷子應盡之責也。」

文種、范蠡、干滑這才站了起來。勾踐見鬼谷子四師徒助越之心甚堅且誠，心中不由一寬，他忽然問鬼谷子道：「請教鬼谷先生，越國此番危難，何謂天機命理皆有所兆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笑意不由一斂，轉而肅然道：「十年前鬼谷子曾以鎮龍大法，壓制吳國王陵龍氣，因此暫保越國十年太平，但不久前鎮龍大法竟被吳國一位異人陰陽子所破，故令夫差龍氣大熾，雄心勃發，才有出兵攻越之劫，此豈非天機所兆，非人力所能挽回麼？而且越王陵山林灰暗，此乃主十年前祖宗風水已然不濟，又目下山根發黑，山根者乃主行年四十當遭十年厄運！此所以謂天機命理皆所預兆也！」

越王勾踐一聽，不由歎道：「鬼谷先生果然神機妙算，勾踐今年果然正值四十，果然遭此厄劫，命理、天機如此，夫復何言？但未知勾踐是否可以安渡十年厄運？越國是否可以振興？尚望先生不吝賜教。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道：「是否可以安渡十年厄運，便須看越王自身的修爲如何了！」

勾踐一聽，當即豁然而悟道：「先生所指，莫非是那堅貞不屈、忍辱負重八字眞言嗎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知易行難，未知越王又是否悟解？」

越王勾踐一聽，奮然道：「爲保存越國，勾踐決不以個人寵辱爲念！而以他日中興國運爲唯一目標！」

越王勾踐此言一出，如斬金裂石，在場中人均感覺其言出眞誠，決不致中途而棄，文種、范蠡、干潛等身在其位，心中不由一寬，助越抗暴之心因而亦更堅貞了。

笠丹身爲越國子民，眼見國家將亡，鄉親父老有淪爲奴役之危，不由亦胸中熱血沸騰，決然道：「越王但有此決心，笠丹既爲越國子民，亦決不會坐視不理，一切但以復國運爲念

吧了！」

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：「你等一家子均爲越國出力，如此熱鬧，豈可少了我九天玄女一份兒？我九天玄女亦聽從越國差遣便了！」

越王勾踐見衆志成城，心中感動，不由目含熱淚，向衆人一揖道：「勾踐他日能振興國運，絕不敢忘各位相助之德，當以天下百姓安危爲念，決不食言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這才欣然一笑，道：「可矣！雖道天機不可違逆，但人力亦未必不可令其循勢而變！目下便可走越國十年振興大計第一步了！」

勾踐忙道：「第一步如何走？」

鬼谷子道：「會稽城非久守之地，越都錢塘郡被佔亦不足惜，因均非風水龍脈之地，目下危急之際，宜當機立斷，遷都會稽山上，以會稽山作越國復興基地！」

勾踐道：「鬼谷先生爲甚麼選中會稽山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會稽峰下是苧蘿山，苧蘿山乃母山，孕育會稽峰脈，苧蘿山地力雄厚，足以蔭生堅貞復興振國之士，亦應了萬物皆出於母體之天兆也！」鬼谷子至此語猶未盡，其實隱伏了一宗極大的兆頭，即越國目下情勢，除君臣堅貞不屈外，尚須陰以助陽，而「陰」即女子，一位足以改變國運的奇女子！

勾踐又道：「然則遷都會稽峰後，第二步又如何走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堅守『堅貞不屈，忍辱負重』八字眞言，見機而行可矣，越王不必再

顧慮甚麼！按越王命理，再觀天機時勢，十年後運走仙甫，一旦獲大地仙靈地脈龍氣，仙甫大旺，則大事可成矣！」

勾踐沉吟不語，似在苦苦思索，一會後，他才決然道：「一切但按鬼谷先生建議，先行撤出會稽城，移軍上會稽峰！」

當天晚上，越國剩餘的五千精銳會稽兵，由鬼谷子、笠丹、九天玄女、千潛等高手親自斷後，悄然撤出會稽城。

一路神不知鬼不覺，到夫差發現會稽，越國行宮已變作一座空城時，勾踐已率五千精兵在百里外的會稽峰站穩腳根了，會稽峰上，依鬼谷子親自佈置，建了一座臨時越王宮。

會稽峰越王宮由鬼谷子定型，文種、范蠡主持督建，城周一千一百二十一步，三百六十步爲一里，即三里又四十一步。取其十十相加爲二十，二十年厄運過後，越國將一飛衝天之兆。

越王宮又稱勾踐城，以示勵志，向外則仍稱會稽宮，城內設城門三面，但缺了北面，用意深遠之極，後世人考證，城牆獨缺北面，當時表面上是向北面的吳國表示臣服，不再設防，以此爭取夫差的信任。但實際上則是「背面無牆阻隔，越王勾踐決然北進終究復國」之意。鬼谷子制定建此越王小城，用意當眞鬼神莫測。

當時，夫差在發現越軍竟不戰而退，心中懷疑，爲保存逐鹿中原，稱霸天下的實力，便不想過份消耗兵力，因而在會稽城按兵不動，與百里外的會稽峰勾踐軍對峙。

勾踐又按鬼谷子所訂下的「堅貞不屈、忍辱負重」八字眞言，決定向吳王夫差請降，唯一的條件是保存越國的名號。

范蠡定計，以美女、財物賄賂吳國大夫伯嚭，求他勸夫差，允許越國存在，作吳國的屬國。

文種自告奮勇，願獨自赴險，向夫差請降，雙管齊下，以圖保存越國名號。

勾踐與范蠡、文種定計後，又向鬼谷子示詢，是否可行。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道：「此計雖可踐行，但時機只怕未太成熟，按夫差命理氣運，他此際龍氣正熾，必然不肯輕易納降，文種此行，只怕徒勞無功。」

范蠡忙道：「若然如此，我將以何策以應之？」

鬼谷子沉吟道：「先派人向夫差示意，便知其底細矣，然後再行定計破之。」

勾踐採納鬼谷子之言，決定先派一位越國參軍前去請降，以試探夫差的主意。這位越國參軍姓周，亦是一位無畏的將士，他接令後毫不猶豫，拚死獨赴夫差軍督，轉達勾踐求降之意。

當天晚上，周將軍便面紅耳赤的回來了。

勾踐一見，忙道：「周將軍辛苦了，夫差之意如何？可肯納降？」

周參軍一聽，便向勾踐跪拜，惶然道：「末將有辱越王使命！罪該萬死！」

勾踐歎了口氣，若笑道：「敗軍之國，不敢言勇，只好委曲求全，周參軍何罪之有？有

話但說無妨。」

周參軍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敗國無外交，誠哉斯言！末將此行面謁吳王夫差，夫差並不肯接見，僅派一名九等官員，向末將轉達夫差的令旨！夫差……說……」周參軍忽然猶豫起來，不敢往下直說。

鬼谷子微微一笑，胸有成竹的道：「周參軍但說無妨，越王早有心理準備了。」

勾踐亦苦笑道：「夫差不外是要勾踐親自前去請降罷了！」

周參軍受鬼谷子鼓勵，咬一咬牙，這才道：「夫差狂妄之極，他傳令旨說，除非勾踐先行自盡了斷，更要把鬼谷子及干將、莫邪兩大名劍呈獻給他，他才肯納降！末將罪該萬死！」

周參軍此言甫出，勾踐倒没甚麼，唯有苦笑歎氣。但箆丹、九天玄女、干潛等人，卻怒不可遏，箆丹，九天玄女不約而同，異口齊聲道：「奸賊！夫差！可惡！竟敢如此狂妄！他把鬼谷哥哥、鬼谷師哥當甚麼人了？竟要把他當物品奉獻！哼哼，說不得亦要一闖夫差軍營，先把這暴君殺了。」

干潛亦滿臉通紅道：「師傅，夫差辱及師門，干潛就憑手中這兩柄寶劍，先去把吳軍鬧個天翻地覆！」

鬼谷子卻穩如泰山，毫不爲所動，他一聽干潛之言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潛兒稍安毋躁，一切聽憑越王裁決。」

勾踐歎氣道：「事到如今，勾踐尚有甚麼話說？夫差若要勾踐這顆人頭，給他便了！至

於大鬧吳軍，只怕因此更激怒夫差，瘋狂殺戮越國子民，勾踐則萬死亦不能贖罪矣！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不然，夫差此人雖然狂妄，但亦非庸庸之輩，他既然志在稱霸列國，必以保重兵力為首要之務，因此若能令他相信，越國雖敗，但並非不能戰，而是不願更多殺傷，若夫差一意孤行，則必定死戰到底，如此兩敗俱傷之局，夫差必然有所顧忌，可令其狂妄之性稍為收斂。」

勾踐喃喃道：「但越軍目下兵剩五千會稽兵，夫差手握雄兵三十萬，吳越強弱懸殊，怎能令他相信，越軍尚有一戰之力？就算五千會稽兵全部投戰，亦無濟於事，徒招死傷殆盡而已，勾踐豈可以一己私利，誤了五千會稽兵生命？」

周參軍身為五千會稽兵之首，聞言不禁大慟，他憤然大叫道：「越王放心！會稽兵就拚死一戰，亦決不容夫差危及越王生命！」

勾踐歎氣道：「五千會稽兵乃越國所剩唯一兵力，若然失去，則越國從此滅亡矣！」

鬼谷子此時微微一笑道：「越王不必灰心喪氣，鬼谷子必能令夫差狂妄之性收斂！」

勾踐驚道：「鬼谷先生打算如何行事？」

鬼谷子胸有成竹道：「不必消耗五千會稽兵的戰力，擔此重任，人多亦無濟於事，憑一人已足夠成事。」

勾踐一聽，恍然大驚道：「莫非鬼谷先生欲孤身犯險？獨闖吳國三十萬大軍軍營？此乃九死一生之舉，勾踐豈敢拖累先生性命？」

鬼谷子淡淡一笑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而且鬼谷子此舉並非爲越王一人，乃爲天下蒼生和平著眼，因此越王也不必介懷。」

衆人一聽，均知鬼谷子獨闖吳軍大營決心已下，鬼谷子立定主意的事，當今世上，也沒有人可以改變了，因此衆人均心思複雜。

勾踐感慨萬分，他料不到鬼谷子爲了越國及天下蒼生安危，竟敢孤身獨闖吳軍三十萬軍營，此舉無疑是燈蛾撲火，因爲就算他神功蓋世，亦決難敵三十萬大軍的圍攻。

五千會稽兵首領周參軍亦悚然動容，心道：世間鬼谷子乃蓋世奇俠，初猶不以爲然，但如今看其武功及神算，以及他應爲則決爲，不應爲則決不爲的氣度，便足以令天下人拜服矣！

文種深感師傅人格的偉大，心中不由又愧又佩。范蠡卻深知師傅此舉乃不得不爲，因此不動聲息，心中計較如何助師傅此行一臂之力。范蠡與文種性格不同，處事心態自然亦迥異了。

干滑卻已打定主意，他身爲人徒，決不能坐視師傅遇危而不顧，他暗下決心，就算捨了自己生命，亦必維護師傅的安全，干滑心性純直沉穩，他一旦打定主意，也極難變更，因此他一聲不發，靜待時機。

猿爺爺性子越發通靈了，牠此時已知道鬼谷子欲獨身犯險，卻苦於不能出聲制止，不由急得牠吱呱亂叫。

笠丹俏臉脹紅，只說了一句話：「鬼谷哥哥若去，笠丹必定跟隨！」

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：「這等熱鬧玩意，豈能少了我九天玄女一份兒？鬼谷師哥好歹也帶我一道！」

兩女均擔心鬼谷子的安危，關切之情溢於言表，令鬼谷子心中一熱。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暗道：笙丹的武功足以勝任，九天玄女初出江湖，也正好讓她歷練一番，以不負師傅老子的重託；而且兩女日後均屬俠隱之流，根基甚穩，此行並無大礙，自己也添了兩大得力助手，加上干滑，此行足矣！

鬼谷子這般轉念，便決然道：「鬼谷子此行，乃志在懾服夫差，同行之士，均須武功絕頂，方可保事成，因此，丹妹、靜師妹、滑兒可隨我一行，種兒、蠡兒則留守會稽峰，以作稍後策動！」

此時已近傍晚，鬼谷子說罷，絕不遲疑，向勾踐微一拱手道：「越王務請自重！」便與笙丹、九天玄女、干滑，身如行雲流水，掠下會稽峰去了。

• • • •

風蕭蕭，夜漫漫，戰鼓不時在夜空迴蕩，戰火遍地燃燒。

鬼谷子等一行四人，風馳電掣的直向吳軍大營掠來，距會稽城尚有五里，便見前面人影幢幢，營幕漫山遍野，一望而知是吳軍大營外圍的巡邏兵勇。後面便是黑沉沉的會稽城了，雖然前面平靜如水，但誰都知道，一聲軍令傳下，立刻就是一座銅牆鐵壁。

干潛一見，便一步躍上前面，輕聲道：「師傅！前面已是吳軍大營，不宜輕進，待潛兒先行闖路！」

鬼谷子此行有心震懾夫差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不必多費週折，各人但抱保存自己，但也勿太輕易傷敵方兵士生命，放膽闖進去，兵分四路，然後在會稽城中會合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不由樂得格格一陣低笑，心道，如此這般，可熱鬧極了！

鬼谷子說罷，身已化飛虹，橫空掠過，直插吳軍大營。但見一道淡淡雲煙似的，眨眼已消失不見了。

箕丹、九天玄女、干潛三人，互視互勉一眼，隨即亦分南、北、西三面，向吳軍大營插去。

三人武功絕頂，又有夜色掩護，更有鬼谷子之言在先，均無所顧慮，放手施展各自的絕世本領。

九天玄女的「玉嬌龍掌」，乃得道老祖老子的獨門絕學，當世少見，九天玄女放膽施展，便當眞有如玉龍橫空，從南面而進，眨眼便掌拍腿擊把吳軍弄倒了一大片。突入吳軍大營十里，如入無人之境。這還是九天玄女不敢有違鬼谷子的吩咐，不准多殺無辜，倒下的大半吳

軍，僅被她拍昏弄迷而已，否則，九天玄女任性起來，只怕千百吳兵也被她殺了。

笠丹對夫差恨之入骨，她心中一片怒火，此時不由暴發，因此下手狠辣，不太留情，雖然不致殺人太多，但被她碰上的吳兵，不是被擊昏便是被斬去手腳，等同廢人。她的伏羲神劍又鋒利無比，先古神兵利器，擋者披靡，因此被她佔了不少便宜，把北面的吳軍殺得鬼哭神嚎。

干潛從西面突入，他深知此行志不在傷敵，而在於震懾，因此他以干將、莫邪兩大名劍開路，施展「莫邪劍訣」中的「夜夜潤邊眠」一式，採突襲如閃電的進攻策略，把吳軍兵卒的刀槍眨眼削斷了一地，吳軍兵卒但覺眼前一花，手中刀槍便已噹的一聲掉到地上，斷為兩截，均以為撞上鬼魅，或者天降神兵，目瞪口呆，呆如木雞，心神震懾之下，哪還有半點反擊的餘力？因此干潛不消片刻，便已突入會稽城下的吳軍兵營了。

眨眼之間，吳軍連綿十里的兵營，南、北、西三面均如虎入羊群，一片鬼哭神嚎，亂作一團，也不知有多少天兵神將突襲吳軍大營。

鬼谷子從東面突入，一來他的身法太快，二來吳軍兵營的注意力均放在南、北、西三面，因此發覺鬼谷子行蹤的吳兵絕無僅有，就算偶爾有兵卒見一團雲煙掠過，也來不及驚呼，早已一跌倒地，原來已被鬼谷子一縷指風，把穴道封住了。

此時吳王夫差、大將軍伍子胥，已接報有敵兵偷襲，伍子胥主張按兵不動，待天色放亮，來襲之敵便無所遁形。

夫差卻傲然一笑道：「甚麼天兵神將？大概只是三兩散兵游勇而已！勾踐所剩殘兵敗將不足一萬，他還捨得拿此雞蛋與我大石相碰嗎？嘿嘿！傳寡人的火箭隊出動，守候軍營外面，但有人欲突圍而出，便放火箭，令彼等粉身碎骨，好教勾踐知道越兵已不堪我一擊！」

夫差此時心高氣傲，任何人也不敢違他的令旨，伍子胥雖隱隱覺得防守會稽大營兵力空虛，有點不妥，但夫差令旨已下，他也不敢公然反對。

不一會，夫差的火箭衛隊，便已風馳電掣而出，守住南、北、西三面外圍，只要發現有人突圍而出，便射出鬼見愁的火箭。

夫差派出火箭隊後，不由呵呵大笑道：「勾踐呵勾踐，你以為憑三兩散兵游勇，便可把寡人嚇倒嗎？來犯者就算是神功蓋世的鬼谷子，亦難逃粉身碎骨之劫了！可笑勾踐竟敢以雞蛋碰石頭！呵呵……」

「未必！未必……」就在夫差笑聲未落之際，會稽城內，作夫差臨時行宮的一座大殿外面，忽然傳來兩聲沉穩的叫聲。

聲未落，人已掠進，猶如天降神兵，夫差和伍子胥定睛一看，原來竟是剛才口中的「鬼谷子」三字的眞人現形！

夫差此時心中不由一寒，因為他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單獨遇上鬼谷子，他曾與他交手，但覺他的武功簡直不像人間所有，越打便越心膽俱寒，根本連一分的勝算也沒有。他那時還有干將劍和火箭隊作後盾，令鬼谷子不敢放手施為，如今寶劍已失，火箭隊又不幸調走，身

邊只有一位伍子胥可以護駕，殿外雖然尚有百十衛隊，但並未覺察鬼谷子已潛入大殿，那些衛隊，沒有他夫差的令旨，是決不敢踏入大殿半步的！

夫差爲防有人對他不利，處處防範，不料反成了自陷困境的敗將。

鬼谷子見夫差沉吟不語，知他正在盤算脫身之計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你不必作傳人護駕的打算了，你在殿外的百十衛隊，全部已被我封了穴道，一個時辰內絕不會稍動一動，你便喊破喉嚨也決無人聽到！」

夫差虎目一轉，沉聲道：「寡人尚有火箭衛隊埋伏，你敢對寡人不利，火箭衛隊必教你粉身碎骨！你難道不怕遭此厄運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吳軍兵營，目下烽煙四起，吳王你必定錯認來襲者是散兵游勇，因此必定已調走火箭隊，一舉把來襲者殲滅，以揚你吳王的虎威了！」

夫差一聽，不由一怔道：「鬼谷子！你！你怎知道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戰百勝，吳王難道連這點也不懂嗎？」

夫差怒道：「寡人手握雄兵百萬，所向披靡，這百戰百勝四字當之無愧，豈會不懂？」

鬼谷子大笑道：「然則嘉興一役，兵敗父亡；北上攻楚，雖勝而難服楚民，終不得不退返姑蘇，又是百戰百勝？越王勾踐求勝心切，致誤墮吳王陷阱，此亦不知己知彼之錯也！前事之錯，後事之師，吳王尚不三思嗎？」

夫差一聽，氣得滿臉脹紅，幾欲發作，但明知此時與鬼谷子動手，並無半點取勝把握，

自己一國之君，又豈可與草野之人相提並論？因此只好拚命抑制怒火，厲聲道：「鬼谷子！你憑甚麼教訓寡人？又憑甚麼屢次與我吳國作對？」

鬼谷子微嘆口氣，道：「不憑甚麼，就憑欲替天下蒼生平息戰禍一點心願吧了！」

夫差怒道：「列國爭霸，戰火難免，我不亡人，人亦亡我，寡人不戰難道自招滅亡！」

鬼谷子微一搖頭道：「不然，列國雖然爭霸，但先後有別，誰先挑起戰火，誰便是禍首！我鬼谷子說不得亦只好插上一手！」

夫差怒極而笑，卻說不出話來，一旁吳國大將軍伍子胥插口道：「但楚國於伍子胥有殺父之仇，難道不應報嗎？越國有殺吳王闔閭之罪，難道不應管嗎？鬼谷先生只怕是錯管閒事了！」伍子胥因與鬼谷子有一面之緣，亦曾為吳王闔閭效勞，深佩他的本領，因此說話倒甚客氣。

鬼谷子目注伍子胥一眼，見他印堂發黑，晦氣直犯命宮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此乃殺身之兆，伍子胥暴戾之氣，終把自己生命誤了！但因爲憐他父仇在身，楚平王亦確有不是之處，他助吳攻楚，本也不算甚麼，但及後死心塌地，助夫差四出征伐，便是助紂爲虐了，因此戾氣直犯命宮，只恐殺身之禍已不遠矣！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有意開導伍子胥，便微示意道：「伍將軍此言差矣！然則伍將軍率軍攻楚，屠殺無辜百姓，又怒鞭楚平王屍身三百，楚國臣民，又豈不視爲奇恥大辱？再者吳王先殺一筮姓夫婦，又殺吳國子民干將，其欲報殺父之仇，被他虐殺之人，又豈不會奮起相

報？如此冤冤相報，何日了之？天下豈不戰火遍燃嗎？」

伍子胥一聽，想起自己父仇之痛，不由啞口無言，雖然心中不服，但又無話可說。

夫差卻傲然道：「寡人乃一國之君，殺百千賤民，有何了不起？竟可與寡人父仇相提併論！」

鬼谷子不由嘿嘿道：「天地生萬物，萬物便有天地棲息生活之權利，君是人，百姓賤民亦是人，人皆有父所養有母所生，為何不能相提併論！須知國以民為本，國為舟，民為水，水可載舟，又可覆舟，吳王連這點道理也分不清，又豈能稱霸天下，令天下人臣服！」

夫差被鬼谷子疾言痛斥，心中怒極，已無法按捺，他嘿嘿一笑，忽地搶先向鬼谷子拍出一掌。這一掌已飽含夫差八成功力，含怒而發，威力非同小可，足以開碑斷石！

鬼谷子見夫差肩膊一動，便知其意，不由微哼一聲，決心以師門至上神功「無為眞氣」懾服夫差，便身形挺立不動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片刻已入「無堅無銳無毀無挫」的至高無為境界。

夫差這驚天一掌，撞上鬼谷子的胸膛，竟如泥牛入海，了無聲響，不接招自解，不擊自破，鬼谷子不但安然無恙，便連眼眉毛也沒跳動一下。夫差不由大駭，失聲道：「鬼谷子，你這是甚麼金剛功夫？」

鬼谷子睜眼微微一笑道：「此乃無為神功，無為即無聲無息無嗔無怨無堅無銳無毀無挫，又豈是甚麼金剛功夫？」

夫差又驚又奇，不由又喃喃道：「你！你胡說八道甚麼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也沒甚麼，只是好教吳王明白，世上絕無無堅不摧的本領，亦決無百戰皆勝的道理而已。」

夫差一聽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這鬼谷子雖然可恨，但的確有其眞實本領，鬼神莫測本事！而且料事如神，一眼便把寡人欲保存實力，揚威齊楚，稱霸中原，進而一舉得天下的心事洞悉了！越國有此人相助，困獸猶鬥，後果如何，未可預料！

夫差心中轉念，便有臣服越國之意了。只是他心性狂傲，無論如何忍不下眼前被教訓一口惡氣而已。

夫差咬咬牙，勉強把心中的怒火抑住，沉聲道：「鬼谷子！你夜潛於此，不是爲了爭口舌之雄吧？你來此何爲？爲甚麼不開誠佈公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便知夫差心思已轉，不由呵呵一笑道：「鬼谷子來此，並無他意，只是欲以身犯險，說明堅則毀，銳則挫此天下大道理而已。吳王三思此理，當不難明白鬼谷子之用意！」

夫差一聽，又沉聲道：「寡人若不聽，又將如何？」

鬼谷子大笑道：「我鬼谷子此行若非存心示意，而是欲對吳王不利，你以爲可以逃過我鬼谷子的全力一擊嗎？」

夫差臉色一變道：「寡人若健在，趕返的火箭隊尚怕玉石俱焚，不敢放火箭，若寡人被

殺，你以爲你可以逃過萬千火箭齊發嗎？」

鬼谷子微一搖頭，坦然道：「不能！」

夫差重重的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既然不能，你尚敢向寡人出手啊？」

鬼谷子慨然的大笑道：「有所爲有所不爲，此乃鬼谷子行走江湖的宗旨，爲消弭戰禍，清除禍首，捨卻鬼谷子一條生命，又算得甚麼憾事！」

夫差眼見鬼谷子心意已決，要他不插手吳越之事，那是決不可能了，夫差深知鬼谷子之能，臉色不由又再一變，驚怒之下，夫差不由咬牙道：「鬼谷子！你眞有令寡人信服的本領嗎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便知若不露一點顏色給夫差看看，此行的目的便很難達到了！鬼谷子心念電轉，便慨然一笑道：「很好！吳王既如此堅持，那鬼谷子就捨命陪君子，露一手給吳王看看吧！吳王便請把你的火箭衛隊傳召回來護駕，鬼谷子決不阻攔！」

夫差一聽，不由一陣狂喜，忙道：「你欲何爲？須知在火箭之下，容不得你弄甚麼奸詐！」

鬼谷子大笑道：「吳王素以火箭隊爲傲，鬼谷子今晚便當吳王面前，破你的火箭隊吧！」

夫差一聽，又驚又喜，暗道：你任由寡人召回火箭隊護駕，寡人更何懼之有？他嘿嘿道：「鬼谷子！此言當眞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果然！」

夫差不由傲然一笑道：「火箭衛隊，乃寡人精心培訓而成之吳國三軍精英，假如你眞能當寡人面前，把火箭衛隊破了，寡人便收回消滅勾踐，活捉鬼谷子之命令。」

鬼谷子一聽，亦欣然一笑道：「吳王亦即容許越國請降，以平息吳越戰火麼？」

夫差猛一咬牙道：「若你眞有這等本事，寡人破例答應便是！」夫差心道：假如你眞有這等本領，你要殺夫差，豈不易如反掌？夫差能不答應？但若不能，你必喪身火箭之下，甚麼條件，提也休提矣！

鬼谷子卻呵呵一笑道：「好極，那便一言爲定！吳王請傳令召你的火箭隊回城護駕！」

夫差一聽，目示伍子胥，伍子胥會意，即高聲傳令道：「吳王有命，速傳火箭衛隊回宮護駕！」伍子胥這一聲大叫，以內力傳出，遠近可聞。

伍子胥傳令後，心中不由一陣又驚又喜又有點可惜。他對鬼谷子的大義凜然，甚有好感，不欲他就此粉身碎骨，但自己身爲吳國大將軍，吳王夫差的生命又決不能不救，權衡利害得失，也顧不得與鬼谷子的交情了。

鬼谷子卻胸有成竹，穩如泰山，臉含笑意，從容之極。

夫差心中亦不由一陣狐疑，心道：鬼谷子莫非已練成銅皮鐵骨，不怕火箭爆炸了？不然，爲何他竟仍鎭靜如斯？此人當眞可怕之極，可惜並不能把他收爲己用，否則夫差當如虎添翼了！在這生死霎間，夫差竟然有點替鬼谷子惋惜起來了。

此時會稽城外的軍營，依然傳來陣陣廝殺聲，也不知有多少人偷襲。伍子胥亦不由暗道：

就憑鬼谷子這等獨闖龍潭虎穴的氣魄，當世之中，也絕無僅有了。

延續國運　奉獻西施

夫差的火箭衛隊一百零八人，接吳王調令，豈敢怠慢，當即火速從軍營中撤回會稽城，又直撲吳王夫差的行宮。

片刻之際，一百零八名火箭手已疾飛而進，四面佈防，把鬼谷子、夫差、伍子胥三人團護在大殿中央，只是未接夫差放箭之令，又怕誤傷了夫差，才不敢妄動，但一百零八名火箭手，均手搭箭弓，一觸即發。

伍子胥不由歎了口氣，半勸半逼的向鬼谷子道：「鬼谷子，一百零八枝火箭齊發之下，大羅神仙亦難逃生，你還是束手就擒，吳王憐你之才，或者會放你一條生路！務請三思！」

鬼谷子聽出伍子胥之言，有一半好意，心道：此人雖被仇火纂燒，戾氣衝天，但決非奸詐之士。便微微一笑道：「伍將軍放心，鬼谷子雖處龍潭虎穴，但穩如泰山，倒是伍將軍宜謹慎從事，我有二句話說：務請切記！」

伍子胥亦知鬼谷子有相救之意，猛憶起當年與他相見時，他曾在自己祖墓前，斷定自己年不過四十之言，不由喃喃道：「是甚麼話？但說可也！」

鬼谷子目注伍子胥，微一沉吟，便道：「錢塘江水起怒潮，雄心不遂惹火燒，一個皮袋盛貞魂，滔滔大江路遙遙！慎之！慎之！」鬼谷子忽然而止。

伍子胥仔細聽著，但覺這四句偈語艱深難懂，似乎隱示自己日後的歸宿，但到底是甚麼

去處，卻不大明瞭。伍子胥心中雖然疑惑，但目下彼此各為其主，也不敢細詢，只好悶聲不語，心中默默思忖。

夫差見鬼谷子在一百零八位火箭手環伺之下，竟鎮靜如斯，與伍子胥談詩論語，不由嘿嘿冷笑道：「鬼谷子，你打算拖延時間，待人救援嗎？」

鬼谷子慨然一笑道：「人貴有自知之明，鬼谷子言出必行，豈待甚麼後援！」

鬼谷子話音未落，忽地一聲長嘯，其聲如驚濤裂岸，蕩人心魄。嘯然響起，夫差和伍子胥功力深厚，尚可抵禦，但那一百零八位火箭手，便均感心頭如遭電殛，昏昏然的，眼前物事忽然迷幻起來。

只見中央的鬼谷子此時已身化一團渾圓之體，一百零八位火箭手但覺自己已身處虛空，前面懸著一座龐大的蛋形之物，忽灰忽白忽黑，在虛空中滴溜溜的急旋不已，一時間均目瞪口呆，神思恍惚，迷茫一片。

原來鬼谷子於閃電間，已施展驚世絕學「乾坤訣」的起首式「混沌乾坤」了。他為了消弭吳越戰火，竟欲以此驚天大法震懾夫差。

鬼谷子的「混沌乾坤」甫起，夫差領教過鬼谷子這等神功的厲害，不由驚呼道：「驚世絕學乾坤訣！火箭手快放箭！」

夫差厲聲大叫，但那一百零八位火箭手，心神被嘯音所懾，已陷迷幻之境，眼前除了那虛空蛋形巨物，竟無所視無所聽亦無所見！

夫差大怒，便也發出一聲暴嘯，欲以其絕頂神力，破解鬼谷子的懾心大法。一百零八位火箭手被夫差一聲暴嘯所懾震，倒也大多從迷幻中驚醒過來，有小半功力高的，便聽清了夫差放箭旨令！果然把火箭瞄準鬼谷子，便嘯嘯的射出十枝火箭！

夫差心道：一枝火箭已夠你鬼谷子受用了，何況是十枝？他不由哈哈狂笑道：「鬼谷子呵鬼谷子，寡人看你如何逃此一劫！」

就在此時，虛空之中，身化蛋形巨物的鬼谷子身的周圍，忽地騰起一片茫茫白霧，把鬼谷子的身形全數掩蓋，猶如陷身於虛空雲霧。

那十枝火箭閃電般射進白霧之中，卻如泥牛入海，了無聲息，不但聽不到火箭著物的爆炸聲，簡直連蒼蠅撲飛的微響也沒有。此時不但那放箭的十名火箭手呆如木雞，就連夫差、伍子胥亦不明所以，暗道：鬼谷子莫非已變成來去無形的神仙了。

突然，伍子胥驚詫的輕咦一聲，夫差定睛一看，只見白霧散處，鬼谷子忽地現出身來，但見他雙手前伸，十指所向，十枝火箭竟虛空凝住，兀自抖顫，但休想再向前射進一分，其狀驚心動魄，睹者心寒，但鬼谷子卻臉含微笑，凝立虛空，猶似閑庭信步。

原來鬼谷子在片刻間，「乾坤訣」已從「混沌乾坤」，突轉爲第二式「盤龍乾坤」了，他身如乾坤盤龍，周身眞氣激蕩，乾坤眞氣透指而出，把襲來的十枝火箭一齊停住，休想再移前分毫，火箭一旦失了觸著點，內藏的炸藥便不會爆炸，便如普通箭矢無異了。

鬼谷子憑「盤龍乾坤」一式，破了十枝火箭，這等本事，便連夫差亦難企及。夫差臉色

微變，虎目一轉，又厲聲道：「鬼谷子！你雖然破得十枝，但尚有九十八枝火箭，你破得了嗎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他此刻體內乾坤眞氣激蕩，不由豪氣大發，他驀地發一聲大笑，聲震人心魄，此時就連伍子胥亦連忙運功相抗，剛才被夫差神力震醒的十名火箭手，又立刻陷於迷幻狀態，鬼谷子隨即一陣長嘯道：「好，我鬼谷子今日就讓爾等見識一下，宏偉無爲的師門絕學吧！」

鬼谷子身隨聲變，眨眼已從「盤龍乾坤」轉爲「龍破乾坤」，一聲裂帛，猶如天崩地裂，乾坤分化，睹之驚心動魄。

鬼谷子更不停留，身形急促幻化，從「龍破乾坤」一轉爲「龍化乾坤」，又從「龍化乾坤」再轉「乾坤輪迴」、「乾變爲巽」、「二變爲艮」、「三變爲坤」、「坤變爲震」、「二變爲兌」、「三變爲乾」。

大殿之中，煙雲瀰漫，龍影騰飛，已分不清哪是鬼谷子的身形，哪是矯龍幻形了。

一百零八名火箭手，明明見到前面便是鬼谷子的身影，搭箭欲射，但鬼谷子一下已從乾位躍到巽位，巽位恰恰是夫差的正面，火箭射來，連他亦難逃劫數，嚇得夫差哇哇大叫小心寡人。

一百零八位火箭手手忙腳亂，連忙轉向，欲再射時，鬼谷子已從巽位一轉艮轉坤位，坤位恰恰在夫差的背部，若火箭射來，夫差背部著箭，那便神仙難救！嚇得伍子胥連忙大叫：

「停手！誤傷了吳王，殺毋赦！」一百零八位火箭手如遭電殛，縮手不迭。

但其勢又萬萬不敢鬆懈警戒，於是一百零八位火箭手只好各隨鬼谷子的身形急轉，各自希望尋到一個最佳位置，一箭把鬼谷子射殺。

但鬼谷子的身法當眞形如鬼魅，形左實右，形前實後、形南卻北、形東走西，根本無從捉摸。

一百零八位火箭手各自急轉之下，不由步法大亂，不是左面的人忽然撞上右面的，便是後面的忽然撞上前面的人，東撞西撞左撞右撞之下，漸而已暈頭轉向，心神被制，已欲罷不能，雙腳猶如被一股強大吸力牽引，瘋狂亂奔，形如一百零八位中了邪的瘋子！

伍子胥功力比夫差稍弱，更不知鬼谷子已把奇幻無比的「伏羲八卦步法」，融入「乾坤訣」中，他身走「乾坤訣」，腳踏「伏羲八卦步」，乾坤八卦一分爲二，合二爲一，當世兩大奇學一旦匯聚，威力之大，簡直匪夷所思。因此伍子胥初時尚能以功力相抗，但漸而心神已被鬼谷子的身形步法所引，不由自主便邁步趨前，竟也隨那一百零八位火箭手疾走急旋起來。

鬼谷子身法更不停留，他從「三變爲乾」，忽然又轉回「乾坤訣」正宗的「乾坤運行」，又從「乾坤運行」走到「萬物變化」，「大地演衍」、「循環往復」！此時夫差也身不由己，身隨心動，緊隨鬼谷子之後，繞殿急旋，但他畢竟功力深厚，心神尚有三分清醒，明知自己已著圈套，但又無可奈何，在衆臣屬面前，來個邯鄲學步，失禮之極，臉上因此齜牙咧嘴，

其狀更可笑十分。

鬼谷子此時才暗鬆口氣，心中也不由暗讚夫差果然功力驚人，且已得地脈龍氣，須知他的「乾坤訣」與「伏羲八卦步」融合，不僅只是破火箭隊，更大的目的，是欲以此來消融夫差的祖宗風水龍氣！

不料鬼谷子的「乾坤訣」已走到第十四式「大地演衍」，夫差尚能運功支撐，凝立不動，而「大地演衍」已是「乾坤訣」中隱含的尋龍絕學，前面的「伏羲八卦」，尚且攝壓不住夫差的心神，此時施展「尋龍絕學」，是否可以奏效，鬼谷子心中也沒了底蘊。

鬼谷子此時已欲收不能，因爲一收便前功盡廢，不但徒勞無功，反而因「乾坤訣」的演衍，大大增加了夫差的風水龍氣，日後便更無人可制服了！

鬼谷子猛一咬牙，決然踏出「循環往復」第十五式，幸而終於把夫差的心神攝住，只見他身不由己，雖仍有三分清醒，但已七分被制，也便如半個瘋子似的緊隨急走旋轉起來。

鬼谷子這才暗鬆口氣，心道：原來風水龍氣無法可制，唯以「風水大法」才可剋制！

夫差七分心神被制，但尚有三分清醒，他雖然無奈緊隨鬼谷子之後，繞殿旋走，但三分怒氣依然暴發道：「鬼……谷……子！你施甚麼妖術，迷……惑寡人！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此乃集乾坤精華的尋龍八卦乾坤奇學，頂天立地，浩然正氣，有如天地，絕非妖法！」

夫差一聽，三分的清醒令他忽然明白，這是鬼谷子欲以風水大法來壓制他的祖宗龍氣，

心中大驚，欲拚命凝運功力，作拚死反擊，以便脫困。

不料鬼谷子身法一變，已從「循環往復」再轉「生生不息」，又從「生生不息」轉「無窮無盡」，再從無窮無盡一躍而昇華至「永無止境」的至高境界，夫差突感心神一陣恍惚，連最後的三分清醒也失去二分，僅餘最後的一分尚存！到此地步，夫差已失去任何反擊的念頭了，一切只是他最深潛的意識仍在掙扎而已，這便有如人的生命，陷進彌留狀態的一霎。

夫差喃喃道：「寡人…莫非已入地獄了，可怕…可怕！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瘋狂爭霸，其實也如人處絕谷，生不如死而已！」

夫差喃喃道：「是…但祖宗遺訓，吳國子孫後人，須以攻為守，以戰求穩，夫差豈能不遵？豈能不去瘋狂爭霸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吳王處此境界，深潛內心世界果然便暴露了。但祖宗之言，有時並不足為訓，須知以力服之，口服而心不服，以德服之，才令人口服而心服也！若天下列國君主，皆以天下蒼生為念，和平相處，各修其德，列國又豈會不穩？天下又豈不太平？一切只在德和心二字罷了！」

鬼谷子此言，已是正面開導夫差的靈智了，因為他忽然不想夫差就此夭折，夫差除去，接吳王之位的或許更難壓制，而且夫差一死，吳、越之間又添一重血海深仇，兩國的戰火就更難收拾了。

夫差此時心神已陷迷茫，但感自己的心境忽地變得平和了，戾氣也少了一點，他並不知

道，這是鬼谷子正在消緩他身上暴熾的白虎龍穴之氣，他的心境也就因此平和了，夫差不由點頭道：「是…是…但如何方可令天下心服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，只要示人以德，心有容人之量，天下自然心服，又何止一個戰敗越國？豈限區區一位越王勾踐呢？」

夫差一聽，不由觸動起他「保存實力」的深潛意識，爲此，他也忽然覺得，不宜再與勾踐纏下去了，於是竟然點頭道：「寡人，便准越國請降吧！但…勾踐須先臣服於寡人…不然…」不然什麼，迷茫中的夫差竟說不出來。

鬼谷子一聽，心中一動，已知剛才施展的「尋龍絕學」，已把夫差的暴熾龍氣消緩了，他不禁欣然一笑，暗道：此行目的已達，也不宜再糾纏下去，否則便是重蹈逆反天機的覆轍了。鬼谷子心念電轉，便決定見好即收，不再冒進糾纏。

鬼谷子的「乾坤訣」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，他能收能放，收攝自如，他在剛踏完「永無止境」最後一步時，身法忽轉，重返起首式「混沌乾坤」，令隨他急旋的夫差、伍子胥、一百零八位火箭手如入混沌蒼天，迷茫木立之際，人已化「龍破乾坤」，眞氣隨掌勃發，擊破大殿金頂，身如矯龍，橫空而上，「龍化乾坤」呼嘯而去。

鬼谷子剛升上殿頂，一條矯捷身形已一閃而至，原來是手執干將、莫邪雙劍的干滔，他已早一刻抵達，目睹鬼谷子以大法震懾夫差等人，不由瞧得驚心動魄，此時忽見鬼谷子騰身而上，這才連忙迎上前來，急道：「師傅快退！滔兒斷後…」

鬼谷子微一運氣，正欲答話，大殿南、北、西三面，又射來一白一紫一黑三條身影。鬼谷子一眼便知是笠丹、九天玄女了，但那黑影卻令他微吃一驚，心道猿爺爺怎會在此地出現了？

原來猿爺爺見鬼谷子等夜闖吳軍兵營，卻沒牠的份兒，心中老大不服氣，當時並沒作聲，後來卻偷偷潛下會稽峰，摸來吳軍兵營，牠但見那處有廝殺聲，便向那兒射去，牠的身法奇特，形如鬼魅，倒把吳軍兵卒嚇呆了，因此也減輕了笠丹、九天玄女、干潛三人誘敵的壓力。

鬼谷子見衆人均安然無恙，欣然一笑道：「此地不宜久留，速退爲宜！」

笠丹和九天玄女身形未定，便急道：「鬼谷哥哥，鬼谷師哥，你…你受傷嗎？」

干潛見兩位師叔又與師傅糾纏不清了，心中不由好笑，忙接口替鬼谷子解圍道：「師傅神功蓋世，天下少見，早已把夫差等一百一十人弄得如泥塑木雕了。」

笠丹一聽，果然顧不得再與鬼谷子糾纏，急道：「潛兒！你早到一步，怎不下去把夫差一劍殺了…哼！」

干潛吐了吐舌頭，道：「笠姑姑別瞪著我瞧，沒師傅的命令，誰敢貿然出手了？」

笠丹氣道：「好啊鬼谷哥哥原來眞人不露相，有本事把夫差弄成泥塑木雕，爲何不一掌把他殺了？你難道不肯替我報血海深仇？」

鬼谷子知笠丹使起性子來，便沒完沒了，無奈只好一笑道：「此事慢慢再說，趁夫差未及發令，快逃出吳軍大營。」

鬼谷子說罷，也不容笠丹再說，一手把她挾住，身如飛虹，橫掠夜空而去。九天玄女一見，心眼兒不由又羨又喜，暗道：鬼谷師哥待人有情有義，果然是天下難得的奇男，但……但爲甚麼他待我總不及笠丹那般親密了？她心思百轉，無奈也只好跟著飛掠而去。干滔向猿爺扮了個鬼臉，一人一猿，亦殿後而飛，衆人均一等一的絕頂高手，趁吳軍大營亂作一團，橫掠疾飛，竟如入無人之境，眨眼便逃出吳軍兵營去了。

．　．　．　．

當晚深夜，鬼谷子等人返回會稽峰，越王勾踐及大夫文種、謀臣范蠡正徹夜守候。勾踐見鬼谷子等安然而回，連忙趨前道：「鬼谷先生辛苦了，吳軍那邊事情如何？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決然道：「可矣，明天一早，可派人向夫差請降，他必會答應！」

勾踐一聽，又驚又喜，忙道：「此行該派誰去擔此重任？」

鬼谷子未及答話，文種已一步趨前道：「文種乃戴罪之人，便由我前去闖一闖吧，文種將功贖罪，爲保存越國基業，萬死不辭！」

勾踐此時已沒了主意，以目示詢鬼谷子。鬼谷子微一點頭道：「可以，此行由文種前赴

吳軍，足可勝任有餘。」

文種一聽，知鬼谷子有意讓他有機會將功贖罪，以減輕心中內疚痛苦，對鬼谷子不由大爲感激，他忙向鬼谷子拜道：「多謝師傅成全之意，但不知此行當以何爲旨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弱國不可自卑，亦不可逞強，以不卑不亢應之足矣！」

文種想了想，便明白鬼谷子之意，決然的點點頭道：「是，師傅！文種當依此四字而應變……越王放心，文種拚卻一死，亦必保住越國的百年基業。」

第二天一早，文種便隻身赴會稽城，他來到吳軍大營，預料必有一番折磨，也作好心理準備，不料吳軍兵卒，竟不留難，便領他去拜見吳王夫差。

文種心中不由暗暗稱奇，暗道：僅僅事隔一日一夜，吳軍爲甚麼變得好說話了？其中莫非有甚麼陰謀詭計嗎？但此時文種已起了拚了一死以贖前罪的念頭，因此他也毫不畏懼，跟隨吳軍兵卒，逕赴會稽城內吳王夫差的行宮。

吳軍兵卒把文種引入大殿，吳王夫差早已高踞於虎椅之上。文種走上前去，依兩國使者相見之禮，行了單膝跪拜，道：「越國使臣文種，拜見吳王夫差。」

夫差見文種單膝而跪，便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見了寡人，還不雙膝跪拜嗎？」

文種立刻道：「越國雖敗，畢竟國號仍在，禮節出使，不容雙膝跪拜。」

夫差知文種曾領兵攻打吳國，便故意厲聲道：「文種，你有罪在先，如今倨傲在後，不怕寡人把你亂刀斬了？」

文種凜然道：「文種雖乃敗國之臣，但奉命出使，豈可有辱國體？若吳王不加體察，降罪於文種，文種雖死猶榮，怕什麼刀劍加身？」

夫差一聽，見文種凜然無懼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聽說文種乃鬼谷子之首徒，果然甚有其師氣度……夫差心中轉念，便把臉色放緩了，但也一時未能決定如何處置文種。

夫差身邊，此時左有大將軍伍子胥，右有大夫伯嚭，均為夫差信任的文武大臣，夫差目示伍子胥、伯嚭兩人。兩人均知夫差這是心中猶豫，不知如何處置越國之事。

伍子胥毫不猶豫，便決然道：「殺！」

伯嚭卻道：「放！」

夫差見兩人意見相左，不悅道：「何謂殺？何謂放？」

伍子胥道：「殺來使，斷其請降之念，一舉滅越！」

伯嚭道：「兩軍交戰，不斬來使，此乃古之訓示，吳王欲令天下人心服，此其時矣！」

夫差一聽伯嚭之言，似乎觸著了他的心事，他居然呵呵一笑，向下面的文種微一擺手道：「文大夫果然甚有膽色，越王派你作赴吳使節，可謂聰明之選，好，你且起來，把來意慢慢道來！」

文種一聽，知事有轉機，那敢怠慢，忙站起來，朗聲道：「吳、越交惡，乃歷代祖宗積怨之故，屢起戰禍，兩國子民皆受其害，如今越王已痛醒前非，決意以為國為民，向吳王請降，以平息戰火，令兩國子民，皆有生息太平日子，請吳王納之。」

夫差一聽，呵呵一笑道：「寡人百萬大軍壓境，勢如破竹，不消半日，便可徹底消滅越國，於此兵臨城下，寡人不納越國之降，吳、越戰火亦可平息！」

文種凜然道：「不然，吳王！越國雖敗，但餘下兵精將勇，尚有五萬精銳會稽兵，皆誓死保護越王安全，軍心不可輕侮啊！若吳王不允越王之請，將盡殺越宮美女，盡燒越宮寶器，再率五萬精兵死戰，屆時越國固然玉石俱焚，吳王攻下越國，只怕也並無什麼收益。」

夫差沉吟不語，心道：文種之言倒並非虛言恐嚇，就憑昨夜大鬧吳軍大營之士，便非常可怕，再者那鬼谷子傾力相助，寡人的火箭衛隊竟亦難奈其何，他若對寡人不利，寡人這顆人頭早已落地矣，看來勾踐求降之心倒並非虛假，實有其誠，寡人若揮軍滅越，必有一番血戰，鬼谷子這等異能之士，亦必傾力相助，屆時他對寡人勢必毫不留情矣！

夫差心念電轉，他經昨夜一役，不知如何，心境但覺已失了一點傲氣，心中竟隱隱感激鬼谷子手下留情之意了。

夫差這般轉念，便緩緩的道：「寡人若納越降，又將如何？」

文種道：「吳王若納越王之降，越國願爲吳之屬國，歲歲朝貢，世世尊仰！」

夫差一聽，心中又不由一動，暗道：若如此令越人心服，臣服於吳，比之消耗兵力再戰，的確合算多了。夫差心中已採納一半了，他呵呵一笑道：「越國既肯臣服於我，那與楚結盟便不復存在矣。」

文種道：「越既臣服於吳，與楚結盟自然便不復存在矣！」

夫差一聽，心中一喜，暗道：寡人破楚服越，兵威之盛，天下震懾，諒那齊國亦必懾怯，寡人不日北上會盟，稱霸中原，勢必指日可待矣！夫差這般思忖，納降之意已決定大半了。

此時伍子胥見文種神色欣然，已知其意，心中不由大驚，忙向夫差道：「吳王！今不滅越，後必悔之！勾踐賢君，文種、范蠡良臣，更得奇人鬼谷子之助，他日復國，勢將與吳國爲敵！」

夫差不悅，轉向伯嚭道：「大夫有何見解？但說無妨！」

伯嚭已受越國重金、美女之賄賂，聞言便道：「越國已然臣服，若赦免勾踐之罪，善待越人，則天下皆讚吳王之德，北上會盟，霸業成矣！」

夫差一聽，心事恰被伯嚭說中，不由欣然一笑，道：「伯嚭大夫之言甚善，寡人當再無疑慮！」

夫差又瞪了伍子胥一眼，沉聲道：「寡人將有大志於齊，越既臣服，正合寡人大計，你卻力主死戰滅之，竟欲消耗吳國之兵，居心何在？爾後勿再恃強逞勇！」

伍子胥大驚，冒死再進言道：「吳王納越之降，容其國號存在，日後反悔，必成吳國心腹大患，請吳王三思！」

夫差傲然道：「越國既已臣服，寡人出兵之意已達，夫復何求？若他日反悔，寡人大軍一出，越將危如纍卵，寡人何懼之有？伍將軍勿再多慮，壞了寡人稱霸中原大計。」

夫差微一沉吟，便對文種道：「寡人決納越國之降，但爲表請降之誠，越王勾踐須入吳

臣侍於吳國，不得有違！文大夫回去向勾踐轉達便可！」

文種一聽，又驚又喜，暗道：夫差納降，越國百年基業可保，不致一朝淪亡；但夫差要越王入吳臣侍，分明是欲折辱於他，以報殺父之仇，這卻如何是好？不由沉吟不語。

夫差見文種神色猶豫，重重的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寡人納越之降，已是天大寬容，但父仇在身，寡人亦不得不報，勾踐入吳，正是欲令其以身贖殺父之罪，以釋吳越仇怨，文大夫不必擔心，寡人決容勾踐保存生命便了！」

文種一聽，深知這已是敗軍之國所能爭取的最佳結果了，當下亦不敢再辯說什麼，向夫差拜辭，返會稽峰覆命。

文種返回會稽峰，他一見越王勾踐，便跪拜於地，痛哭失聲道：「文種魯莽之失，致越王受辱矣！請越王賜臣一死！」

勾踐正與鬼谷子、范蠡、干滑等，商議於此際艱難時刻，如何堅貞不屈，保存越國百年基業事，猛見文種回來即痛哭失聲，心中不由大驚道：「文大夫！夫差拒絕越之請降嗎？」

文種這才從悲憤自傷中驚醒，他忙拭淚道：「非也！夫差已然納降，師傅所料丁點不差！但……但……」他竟難於啓齒往下說出那令勾踐難堪的話。

勾踐已知文種之意，他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夫差雖然納降，但必然有其苛刻條件，是什麼條件？文大夫但說無妨，勾踐不外獻出這顆人頭，以釋夫差父仇之恨罷了！」

文種不由抬頭向鬼谷子目詢，鬼谷子已知勾踐有三年受辱之磨，便微一點頭，輕聲道：

「文種不必猶豫，此乃天機命理所註定，非你無能之罪。」

文種點點頭，他領悟了鬼谷子開導之意，心中這才釋然，向勾踐道：「夫差雖然肯接納越國之降，但堅要越王入吳臣侍於他，文種有辱越王使命，罪該萬死！」

越王勾踐一聽，神色不禁一陣黯然，他沉思不語，不禁又仰天長歎道：「不料勾踐一著之差，竟淪落到身爲階下囚的地步……蒼天，你爲何不賜勾踐一死，以免終身受辱！」勾踐悲怨之下，不禁掉下淚來。

文種、范蠡、干濬、周參將等越國臣屬，一見越王勾踐自傷欲絕，不由齊跪拜於地，同聲道：「越王務請節悲自重！臣等護國不力，令越王受辱，罪該萬死！」

鬼谷子見勾踐神色悲傷欲絕，知他身爲一國之君，如今竟要入吳作囚臣，打擊不可謂不慘酷，但亦知其命理使然，他非要歷此三年劫數不可，便肅然道：「越王！人逢絕境，一死非英雄，堅貞不屈、忍辱負重，方爲人上之人，一時受辱，焉知他日不會天馬行空，務請越王三思！」

勾踐沉吟半晌，問鬼谷子道：「勾踐自問登位以來，勤政愛民，無負於越國臣民，爲何竟有此一劫？望鬼谷先生教我。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列國爭霸，此乃天機大勢，不可逆違；而越國立國以來，政事多以偏安自處，不思進取，國民便陷於安逸享樂，一旦烽煙燒及，自然難與強敵相抗。二來越處大地之南，南土氣勢多弱於北地，乾坤龍脈，起自崑崙，自北而下，抵越境之時，龍勢已

弱，越都錢塘，已是都脈偏弱，再加王陵地處徵龍之體，又歷年以高牆自困，已成死龍之格，風水龍氣既如此不濟，再加天機大勢所使然，越國遭此劫難，乃勢所必然矣。」

勾踐喃喃道：「既是天機大勢所使然，越國是否再有振興之機？勾踐又是否可有復國之時？勾踐心神已亂，一切但望鬼谷先生指點迷津，以釋其疑。」

鬼谷子一聽，知勾踐靈氣已漸復，心道：只要他意志堅穩，敢於承受三年歷劫之運，當其命宮移至壽上位時，一切便有轉機矣！

鬼谷子這般轉念，便斷然道：「越王放心，身逢逆境，但能意志堅定，不屈不撓，堅忍卓絕，必有時運通暢之日，當其時，一切便有轉機矣！」

勾踐一聽，信心不由增了幾分，但仍帶疑慮道：「目下越國已陷水深火熱，勾踐又行將入吳作囚臣，生命是否可保尚屬未知之數，先生怎能斷定他日必有轉機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人之運命，大衰然後大旺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勞其筋骨，所以成大事者必先受常人所不能受之苦，忍常人所不能忍之辱，國運之論，大弱大亂之時，亦即大興大治之期，關鍵在於能否察審大勢，精度時弊而已。而既能認清大勢又能堅忍卓絕，再輔以外力相助，改運移氣，運命挪移，則大事必成矣！」

勾踐一聽，又驚又喜，忙道：「先生如此斷言，莫非已有主意，替勾踐徹底改變王陵氣運，助勾踐一臂之力復國，但十年前先生不是說，越王陵改無可改嗎？十年之後越國已陷絕境，反而有改運移氣、運命挪移之可能？勾踐方寸已亂，但望先生不吝賜告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微示端倪似的鼓勵道：「此一時彼一時也，豈能一概而論，彼時王陵經十年陶冶，一切已成定局，凶絕之兆必先應驗，然後方有轉機。此時王陵死龍之凶已然盡露，越國面臨水深火熱，越王亦須歷經三年磨劫，大衰過後，便是大旺之期，此時再以尋龍大法移葬王陵，則可與子孫後人堅貞相應，假以時日，潛移默化，越王室後人血脈龍氣大旺，此長彼消，吳越對峙之格，便會運勢挪移，當無堅不摧矣！」

勾踐默默沉思一會，眼神亮了，他從鬼谷子的鼓勵中獲得啓示，暗道：人若受侮必先自侮，昨非而今是，只要勾踐保得一口氣，必能盡洗國恥，使越國振興。

勾踐這般轉念，忽地輕拍案桌，霍然而起，決然道：「勾踐決定矣！爲平息戰火，令越國子民休養生息保住祖宗百年基業，勾踐決赴吳國作罪臣，以贖勾踐罪孽，雖一死亦無所悔矣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欣然一笑，雖然没說什麼，但已飽含鼓勵之意，亦已暗下決心，決以尋龍大法，助越國挪移國運，以圖中興。

文種、范蠡、干湣、周參將等越國臣屬，見勾踐能以大局爲重，不惜犧牲自己榮辱，甘赴吳國，接受磨折，均大爲感佩，異口同聲道：「臣等願與越王同赴吳國，同受患難困苦。」

九天玄女、巫丹此時亦在場傾聽，九天玄女心性嬌野，於這等國家興亡大事，並無什麼興趣，因此也就不覺什麼感觸。巫丹卻是越國之女，畢竟一國血脈相連，眼見勾踐一國之君，竟淪落到身赴敵國爲囚臣，心中不由感慨萬分，她微一沉吟，便決然道：「越王放心，民女

笠丹必保你生命周全，若夫差敢對你不利，民女拚了一條生命，亦必先把他一劍殺了。」

在場中人，均以爲笠丹只是一時激憤，口出大言，只有九天玄女卻暗道：笠丹此言並非虛妄，就憑她那一手十指發劍的神技，夫差便起碼死上十次了。

勾踐一頓，又目視鬼谷子，輕聲：「勾踐此行，誰可相隨？望先生指點。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暗道：此行非力戰，勢須堅剛不屈大智大勇之士，潛兒、范蠡、文種三人，均可勝任，但干潛與夫差有父仇之嫌，只恐沉不住氣，范蠡精於謀略，孤身應對非其所長，文種內疚在身，急欲洗刷罪孽，此行正好給他一個絕佳時機。

鬼谷子思忖一會，再無思慮，便決然道：「文種處事不卑不亢，堪可勝任，可隨越王入吳一行。」

文種一聽，深知鬼谷子又給他留下一個將功贖罪，以消解內疚的機會，心中感激萬分，他霍然而起道：「越王，文種這便再赴吳面見夫差，以討這城下之盟吧！」

當下，文種再赴會稽城吳王夫差的行宮，轉達勾踐爲表誠意，願入吳都姑蘇作罪臣之意。夫差一聽，果然不理伍子胥的反對，決定採納越國請降，訂了城下之盟。

三天後，當越王勾踐，與文種一道入會稽城向夫差請罪後便下令撤軍，帶同勾踐和文種，以及一大批越國獻上的宮中寶物，率三十萬攻越大軍，浩蕩回國。

夫差顧盼自豪，勾踐隻身上路，沿途目睹故國一片美好江山，不禁心如刀割，其中的難言苦楚，猶如西湖之水，盈溢心胸。

瀟瀟風雨，花開花謝，越王勾踐入吳國都姑蘇作囚，眨眼已半年之久了。

其時越國處半淪亡的狀態，夫差為防越國東山再起，下令把越國的所有鐵器金屬，均收繳運回吳國。

越國都城仍然定在會稽峰勾踐城，留在國內主政的便是范蠡，軍事則由干涽指揮防衛。鬼谷子眼見越國百姓，受盡吳兵欺凌，半亡國之民，苦不堪言，不忍坐視，留在越國，終日四出奔波，也不知他弄甚麼玄虛。

鬼谷子不走，箮丹、九天玄女、猿爺爺等，自然亦留在越國臨都會稽峰。

干涽身負越國軍事防衛重責，但越國所有的金屬鐵器均被吳國收繳，兵士殘破的刀槍，根本無法更新替換，心道：以此殘兵敗器，如何破敵，如何練成精兵，以圖日後復國？長此下去，國弱兵殘，則越國不滅而亡矣！

干涽焦急萬分，欲與范蠡師兄商議，但不知為甚麼，范蠡近日卻如鬼谷子一樣，四出奔走，整日不回，不理朝政，也不知他忙著什麼。

干滘這天剛操練兵卒回返會稽峰上，眼見士卒的刀槍已破得不堪再用，但又無法更新替換，心中不禁憂急如焚。

干滘走進會稽峰勾踐城勸政宮，卻突見鬼谷子正與師兄范蠡低聲商議什麼。干滘一見，如獲救星，當下也不及細詢近況，便疾步上前，急道：「師傅！師兄！目下越國金鐵全無，將士兵器殘破不堪再用，卻無法更新替換，如此殘兵敗器，如何養精蓄銳，以圖越國振興？」

范蠡一聽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吳國盡收越國金鐵，用意乃在禁止越人使用兵器，永遠受吳役使。夫差之用心，師傅已盡知矣，他日來與我整日奔走，一來乃爲尋覓風水龍穴，以備移葬越國王陵，二來也是四出查勘，測度越國境內大地。」

干滘一聽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師傅和師兄爲此事操勞矣，但大地之下，又怎可找出兵器？」

鬼谷子此時呵呵一笑，接口道：「滘兒，萬物皆大地所生，萬物亦歸於大地，又豈在區區兵器？夫差可以把地上之物收去，卻無法收繳大地之物，共有大地尚存，自然便可滋生萬物矣！滘兒且隨我上苧蘿山窩處走一遭，一切便明白矣！」

鬼谷子說罷，即與范蠡、干滘一道，走下會稽峰，在苧蘿山窩處停了下來。干滘迷惑之際，鬼谷子已掏出他那塊「天地時神盤」，四周一測度，便欣然一笑道：「滘兒、蠡兒，你兩人快來瞧清了。」

范蠡、干滘聞言，連忙趨前探頭一看，只見神盤上的指針浮而不定，不歸中線，不斷搖

擺，兩人不明所以，忙道：「師傅，這是什麼寶貝？甚麼意思？」

鬼谷子知范蠡、干滘，均有根基之人，便不加隱瞞，詳細解釋道：「天地時神盤，乃師祖老子李耳所傳，不但可用來測度風水龍穴，且更可用來勘測大地深滘之寶。其法分爲八種，又稱『神盤八奇』，即搪、兌、欺、探、沉、逘、側、正八奇之法。」

范蠡一聽，大感興趣道：「師傅，何爲搪？搪之奇又主何兆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剛才爾等所見，指針浮而搖擺不定，不歸中線，此即搪，當主大地之下，有古代石器。」

干滘一旁聽了，不待鬼谷子吩咐，即拔出干將劍，以劍剖地，他此時的內力已甚精湛，干將劍又削鐵如泥，因此不消片刻，便把土地挖深了三尺，干將劍突然迸出火星，握劍手臂亦一陣發麻。干滘不由暗吃一驚，心道：干將劍削鐵尚且如泥，下面是甚麼寶貝，竟把干將劍反彈而回。

干滘好奇心大作，連忙捨劍不用，以手貫內力挖之，以軟制硬，果然奏效，他伸手探處，一物應聲而起。干滘一看，原來竟是一塊以石磨成的石槍尖，不由喃喃道：「邪之極了！區區一塊石器，怎會把干將劍反彈而回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滘兒且以干將劍斬石槍試試！」

干滘一聽，果然手執干將劍，運五成功力，向石槍一劍斬去，但聽乒的一聲，火花四濺，干將劍幾乎脫手而飛，石槍竟絲毫無損，古樸如昔，干滘不由又驚又喜忙道：「可怕！可怕！

這石槍如此堅剛，到底是何寶貝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此乃先古兵器，以九天玄石研磨而成，其硬比鐵猶勝十倍，世間之劍，又怎可傷及分毫？」

干滑一聽，如獲至寶，立刻捧起石槍，欣然大笑道：「好寶貝，假如天降三五萬支，那兵卒便不愁沒兵器用了，師傅，快再尋尋看！」

鬼谷子道：「先古利器，一具足貴，又豈可一獲萬千？」

干滑一聽，不由歎了口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雖然可貴，但共得一支，絕無僅有，於重整軍隊，又有何用處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這又不然，雖僅得一塊，但只要付出艱辛勞力，成千上萬自然亦不難求矣…滑兒，你再向下挖挖看！」

干滑依言再向下挖，觸手處卻是一塊龐然大物，他試試運力一撼，重如泰山，竟難動分毫，干滑自知力有不逮了，他也不敢魯莽，先以劍撥開上面的浮泥，仔細一看赫然是一大塊烏黑的石頭，方圓近丈，重達萬斤。干滑不由吐舌道：「師傅！這…這是甚麼寶貝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滑兒，其上之物即其下之物，同出一源，你還不明白嗎？」

干滑一聽，恍然悟道：「這是九天玄石！乖乖，好大的一塊！」干滑吐舌道，他在鬼谷子面前，渾不似一位手握兵權的大將軍，倒似一位頑皮的大孩子，事實上干滑亦的確視鬼谷子亦師亦父，而且干滑也不知道「九天玄石」，其實便是後世人所稱「殞石」，是太空的浮

石穿過地球大氣層掉下來的，當中磨擦受熱燃燒，猶勝熔爐中千錘百煉，因此堅硬勝鐵十倍。

鬼谷子欣然點頭道：「不錯！滑兒！此乃九天玄石，假如拿去鑄造刀槍，是否可造千件萬件，而且勝於尋常鐵器十倍，你還憂慮越軍沒有堅兵利器可用嗎？」

干滑一聽，樂得大笑道：「是！是！若拿去切割開來，再經錘煉，足夠越軍全副裝備堅兵利器矣！哈哈，師傅，你果然是越國的大救星！」

鬼谷子淡然一笑道：「不然，滑兒，堅兵利器，只是越國振興條件之一，尚須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三者相配合，天時者天下大勢一國之運也，地利者國土之產物豐足也，人和者國民一致齊心也。若三者配合，再加堅兵利器，則越國振興可期！」

干滑一聽，默默思索鬼谷子話中含意，便不再作聲。但范蠡見鬼谷子的「神盤」如此奇妙，不肯放過研習之機，忙向鬼谷子道：「師傅，以搪奇之法，可測深隱大地之鐵石，那其他大奇，又有何妙用？」

鬼谷子知范蠡心性淡泊，亦是此道中人，便不厭其煩的詳加解釋道：「兌，即突也，針橫水面，不歸子午，當主其下有金鐵之物。欺，即詐也，針轉而不穩，地下必空空如也。探，即擊投，落針而半沉半浮，上不浮面，下不沉底，即地下虛也。沉，沒也，當主下面有弱金之器即銅也。逆，不順也，地下崎嶇不平，難於勘測也。側，即不正，指針偏東偏西，不歸中線，乃主地下傾斜，用之無益……」鬼谷子說到此處，忽然一頓，神色漸轉肅然。

范蠡悟性甚高，他一見師傅神色，即恍然道：「然則餘下的一奇——正，便是尋龍之大

法了？」

鬼谷子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八奇中的正，即天地時三針合一，歸於中線，是爲風水龍脈吉地，此亦爲風水尋龍大法的要旨，蠡兒可切記了！」

范蠡肅然點頭道：「是！師傅！」

鬼谷子一頓，又欣然一笑道：「我這月來四出奔走，已見神盤天地時三針合一歸中線之地，越國王陵移葬有望矣！」

范蠡一聽，大喜道：「那地方位於何處？」

鬼谷子欣然道：「便在苧蘿山東面山窩，竟恰恰與施全家的祖墓蓮花穴成一直線，天機巧合，當眞妙不可言。」

范蠡一聽，心中不由一動，因爲他猛然想起十六年前，師傅曾替施全妙點蓮花穴，施家果然誕生一位生而帶異香的女嬰——西施！而屈指算來，西施也應該是十六歲的芳齡了，想到此，范蠡心神不由一蕩又一熱，他也不知爲了什麼，但想起目下國難當前，自已竟因這等兒女私情動念，不由暗叫一聲慚愧，連忙收攝心性，道：「是，師傅，但不知何時可把越王陵移葬於此？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道：「目下夫差對越國監視甚嚴，此事不可張揚，一切悄悄而行可也！因此絕不可大興土木，興師動衆，萬一驚動夫差注意，那便必然危及越王勾踐的生命矣！」

范蠡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范蠡便與師傅一道，親力親爲，絕不驚動第三者，悄然行事便

了，但移葬王陵工程甚大，是否可請箜丹姑姑、九天玄女師叔相助一臂之力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忽然明白范蠡的用意，乃故意製造機會，讓兩女多接近於他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蠡兒，箜丹及九天玄女均此道中人，知之無妨，助之更可。但實不相瞞，我正為兩女糾纏之事煩惱，不提也吧！」

范蠡心中一笑，不再作聲。

鬼谷子想了想，又決然道：「潛兒可率兵勇，把此九天玄石搬回會稽，秘密造爐熔煉刀劍，當可解決軍隊武器之困。范蠡則先上施家山越王陵，把越王祖宗遺骸先行入塔，再秘密送返會稽峰待命。」

范蠡、干潛一聽，均肅然道：「徒兒遵命！」說罷，兩人連忙離開，分頭行事去了。

鬼谷子在兩人離開後，信步而行，不覺已來到苧蘿山西面。但見前面一座墓穴，石碑依然，上書「施家歷代祖宗之墓」等八個石刻字，字體龍飛鳳舞，正是鬼谷子當日以指力代筆，疾書而成。

鬼谷子目注石碑上的文字，想想短短十六年間，所發生的事何止翻天覆地，他自己也由年輕小子，步入中年歲月了。他忽然又想起恩師來了，暗道：師傅老子，未知是否仍如昔日般的老而頑皮，目下天機微妙，天下百姓飽受戰禍之苦，自己不幸被牽涉其中，脫身不得，不禁又羨慕起師傅老子的逍遙自在來，心道：師傅啊師傅，你一心欲把徒兒培養成一代宗師，但你可知否，這尋龍祖師並不妙極，簡直麻煩至極。鬼谷子自步入中年，心性已變得越來越

沉穩，少年時的玄幻不覺已少了許多，但不知爲何，他甫一接近施家這座蓮花龍穴，心中便浮想聯翩。

鬼谷子猛然想到此點，才霍然自警，暗道：「這蓮花龍穴的魅力果然厲害，竟連我鬼谷子亦有點情不自禁，浮想聯翩，此穴龍氣之盛，當眞不可思議！」

鬼谷子畢竟乃一代尋龍祖師，功力奇高，心神略一浮蕩，便即自警，因此亦不禁暗道：此地脈魅力如此強盛，當日那女孌西施，不知其魅力有多大？若連我鬼谷子亦有點不克自持的，那世人遇之，豈非如見仙見妖，這到底是禍是福？

鬼谷子不免有點擔心起來，他沉吟間，抬起頭來，但見苧蘿山上面，高高挺聳的，便是當今越國賴以復興的臨都會稽峰勾踐城，心中不禁又一動，暗道：按此地脈大勢，苧蘿山乃地力雄厚的母山，必能孕育一國的復興，看來越國的日後前程，一切便著落在苧蘿山了。

鬼谷子這般轉念，當下再沒半點猶豫，他向東面預選作移葬越王陵的地脈，再遠近審視一番後，便決然返回會稽峰，準備擇吉動土，替越王勾踐秘密移葬王陵。

七天後，時正辛巳年三月初九，鬼谷子見范蠡已把一切準備安當，當即決定，越王陵定於今日之內秘密移葬，但務須在子時之前完成一切工程。

當時干潛已把施家山上，越王陵的祖宗骨骸收妥入金塔，供奉於會稽峰上。鬼谷子即率范蠡、九天玄女、筮丹、猿爺爺等，以及三兩仵工，攜備鋤鏟之類的工具，絕不聲張，悄然向苧蘿山東面而去。

鬼谷子引領衆人，來到苧蘿山東面山窩處，忽然便驀地停下，伸手向前一指，道：「作工可於此挖穴矣！」

范蠡、九天玄女、笠丹等放眼一瞧，但見苧蘿山四面有群峰拱衛，此時雖是初夏風寒，但所站之地，卻溫暖如盛夏，熱氣從腳底直透心田，令人不由熱血沸騰，志氣昂揚，鬥志堅定，均聳然動容，暗道：這塊土地到底有甚麼寶貝？竟令人心神俱往！

此時作工已開始在鬼谷子指定之地點挖掘墓穴，但感每向下挖深一尺，熱氣便加添數分，不由暗暗稱奇，暗道：我等當作工幾十年，這等選作墓穴的土地，卻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，當眞古怪神奇了！

九天玄女心直口快，先就忍不住了，不由格格一笑道：「鬼谷師哥，這地方很好啊，雖是寒冬，大概也可當夏日遊玩……乖乖，莫非地下有一團烈火沸騰燃燒嗎？」

九天玄女此言一出，恰恰亦說出了笠丹、范蠡欲知的疑惑，因此均靜待鬼谷子回答。

鬼谷子知身邊三人，均極可信賴，便忽然以一音分三線的絕頂神通，分別對三人道：「非也！地下並非有地火燃燒，實乃一塊驚世大龍穴，龍氣旺盛，土地自然溫熱。」

九天玄女知鬼谷子不欲洩秘，這才以傳音入密的功夫發話，她還以爲鬼谷子只對她一人而說，連笠丹亦不許知，心中不由心花怒放，格格一笑，同樣以傳音入密問道：「那鬼谷師哥，這大龍穴叫甚麼名稱？」

鬼谷子又以一音分三線的功夫，向三人道：「此穴名叫冬蛇穴，猶如冬藏之蛇，暫雖蟄

伏，一旦甦醒，便橫空出世，騰飛萬里，前程無限矣！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似懂非懂，暗自思忖著，一時便忘了發話。

一會後，仵工便已挖出一座方圓五尺的地穴，走過來問鬼谷子道：「先生！地穴已成，是否這便下葬？」三名仵工並不知鬼谷子的身份，只知他必定是朝中的要人，因此神態雖尊而不崇。

鬼谷子渾不以爲意，他微一沉吟，抬眼望一下日影，略一推算，知已是接近戌時時分，便決然道：「可矣！速把金塔座西朝東，安放穴中，不得有誤！」此時他的神色忽轉嚴肅。

三名仵工豈敢怠慢，立刻依言把金塔座西朝東，小心翼翼，安於穴中，又小心覆土，不一會，一座方圓近丈的墓穴便聳立在苧蘿山東西山窩處了。

此時范蠡忽然想起一事，忙低聲對鬼谷子道：「師傅！是否立碑？若立上石碑，碑文一旦被吳國奸細發現，告知夫差，夫差必然震怒，越王生命只怕不保。」

鬼谷子於此早有成竹在胸，但見范蠡處事如此精細，心中亦感欣喜，他微微一笑，附耳向范蠡低言幾句，范蠡隨即笑容滿面，欣然道：「師傅神機妙算，范蠡這便照此而行便了。」

笠丹、九天玄女見鬼谷子與范蠡耳語，不知范蠡弄甚麼玄虛，均留心的盯著范蠡的動靜。只見范蠡笑吟吟的拿出預備的墨筆，在一塊石皮上龍飛鳳舞的寫道：「走戊之王，居停之所。」然後對仵工道：「依此刻字，不得有誤，重重有賞。」

重賞之下必有勇夫，三名仵工果然不作一聲，飛快的便把碑上八字刻好了，又小心的豎

在墓穴正面，座西朝東而向。

范蠡立刻把銀兩付於仵工，又吩咐道：「今日之事，不可聲張，否則凶禍立見，切記！切記！」

三名仵工但有重賞，自然一口答應，很快就收拾好工具，離開苧蘿山而去。

九天玄女待仵工離去，到底忍不住了，她一手扯住范蠡，尖聲道：「范蠡，你在碑上寫的什麼？是甚麼意思？你再不說明，我可要罵人啦！」

范蠡很怕這位嬌野的小師叔糾纏，他無奈的向鬼谷子望了一眼，見鬼谷子含笑點頭，這才放心的坦白道：「此乃師傅之意，不關范蠡之事，碑上那八字，師叔仔細合併一想，便不難明白其中含意矣。」

九天玄女一聽，望著石碑上八字，果然用心一想，她心性亦絕頂聰明，因此立刻也領悟其中的含意，不由格格得意的一笑道：「好啊！『走戊』之王，這合併起來，豈非『越王』兩字麼？又『居停之所』，供死人『居停』的地方自然是墳墓啦！合起來豈非便是『越之王陵』嗎？哈哈！鬼谷師哥，你的用意到底被我猜著啦！妙極了。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，沒說什麼。

范蠡此時趁機道：「師傅，爲何移葬要選在辛巳年三月初九，又不能過子時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辛巳年五行屬金，所出之人富有機謀，喜隨機應變，意志堅定，能常人所不能，且有貴人扶持，晚年大興，乃一先衰而後旺之命。因此辛巳年又稱冬藏之蛇年，

此穴喝形恰恰亦爲冬藏之蛇大龍穴，蛇即龍也，目下雖似冬眠之蛇蟄伏，但熬過寒冬，大地回春，則霍然而甦，當其時便騰飛橫空，一躍而爲行空之龍矣。」

范蠡一聽，不由感歎道：「師傅尋龍絕學之妙，鬼神莫測，當眞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矣，越王天大福氣，有師傅相助，何愁大業不成哉！」

鬼谷子微一搖頭：「不然，我此舉並非全爲越王復國，乃因吳王夫差暴戾，天下百姓受其荼毒，相較之下，越王勾踐尚能以民爲念，因此爲平息戰火，讓天下百姓過上幾十年太平日子，才勉力一試吧了！」

范蠡肅然道：「是，師傅，范蠡當以師傅所教宗旨行事。」

鬼谷子這才欣然一笑道：「很好，蠡兒，目下你的氣色甚佳，正値流年大旺之期，盡心扶助越王，必可成大業……」鬼谷子忽然一頓，似意猶未盡，卻没說下去。

范蠡知鬼谷子已有離開之意了，他極想多得師傅的教誨，忙道：「那成了大業，往後又將如何？師傅請訓示。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天機玄妙，太遠之事日後自有分曉，蠡兒謹記，三分天命，七分人爲，成敗榮辱盡在心中方寸間，也便是了，其餘何必深究？」

范蠡忙肅然道：「是，師傅。」

鬼谷子稍停，又道：「我自與師傅老子分別，一晃十幾年歲月，極欲上邙山上清宮走一遭，因此越國復興之事，便須你和種兒、滑兒獨自留意了！」

范蠡一聽，見鬼谷子果然有離開之意，又知他決定了的事，決無人可以改變，不由依依不捨道：「師傅這一去，請代徒兒拜上老子師祖，但不知何日才可與師傅相見？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忽然道：「風水龍脈，十年足可成一運，十年之內，越國必有一番驚人變化，屆時我必會重臨。你把此言轉知潛兒，他正忙於練兵，也不必前來送行了。」

鬼谷子身如閒雲野鶴，說走就走，也不返上會稽峰，便即時與范蠡分別，飄掠而去。九天玄女、笙目兩女一聲不響，亦跟隨掠去，笙丹既走，那當世中也沒人可以留住猿爺爺了。

范蠡在一霎間，便與相處十幾年的恩師分開，心中不由一陣悵然，片刻前還很熱鬧的苧蘿山，此時便只剩空山鳥語了。

范蠡歎了口氣，無奈也轉身離開，打算先返會稽峰，處理一批久積的政事。

• • • •

范蠡返回會稽峰，干潛正忙於指揮鑄造九天玄石兵器，也不見他返回，范蠡便在勤政殿，審閱各地呈上的文書，所有文書，卻幾乎全是餓寒告急的，范蠡看了幾份，便掩卷長歎道：「淪亡之國，百姓苦矣！」

原來當時夫差規定越國，每年須向吳國進貢十萬匹羅紗，及十萬石稻谷，才肯允准撤軍及保存越國的國號。

小小越國，被十萬貢物榨得民窮財盡，全國上下，皆一片愁雲慘霧，而且貢物不敢不繳納，因爲越王勾踐被囚在吳國都姑蘇，稍有風吹草動，勾踐便生命不保，勾踐若死越國也就不復存在了。

范蠡目睹大批各地告急文書，卻一籌莫展，因爲就連他此時身爲一國之相，亦是每日只得半頓米飯，國之窮困，民之悽苦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正當范蠡苦苦沉思對策時，勤政殿外，匆匆走進一人，原來是周參將，周參將快步走到范蠡面前，摸出一份密函，悄聲道：「文大夫託人從吳國捎回，說是十萬火急，務必盡快呈交范蠡丞相。」

范蠡一聽，心中不由突突一跳，他連忙拆開密函迅速一閱，他閱畢不由長歎一聲，一副萬般無奈之狀。

周參將趨前忙道：「文大夫有何密情？」

范蠡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你自己拿去看！」

周參將接過密函只見上面果然是文種大夫的手跡，只見他寫道：「書呈吾弟范蠡：目下越王囚吳，受盡凌辱，其中苦況，也不及一一細述。近日吳國將軍伍子胥，忽然力勸夫差殺死越王，以絕後患，夫差不知怎地，竟然心動，越王目下已危在旦夕！幸得吳大夫伯嚭通風，

說夫差近日寵妃新喪，因此性情更顯暴烈，連他勸說，亦不肯聽，越王生命行將不保，若要救越王生命，除非可令夫差心情轉和，否則越王必定凶多吉少……走筆匆匆，不及盡言，一切但望吾弟速施妙策解救，下款是知名不具。」

周參將一下呆住了，他喃喃的低歎道：「越王若有三長兩短，越國便從此淪亡了。」

范蠡沉吟不語，忽地決然道：「吳大夫伯嚭之言不錯，若能令夫差回心轉意，只有一個辦法了。」

周參將忙道：「是甚麼辦法？」

范蠡斷然道：「夫差好色，唯有投其所好，以美色打動，越王生命方可保存。」范蠡一頓，又道：「我明日一早便周遊各地，以尋一絕色美女，以作救國人選，會稽峰諸事，便請周參將助干將軍，全權裁處了。」

周參將深知事態危急，范蠡此行，選美如救國，刻不容緩，便立刻肅然道：「末將遵令，范丞相只管放心前去，一切有干將軍和末將善加處理。」

范蠡二天一早，便平服離開會稽峰，深入民間各地而去。他日夜奔走，幾乎跑遍了越國土地，但見越國百姓人人衣不蔽體，苦不堪言，范蠡目睹之下，心痛欲哭，但又知此時絕非傷悲之時，只得強打精神，乘船折回會稽地域，再作打算。

這一天，范蠡僱船前往浣紗溪，他站在船頭，但見兩岸百姓男女老幼，人人愁眉不展，到處一片慘淡景象，不禁仰天長歎道：「國亡家破，莫道匹夫無責！」

船近浣紗溪，地已近苧蘿山，忽見一位少女，淡雅衣裳，倚石而坐，雙眉微蹙，纖手撫胸，似有無限愁思。

她的身畔卻放著一籃潔白的羅紗。

范蠡一見，心中便不由一熱，這少女的面容，竟似曾相識，不由呆了一呆，低聲吩咐船家道：「悄悄靠岸，切勿驚擾岸邊女子。」

那船家見范蠡少年英俊不凡，雖是平凡打扮，心知必非等閒人物，當下答應一聲，不敢怠慢，果然悄悄靠岸，絲毫沒把沉思中的少女驚動了。

范蠡輕輕移步上岸，走到少女身邊，輕聲道：「請問姑娘爲何於此倚石吁歎？」

少女聞聲，抬頭一看，兩人四目相觸，均不覺心中一動。

范蠡暗道：「好一位絕色美女，眞有如一朵盛放的白蓮花……這如月嬌容，倒似在那兒見過似的。」

少女心道：「這少年人英俊不凡，令人目睹便生親切之感，猶似三生相識，好不奇怪。」

少女見范蠡發問，雖是偶然邂逅，卻不欲隱瞞，便坦率的輕聲吟道：「人道春色新，三年晨鴉昏，雖有浣溪水，難洗亡國恨！」

范蠡一聽，心頭不禁猛地一震，低頭暗忖道：「不料一位村女，竟有如此情懷，她不但艷壓群芳，而且出口成文，國恨在心，當眞越國靈山秀水，出一位靈秀之人。」

范蠡心中思忖沉吟，他再抬頭看時，那少女已不在身邊，竟已姍姍而去了。

范蠡心中不捨，連忙棄船上岸，向村人打聽，才知那少女家住苧蘿山腳施家村西面，名字便叫西施！

范蠡一聽，心中不由一陣狂喜，暗道：莫非這便是苧蘿山西面蓮花大龍穴所出的奇女嬰兒西施麼？若果然如此，那當年師傅預伏的「麗質救國，一女救萬民」的天機便果然應驗了。

范蠡想到此處，便不敢魯莽，先行折返會稽峰，派人到苧蘿山腳施家村打探。會稽峰相距苧蘿山腳的施家村只有十來里路，派出打探的人很快回來稟告，說苧蘿山施家村有兩位施姓女子，位在東面的稱東施，住在西面的叫西施，不知范丞相尋的是那一位施姓女子？

范蠡一聽，心下登時便一陣欣然，暗道：苧蘿山腳果然有西施此人。

第二天，范蠡便裝，再度奔赴苧蘿山西面施家村。

這次是范蠡兒時的舊地重遊，只見施家村東面的那片西瓜地，依然綠油油一片，長得十分茂盛。

他依稀記得，當年師傅鬼谷子是從瓜田東面入村的，於是便繞過瓜田，向東面走去，甫入村口，卻見一大戶門口，坐著一位女子，大口大面，雖不算十分醜陋，但她卻以手托腮，不知爲甚麼緊皺眉頭，樣子便顯得可笑而又滑稽。而且看她衣飾甚美，並不似窮苦人家，不須爲柴米而困擾。

范蠡心中不由好奇，便走近前去，輕聲問道：「請問姑娘，是否有甚麼煩憂？」

少女聞聲抬頭，一看原來是一位英俊不凡的少年郎，登時便更著力以手托腮，眉頭皺得

更緊，就差沒呻吟出來了。

范蠡見狀，又忙問道：「姑娘有病嗎？」

皺眉少女此時卻又嗤的一笑，大口張開道：「少年郎！我並非有病，亦非有麼困擾。」

范蠡奇道：「那你爲甚以手托腮，眉頭緊皺？」

皺眉少女一聽，咧了咧嘴，似恨恨的心有不甘，好一會才忽然連珠炮似的嗔道：「爲什麼？因爲村西的西施，閒來終日以手托腮，緊皺眉頭，人家見了，不分男女都被她迷住了，路人信步，農夫歇鋤，爲的是爭看西施的皺眉頭，都說她皺眉時的模樣更美得迷人，我不服氣，便學她的樣子，勤加苦練以手托腮、緊皺眉頭的本事，終有一日，別人會說我皺眉頭皺得比她更好看更迷人十分。」

范蠡一聽，忍不住好笑，但又不便笑出口，只好道：「姑娘貴姓？」

皺眉少女得意的咧開大口一笑道：「少年郎！你是第一個見我皺眉問我姓名的人。」

范蠡微笑道：「這又怎樣？」

皺眉少女道：「我好喜歡啊！你問我姓名，便是覺得我皺眉的樣子美極了，你又少年英俊，教人怎不狂喜？我也不敢隱瞞你，我住在施家村的東面，因此我的名字叫東施！」

范蠡一聽，心中又好氣又好笑，暗道：這位姑娘人倒爽直，長得也並不太醜，她若不刻意追求什麼，倒也不致招來如此煩惱。范蠡這般轉念，便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原來你這是東施效顰啊！」

范蠡說罷，也不理東施痴痴的呆住，似在仔細回味這一句「東施效顰」的意思，飄然續向施家村的西面而去，因范蠡的這一句「東施效顰」，世上便添了一個動人而幽默的故事了。

范蠡續向西行，走了一段路，眼前物已依稀入目，不覺加快了腳步，忽然便見一位女子坐在屋前的石凳上，正在低頭梳洗。

范蠡近前一看，石旁並無胭脂花粉、香油唇膏之物，只有一盆清水，水中浸了幾片青葉，范蠡認得那是兒時娘親曾用來洗頭的香櫟樹葉，而且這少女恰恰便是日前在浣紗溪見的那位少女。

范蠡心中又感可憐，不禁輕聲問道：「姑娘，早浣紗，晚織棉，為何卻用樹葉來洗臉？」

少女抬頭一看，見是日前曾見過的那位少年，便挽起青絲，向范蠡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夜織金線，匹匹為貢吳，可憐浣紗人，並無買花錢。」

范蠡一聽，心中又猛地一震，暗道：每年向吳國進貢的十萬貢品，可把越國百姓害苦了，難得的是這位少女能識大體，為國任勞任怨，不愧為越國賴以生存的精華啊！

范蠡正欲向少女打探名姓、詳細家境，少女卻早已移步入屋，紡紗織絹去了。

范蠡正欲入屋探問，但恐怕人家已不認得他，貿然走進，便太魯莽，只好先行折返會稽峰，第二天再作打算。

第二天，范蠡隨身帶了越王封相的印符，這才又重抵施家村。但這天恰好是踏青節，施家村男女老幼都出外踏青去了。

范蠡心中悵然，但依然不捨，在苧蘿山四周逛蕩，希望再度與那少女相逢，便向她表明身份，再道出來意。不知怎的，范蠡此行的目的是選美女向吳王夫差奉獻，但自與那少女相見後，范蠡的來意便難以說出口了。

范蠡在苧蘿山下，浣紗溪之畔，踏遍山南溪北，卻總不見那少女，他不知不覺已走到苧蘿山西面施全家祖墓處，突見一少女，佇立墳前亂石堆中，心中一動，連忙走上前去，原來這少女便是他踏遍青山無覓處的那位浣紗女。

此時但見她頭纏白紗，淚痕滿面，肅立墳前，心中不由一驚，忙輕聲道：「姑娘，為何披麻戴孝，飲泣墳前，莫非有甚麼不幸嗎？」

少女見又是那位少年郎，此時相見，倍感親切，不由輕聲喃喃道：「並非未亡人，亦非喪至親，只為國破日，無處托哀情。」

范蠡一聽，心頭如遭電殛，暗道：是啊，今日恰好是吳國攻破越都之時了，不料她竟有如此憂國憂民的素潔情操，看來師傅於十三年前預兆之事，今日便在眼前應驗了。

當下范蠡不敢再有猶豫，連忙向少女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姑娘憂國如家，令人感佩，在下大膽，請問姑娘貴姓芳名？」

少女定睛凝視范蠡一眼，心中忽然一熱，不知怎地，便不想隱瞞什麼，坦然告道：「小女子家住施家村西面，因此取名曰西施，未請教相公姓名？」

范蠡一聽，也不及答稱，又忙道：「那施家西村，種西瓜賣柴為生的施全大叔是姑娘的

貴親？」

少女──西施微一怔，道：「他是我爹爹啊！你怎會認識爹爹？」

范蠡微微一笑道：「西施姑娘可曾聽過鬼谷子這個名號？」

西施一聽，聳然動容道：「聽過啊！聽爹爹多次提及，鬼谷子大師乃我施家的大恩人，若非有幸遇上他，施家便必斷絕血脈，也沒有我西施降臨於世矣……可惜西施無緣親身拜謝這位不世奇人，哎！」西施言下甚感唏噓惋惜。

范蠡一聽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西施姑娘不必難過，亦不必歎無緣，因爲在你誕生的那一刻起，鬼谷子大師便曾與妳咫尺相見，他曾把妳抱於懷中呢！」

西施歎道：「我出世時，鬼谷子大師剛好降臨寒舍，曾以手抱持於我，此事我早聽娘親說過了，鬼谷子大師待我當眞恩重如山啊！咦？但相公你又怎會知道這事？」

范蠡微一沉吟，便道：「姑娘既知鬼谷子名號，又可曾聽過范蠡、文種、干濬三人名字？」

西施點點頭道：「亦曾聽說三人均是鬼谷子大師的徒弟，當年隨師來到我施家，那時僅只幾歲大的娃兒，後來知道，原來這三位少年，均成了越國的賢臣良將了！相公怎會有此一問？」

范蠡坦然一笑道：「因爲鬼谷子大師便是在下的恩師，我便是當日那位少不更事的娃兒范蠡！」

西施一聽，雖然驚喜，但她心性機警，仍不太放心道：「相公既是范蠡，他現下是越國丞相，相公可有憑證？」

范蠡掏出印符，呈上西施驗察，西施但見印符上，「越相范蠡」四字，這才相信，亦放心，她向范蠡冉冉一拜道：「民女西施，拜見范丞相，望恕民女唐突之罪。」

范蠡連忙伸出雙手攙扶，一面連聲道：「西施姑娘不必多禮，若論拜謝，范某倒應該先行向姑娘你跪拜了。」

西施不解道：「范丞相為何有此一說？」

范蠡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因為…因為要挽救越國的大難，便要倚靠西施姑娘了。」